



授時
通考
農業全書

增耕織圖

陶齋題

功作

收穫

詩幽風八月其穫。

傳禾可穫也。

十月穫稻。

本草注：稷糯通名爲稻。糯溫十月熟。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

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同言已聚也。

詩小雅既方既皂。根童深也。莠似苗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童生房矣。童穢實矣。童堅熟矣。童齊好矣。而無根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疏粟穀既秀。穗上已有孚甲。童生房矣。穢實結粒。童成實矣。粒又稍成。盡堅熟矣。並無死傷。盡齊好矣。不有童穢之種。不有似莠之莠。是五穀大成也。

又彼有不穫穧。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傳秉把也。穧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逮。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聽矜寡取之以爲利。

正義穧者不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

大雅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

傳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穎其實粟。粟然。疏苗至秋分。禾又出穗。實盡發于管。實生粒皆秀。更復少。特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好實穗重。而垂穎實成就。而粟粟然。收入弘多焉。

恒之秬秠。是藎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頁。

箋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

周頌奄觀銍艾。

功作 收穫

功作 收穫

功作 收穫

功作 收穫

功作 收穫

功作 收穫

傳銜機也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雞嘗黍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命百官始收斂仲秋之月乃以犬嘗麻麻稻也命有司趣民收斂季秋之月農事備收天子乃以犬嘗稻稻稻也丙則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稷

注甄菴曰稻生穫曰稷葉韻稱木子落貌說文穗早取禾也

呂氏春秋不舉銜艾大飢乃來野有寢禾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

博雅秆稭稻葉也黍稷謂之稊稻稷謂之稭稷稷謂之稭

小爾雅稷謂之稭稭謂之芻生曰穀謂之粒禾穗謂之穎載穎謂之銍拔心曰穗拔根曰擗把謂之秉秉四曰筥

第十曰機

農桑通訣孔氏書傳曰種曰稼斂曰穡種斂者農事之終始也食貨志云收穫如寇盜之至蓋謂收之欲速也記曰種而不耨耨而不穫識其不能回功收終也是知收穫者農事之終為農者可不趨時致力以成其終而自廢前功乎大抵北方禾黍其收稍晚而稻熟或宜早南方稻秫其收多遲而陸禾亦宜早通變之道宜審行之今按古今書傳所載南北習俗所宜具述而備論之庶不失早晚先後之節也

各種收穫法

稻

齊民要術稻將熟去水霜降穫之早刈米而不一

農桑通訣南方本地多種稻秫早禾則宜早收六月七月則收早禾其餘則至八月九月詩云十月穫稻齊民要

術云稻至霜降穫之此皆言晚禾大稻也故稻有早晚大小之別然江南地下多雨上霖下潦剗刈之際則必假

之喬杆多則置之荒架待晴乾曝之可無耗損之失

天工開物凡秧既栽後早者七十日即收穫最遲者歷夏及冬二百日方收穫其冬季播種仲夏即收者則廣

南之稻地無霜雪故也

梁林

齊民要術梁秣收刈欲晚性不燥

農桑通訣梁與衆同熟收割之法一同

又藟秋熟時收刈成束攢而立之

黍

齊民要術齊刈藟欲早刈黍欲晚黍晚多零落皆即濕踏之不蒸者難春米而裏之春米堅香氣經夏不散黍宜曬

之令燥則凡黍黏者收薄黍味美者亦收薄難春

稷

尙書考靈昭稷秋虛昏中以收斂

大戴禮夏小正八月粟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也

齊民要術熟速刈乾速積刈早則鎌傷刈晚則穗折遇風則收減濕積則草爛積晚則耗損連雨則生耳

農桑通訣凡北方種粟秋熟當速刈之南方收粟用粟鑿摘穗北方收粟用鎌并藜取田家刈畢捆而束之以

十束積而爲標然後車載上場爲大積積之視農功稍隙解束以旋旋鎌穗捷之

黎芳譜刈稷欲早八九月熟便刈遇風即落

麥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

孟壬今夫楚麥播種而穫之其地同蠶之時又興至于日至之時皆熟矣

齊民要術青稞麥與大麥同時熟

農桑通訣農家所種宿麥早熟最宜早收故韓氏直隸曰五六月麥熟帶青收一半合熟收一半若候齊熟恐被

急風暴雨所摧必至拋費每日至晚即便載麥上場堆積用苫密覆以防雨作如搬載不及即於地內苦積天晴

乘夜載上場即攤一二車薄則易乾場過一遍即翻覆一遍起帶下場揚子收起雖未淨直待所收麥都碾盡

然後將未淨階釋再碾如此可一日一場比至麥收盡已碾訖三之二矣大抵農家忙併無有似蠶麥古語云收

麥如救火務天雨若少遲慢一值除內即爲災傷運延過時秋苗亦誤鋤治今北方多用麥鈔麥緯鈔麥覆于腰

後籠內籠滿則載而預于場一日可收十餘畝較之南方以鎌刈者其速十倍。

豆

沔勝之書獲豆之法莢黑而莖蒼。輒收無疑。其實將落反失之。故曰豆熟於場。于場獲豆則青莢在上。黑莢在下。齊民要術大豆收刈欲晚。此不零落。九月中候。近地葉有黃落者。速刈之。葉少不黃必濕鬱。刈不速。逢風則葉落。盡遇雨澤爛不成。

又小豆葉落盡則刈之。葉未盡者難治而易濕也。豆莢三青兩黃。拔而倒置籠從之。生者均熟。不畏嚴霜。從本至末。全無稅滅。乃勝刈者。

發桑通訣。碗豆三四月熟。蠶豆蠶時熟。

天工開物。菜豆種有二。一日摘綠。莢先老者先摘。人逐日而取之。一日拔綠。則至期老。屋竟畝拔取也。

脂麻

齊民要術。胡麻刈束欲小。束大則難曬。打手復不碎。以五六為一叢。斜倚之。不覆則風吹。刈損收也。候口開。乘車踏田斗較。倒置以小運。兼收也。三日一打。四五遍乃盡耳。若乘過。機積蒸熱。連乾。雖日擊。莫無風吹。碎損之意。遇者不中為穀子。然於油無損也。

蕎麥

齊民要術。蕎麥下兩重子。黑上一重子。白。皆是白汁。滿似如濃。即須收刈之。但對稍相答鋪之。其白者日漸黑。如此乃為得所。若待上頭總黑。半已下黑子盡。總落矣。

農桑輯要。蕎麥待霜降收。恐其子粒焦落。乃用推鎌穫之。

濕田擊稻圖



場中打稻圖



趕稻及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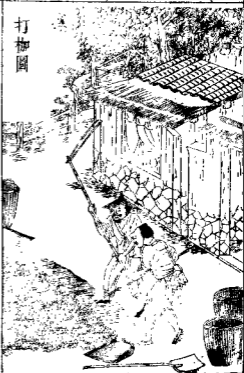


收機

刈麥圖



打柳圖



收穫具各圖說

鉞艾

鎌

粟鑿

鋤

麥鈔

摺刀

推鎌

禾鉤

禾推

搭爪

杈

笮

喬扞

攢稻簞

麥絆

麥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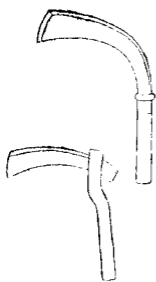
抄竿

拖耙

積苦

連枷

鎌



艾

鉞



鉞艾圖說

鉞，穫禾穗刃也。書禹貢曰：「二百里納鉞。」小爾雅云：「穀穎謂之鉞。」穀穎，即穗也。據陸詩釋文云：「鉞，穫禾短鎌也。」纂文曰：「江湖之間，以鉞為刈。」說文云：「此則鉞器，斷禾聲也。」故曰鉞。

艾，穫器。今之刈鎌也。方言曰：「刈，穫音又，韻作艾。」艾，草。亦作刈。賈策若艾草菅。注文讀曰刈。古艾從草。今刈從刀。宜通用。

鎌圖說

鎌，艾禾曲刀也。釋名曰：「鎌，廉也。薄甚，所刈似廉。」考工記又作鎌。風俗通曰：「鎌，刀自揆積芻蕘之效。然鎌之刺不一，有佩鎌，有兩刃鎌，有稭鎌，有鉤鎌，有鎌柄之鎌，皆古今通用艾器也。」

栗鑿



栗鑿圖說

栗鑿。截禾穎刃也。集韻云鑿剛也。其刃長寸餘。上帶圓鑿。穿之食指。刃向手內。農人收穫之際。用摘禾穗。與銼鑿制不同。而名亦異。然其用則一。此特加便捷耳。

鐮



鐮圖說

鐮。似刀而上彎。如鎌而下直。其背指厚。刃長尺許。柄盈二握。江淮之間恒用之。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鈎。江南謂之鐮。與鎌集韻通用。又謂之彎刀。以刈草禾。或斫柴。蘇以代鎌斧。一物兼用。農家便之。

麥鈿



麥鈿圖說

麥鈿。艾麥刀也。集韻曰。鈿。長鎌也。狀如鎌長而頗直。比
錘薄而稍輕。所用斫而剗之。故曰鈿。用如鈿也。亦曰鎌。
其刀務在剛。上下嵌齧。縛柄之首以莖麥也。比之刈獲。
功過累倍。

摺刀



摺刀圖說

摺刀。集韻云。摺。拾也。俗謂拾麥刀。刃長可五寸。闊近二
寸。上下竅繩穿之。繫于指腕。隨手芟穉。取其便也。麥未
既熟。或收刈不時。莖穗狼籍。不能淨盡。單貧之人。得以
收其遺滯。蓋摺拾之閒。用此器也。

推 鎌



推鎌。斂禾刃也。如薈麥熟時。子易焦落。故制此具。便于收斂。形如偃月。用木柄長可七尺。首如兩股。短又架以橫木。約二尺許。兩端各穿小輪。圓轉中。緣鎌刀前向。仍左右加以斜杖。謂之蛾眉杖。以聚所斂之物。凡用則執柄就地推去。禾莖既斷。上以蛾眉杖約之。乃回手左擁成稗。以離舊地。另作一行。子既不損。又連于刀。刈數倍。此推鎌體用之效也。

推鎌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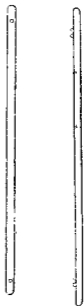
禾 鈎



禾鈎圖說

禾鈎。斂禾具也。用禾鈎長可二尺。嘗見墾畝及荒蕪之地。農人將芟倒禾稈。或草稈。用此芟地。約之成捆。則易于就束。比之手捷。甚速便也。

木擔



禾擔圖說
禾擔。負禾具也。其長五尺五寸。剡區木爲之者。謂之輓擔。斫圓木爲之者。謂之棍擔。區者宜負器與物。圓者宜負薪與禾。釋名曰。擔任也。力所勝任也。凡山路巉峻。或水陸相半。舟車莫及之處。如有所負。非擔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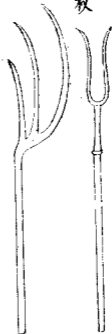
搭爪



搭爪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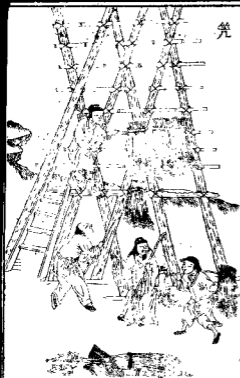
搭爪。上用鐵鉤。帶榜中受木柄。通長尺許。狀如彎爪。用如爪之搭物。故曰搭爪。以橫草禾之束。或積或攤。日以萬數。運於手掣。可謂智勝力也。

杈



杈圖說
杈，籍禾具也。採木為之，通長五尺，上作二股，長可三尺，上一股微短，皆形如彎角，以薄取禾稈也。又有以木為幹，以鐵為首，二其股者，利如戈戟，唯用又取禾束，謂之鐵禾杈。

笕



笕
笕，架也。集韻作箠，竹竿也，或省作笕。今湖湘間收禾，並用笕架懸之，以竹木構如屋狀，若麥若稻等稼，穫而登之，悉倒其穗，控于其上，久雨之際，比於積梁，不致鬱滯。江南上雨下水，用此甚宜，北方或遇霖潦，亦可做此，庶得種糧，勝于今廢，今特載之，冀南北通用。

喬 杆



喬杆。挂禾具也。凡稻皆下地沮澤。或遇雨潦。不無
滄浸。其收穫之際。雖有禾搏。不能臥置。乃取細竹
長短相等。量水淺深。每以二莖為數。近上用篋縛
之。又于田中。上控禾把。又有用長竹橫作連脊。挂
禾尤多。凡禾多則用笊架。禾少則用喬杆。雖大小
有差。然其用相類。故並次之。

攢稻簞圖說

攢稻簞。摺料敷也。簞承所遺稻也。農家禾有早晚。
次第收穫。即欲隨手得糧。故用廣簞。展布。置木物
或石於上。各舉稻把。攢之。子粒隨落。積於簞上。非
惟免汚泥沙。抑且不致耗失。又可驅穀物。或捲作
筥。誠為多便。南方農種之家。率皆置此。徐光啓曰。用板條。即簞也。

攢稻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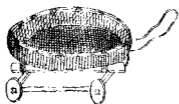


麥絆



麥絆圖說
 麥絆。抄麥器也。篾竹編之。一如箕形。稍深且大。旁有木柄。長可三尺。上置鈔刃。下橫短拐。以右手執之。復於鈔旁以繩牽短軸。左手握而擲之。以兩手齊運。麥入絆。覆之籠也。嘗見北地。芟取蕎麥。亦用此具。但中加密耳。

麥籠



麥籠圖說

麥籠。盛麥器也。判竹編之。底平口絆。廣可六尺。深可二尺。載以木座。座帶四礪。用轉而行。芟麥者腰繫鉤繩牽之。且行且曳。就借使刀前向絆麥。乃覆籠內。籠滿則昇之。積處往返不已。一籠日可收麥數畝。又謂之腰籠。

抄竿



抄竿圖說

抄竿扶麥竹也。長可及丈。麥已熟時，忽為風雨所割，不能芟取。別用一人執竿抄起，臥穗平卓，則鈔隨條之，殊無損失。必兩習熟者能用，不然則有矛盾之害矣。

拖把



拖把圖說

拖把，糶麥長把也。首列二十餘齒，短木柄，以批契，雖腰曳之，普見麥野為風雨所損，莖穗交亂，不能淨鋤。故制此具，腰後縱橫，糶之，仍手握柄，鏟其遺餘，所得拾穗，隨擁積之。有一把畢功，得麥十餘斛。

大正農務... 功作... 收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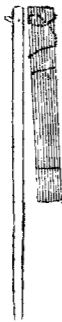
積苦



積苦圖說

積苦。芟麥既積。編草覆之也。農桑輯要云。苦須於農隙時備下。以防雨作。農桑直說云。作苦用穀草黃野草皆可。但紐作腰緊。一頭留稍者為苦。凡露積須苦繳蓋。不為雨所敗也。嘗見農家有以麻經或草索織之。又可速就。

連枷



連枷圖說

連枷。擊禾器。國語曰。穫節其用。耒耜御芟。廣雅曰。拂謂之架。說文曰。拂架也。拂擊禾連架釋名曰。架加也。加杖於柄頭以搗穗而出穀也。其制用木條四莖。以生草編之。長可三尺。闊可四寸。又有以獨槌為之者。皆於長木柄頭造為揆軸舉而轉之以撲禾也。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

功作

攻治

詩幽風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疏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堅築以為場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困倉也

又十月游場

疏在場之功畢故縣堵其場

天雅或舂或榆或簸或簸

傳揄抒白也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春而抒出之簸之又潤濕之將復春之趣於鑿也疏孔穎達曰抒白謂抒米以出白也出白則簸之故或有簸糠者或蹂黍者謂蹂踐其黍然後春之

周禮地官春人春人春二人女春抗二人奚五人

注女春抗女如人能春與抗者抗抒白也

春秋運斗樞粟五變以陽化生而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稊謂之粟四變人白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

鄭氏詩箋疏籩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

疏正義曰言米之率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稗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

通鑑前編外紀黃帝作柞臼而穀粟始鑿

新論桓譚曰宓犧之制柞臼萬民以濟及後人加功因延力借身重以踐碓而利十倍柞春又復設機關用驢騾

馬牛及役水而春其利且百倍

方言凡以火乾五穀之類出自山東齊楚以往曰熬隴冀以往曰僂秦晉之間曰熬

說文米穀實也麩麥末也

齊民要術凡穀成熟有早晚苗稈有高下收實有多少質性有強弱米味有美惡粒實有息耗早熟者苗短而數多晚熟者苗長而數

收少強苗者短黃瘦之風是也弱苗者長青
白黑皆是也收少者美而其收多者惡而息

事物原始世本曰公輸般作磨磴之始編竹附泥破穀出米曰磴。鑿石上下合研米麥為粉曰磨。二物皆始於周。菽園雜記吳中民家計一歲食米若干石。至冬月春白蓄之。名冬春米。常疑開春農務將興。不暇為此。及冬預為

之問之老農云。不特為此。春氣動則米芽浮起米粒亦不堅。此時春者多碎而為糶。折耗頗多。冬月米堅。折耗少。故及冬春之。

書蕉春米一石得四斗曰磨。得三斗曰鑿。得二斗曰粹。

嶺表錄異記春堂者以渾木刻為槽一槽兩邊排十杵。男女間立以春稻梁。敲磴槽舷皆有遍拍。

閩部疏閩中水碓最多。然悉以木槽運輸不駛。急溪中壅激為之則佳。

會稽志山家藉水力以春。有二制。平流則以輪鼓水而轉。峻流則以水注輪而轉。又有木杓碓。碓幹之末刻為杓

以注水。水滿則傾而碓春之。虛曰居易詩。雲碓無人木自春。是也。

蓬機夜話歙人工製磨磨皆紫石。細殺受磨絕膩滑無滓。有自然之甘。

本草綱目李時珍曰。機諸粟穀之殼也。其近米之細者為米肌。味極甜。儉年人多和劑蒸煮以救饑云。

各種攻治法

稻

齊民要術藏稻必須用算。久居凡如製麥法春稻必須冬時。積口燥。曝一夜。置霜露中。即春。若冬春不乾。即木青。若

水碓林稻法一切同。

天工開物攻和篇凡稻刈穫之以離藁取粒。束藁於手而擊取者半。聚藁於場而曳牛滾石以取者半。凡束手而擊

者。受擊之物。或用木桶。或用石臼。收穫之時。雨多露少。田稻交濕。不可登場者。以木桶就田擊取。晴霽稍乾。則用石

板甚便也。凡服牛曳牛。滾壓場中。視人手擊取者。力省三倍。但作種之穀。恐磨去。穀尖滅削生機。故南方多種之家

場。禾多藉牛力。而來年作種者。則寧向石板擊取也。凡稻最佳者。九種一。倘風雨不時。耘籽失節。則六。橫四。稅者

容有之。凡去靴南方。盡用風車扇去。北方稻少。用殿法。即以殿麥黍者。屬稻。蓋不若風車之便也。凡稻去殼用礬。去

屨用春用碾。然水碓主春。則兼併礬功。燥乾之穀。入碾亦省礬也。凡礬有二種。一用木為之。截木尺許。斷合成大磨

形爾扇皆鑿斜齒下合植筒穿貫上合空中受穀木薯攻米二千餘石其身乃盡凡木薯殼不其燥者入轉亦不碎故人貢軍國清儲千萬皆出此中也。一土薯析竹匡圍成圍實潔淨黃土於內上下兩面各篲竹齒上合筒空受穀其量倍於木薯穀稍滋濕者入其中卽碎斷土薯攻米二百石其身乃朽凡木薯必用健夫土薯卽孱婦弱子可勝其任庶民竄驗皆出此中也。凡既磨則風扇以去糠粃傾入篩中團轉穀未剝破者浮出篩面重復入篩凡篩大者圍五尺小者半之大者其中心偃隆而起健夫利用小者弦高二寸其中平窪婦人所需也。凡稻米既篩之後入白而春曰亦兩種八口以上之家掘地藏石臼其上曰壘大者容五斗小者半之橫木穿插碾頭足踏其末而春之不及則粗太過則粉精糧從此出焉。最炊無多者斷木爲手杵其臼或木或石以受春也。既春以後皮膜成粉名曰細糧以供大豕之黍荒歉之歲人亦可食也。細糧隨風扇播揚分去則膜塵淨盡而粹精見矣。凡水碓山園之人居河濱者之所爲也。攻稻之法省人力十倍人樂爲之。引水成功卽筒車灌田向一制度也。設曰多寡不一使流水少而地窄者或兩三日流水洪而地室寬者卽並列十日無憂也。江南信郡水碓之法巧絕蓋水碓所愁者埋臼之地卑則洪潦爲患高則承流不及信郡造法卽以一舟爲地掘橋維之架土舟中陷曰於其上中流微壞石梁而碓已造成不煩極木壅坡之力也。又有一舉而三用者激水轉輪頭一節轉磨成麩二節運碓成米三節引水灌於稻田此心計無遺者之所爲也。凡河濱水碓之園有老瓦不見礮者去糠去膜皆以臼相終始惟風篩之法則無不同也。凡礮砌石爲之承藉轉輪皆用石牛犢馬駒惟人所使蓋一牛之力日可得五人但入其中者必極燥之穀稍潤則碎斷也。

梁秣

琴芳音獨秣黏者可作何。不黏者可作糕麥粥可濟饑。莖可織箔編席夾籬供爨稍可作笊帚。有利於民最博。

黍稷

天工開物凡攻治小米。碾得其質。舂得其精。磨得其碎。風颺車扇而外。簸法生焉。其法篋織爲圓盤。鋪米其中。擗勻揚播。輕者居前。簸棄地下。重者在後。嘉實存焉。凡小米春磨揚播制器詳見稻麥。

羣芳譜黍刈後乘濕卽打。則稭易脫。遲則稭著粒上。難脫。黍米性黏可作餅。可蒸煮爲糕糜。稷有薄殼。粒米稍大。可作飯。

麥

齊民要術大小麥。立秋前治訖。立秋後則蟲生。蒿艾草盛之良。多種久居供食者。宜作煎麥。倒刈薄布。順風放火。火既著。即以掃帚撲滅。仍打之。如此者。夏蟲不生。然唾中作麥飯。與麩用耳。

又羅麥。澤蒸。曝乾。春去皮。米全不碎。炊作飧。甚滑細。磨下絹袋。作餅亦滑美。

又青稞麥。治打時少難。唯伏日。用礮礮碾。磨總盡無麩。

麥芳。諸小麥。實居殼中。芒生殼上。性有南北之異。北地麥。青花。薄皮多麩。食之宜人。南方麥。夜花。食之難消。地氣使然也。大麥。芒長。殼與粒相黏。未易脫。小麥。磨麩。大麥。堪碾米作粥飯。煮粥其滑。磨麩作粥甚甘。

天工開物。小麥收穫時。束麥擊取如擊稻法。其去秕法。北土用礮。蓋風扇流傳未遍。率上也。凡礮不在卡下。必待風至。而後爲之。風不至。雨不收。皆不可爲也。凡小麥既磨之後。以水淘洗。塵垢淨盡。又復曬乾。然後入磨。磨大小無定。形大者。用肥健力牛曳。轉其牛曳磨時。用桐殼掩眸。不然則眩暈。其腹繫桶以盛遺。不然則穢也。次者用驢磨。斤兩稍輕。又次小磨。則止用人力推挾者。凡牛力一日攻麥二石。驢半之。人則強者攻三斗。弱者半之。若水磨之法。其詳已載。攻稻水碓中。制度相同。其便利又三倍於牛犢也。凡牛馬與水磨。皆懸袋磨上。上寬下窄。貯麥數斗於中。陷入磨眼。人力所挾。則不必也。

又凡麥經磨之後。幾番入羅。勤者不厭。重複羅匡之底。用絲織羅地。絹爲之。湖絲所織者。羅剗千石不換。若他方黃絲所爲。經百石而已。朽也。

又凡麩既成後。寒天可經三月。春夏不出二十日。則鬱壞。爲食適口。貴及時也。

豆

天工開物。凡豆菽刈獲少者。用耨。多而省力者。仍鋪熾烈日曬乾。牛曳石趕而壓落之。凡打豆。柳竹木竿爲柄。其端錐圓眼。拴木一條。長三尺許。鋪豆於場。執柄而擊之。凡豆擊之後。用風扇颺去莢葉。篩以羅之。嘉實麗然入甕矣。是故春磨不及麻。禮確不及菽也。

羣芳譜。黑豆堪食。用作豉。及喂牲畜。黃豆稍肥可食。可醬。可豉。可油。可腐。腐之滓。可喂猪。荒年人亦可充饑。油之滓。可糞地。其可然火。葉名藁。嫩時可爲茹。綠豆可作粥飯。燻食炒食。水泡磨爲粉。澄濾作餌。蒸糕。溫皮。壓索。爲食。

脂麻

華芳譜取油以白者爲勝。服食以黑者爲良。

雞肋篇芝麻炒焦壓榨方可得油。

宋慈事親油生竿者良。有潤燥解毒止痛消腫之功。蒸炒者可食用。及燃點不入藥。

又麻餅竿去油麻滓也。亦名麻机可食。荒歲人以救饑。入鹽作醬甚滑膩。又可養魚肥田。周禮堅瓠用黃亦此意也。

蕎麥

華芳譜蕎麥春取米可作飯。磨爲麩滑膩亞於麥麩。北人作餅餌。日用以供常食。南人作粉餌食。

攻治具各圖說

上磨

水磨

颶扇

杵臼

坳碓

槽碓

小碓

水碾三事

水磨

水轉連房

瑟羅

晒架

簍

颶籃

箕

升斗

擊壤圖

木磨

礪磨

風扇車

碓

水碓

海青碾

水碾

磨

連二水磨

油榨

水打羅

穀杷

簸箕

筭

筭

古斛今斛

土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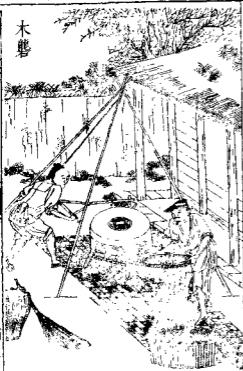
土碓圖說

碓，碾穀器。所以去穀殼也。編竹作圍，內貯泥土，狀如小磨，仍以竹木排為密齒，破殼不致損米。就用拐木，滾貫莖上，掉軸以繩懸標上，人力運用以轉之，日可破穀四、十餘石。

木碓圖說

木碓，多用松木為之，形如大磨，兩扇皆鑿齒，下合植筍，穿貫上合場中，袖架懸掉軸，以衆力曳轉，去殼出米，殷殷如雷聲。田家通力合作，難以倡和之聲，慶成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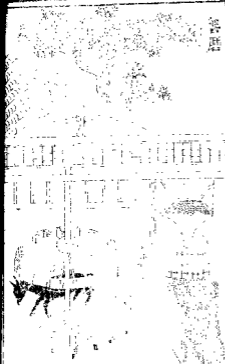
木碓



水磨



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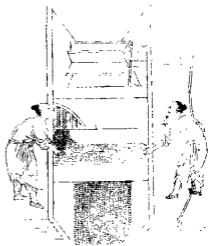
水磨圖說

水磨水轉磨也。管制上同。但下置輪軸以水激之一如
 水磨。日夜所破穀數。可倍人畜之力。水利中未有此制。
 今特造立。庶臨流之家。以憑徵用。可為永利。

磨

右廢磨上級已滿。可代穀。亦不損米。或人或畜
 轉之。謂之舊磨。復有畜力。輒行大木輪軸。以皮索
 或人繩。繞輪兩周。復交於磨之上級。輪轉則繩轉。
 繩轉則磨亦隨轉。計輪轉一周。則磨轉十五餘周。
 比用人工。既速且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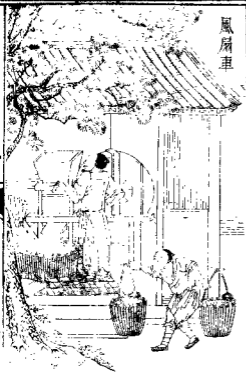
風扇



風扇圖說

風扇。集韻云。颯。風飛也。揚穀器。其制中置箕軸。列穿四扇。或六扇。用薄板。或糊竹爲之。復有立扇。臥扇之別。各帶掉軸。或手轉。足踏。扇即隨轉。凡春糲之際。以糠米貯之高檻。底通作匾縫。下瀉。均細如簾。即將機軸掉轉。搗之。糠糶既去。乃得淨米。又有昇之場。圖間用之者。謂之扇車。凡搯打麥禾等稼。穰粒相雜。亦須用此風扇。比之枚擲箕。較其功數倍。

風扇車



風扇車圖說

風扇車與颯扇功用畧同。而制尤備。以木爲四柱。周以板。穴其尾。以出糠。高可六尺。廣五尺餘。左爲圓形。以內箕軸及扇。著其柄於外。右爲方斗。盛穀實。底作匾縫。承以小門。門之框亦見於外。其下作斜木斗二。正側並列。形如箕。皆下向。人以一手運軸。一手啓門。以寫穀實。穀實重者。從正面木斗直下。稍輕。從旁列木斗出。糠灰最輕。即從尾穴隨扇飛出。農家攻治米穀。最爲便利。

杵臼



杵臼春也。按古春之制，秬百一十斤，稻重一石，為米二十斗，為米十斗曰穀，為米六斗大半斗曰粳，又曰糲米。一石春為九斗曰粳，粳米之精者，斯古春之制，自杵臼始也。

杵臼圖說

碓圖說

碓春器，用石。杵臼之一變也。廣雅曰：碓，碓也。方言云：碓，謂之碓，機自關而東謂之樞，樞，譚新，謂曰：杵臼之利，後世加巧，因借身重以踐碓，而利十倍。



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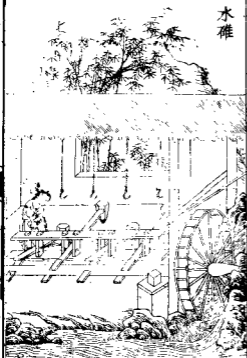
塌碓



塌碓圖說

塌碓掘埋塌坑深逾二尺。下木地釘三莖。置石於上。後將大磁塌穴其底向外側嵌坑內。取碎磁灰泥和之。室底孔令圓滑。候乾透。用半竹箒長七寸。徑四寸。如合脊瓦樣。下稍闊。以熟皮圍之。倚塌下唇。箒下兩邊。石壓之。或兩竹竿刺定。隨注糝於塌。用碓木杵搗於箒內。塌既圓滑。米自翻倒箒內。然木杵既輕。動防在逆。須踏碓時已起而落。隨以左足躡其碓腰。方穩順。一塌可舂米三石。始於浙。又各浙碓。今多於津。要米商轉集處。置設上費之家。用米多。亦宜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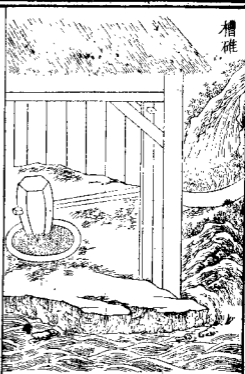
水碓



水碓圖說

機碓水搗器也。通俗文云。水碓曰翻車碓。孔融論水碓之巧。勝於聖人斷木搗地。則翻車之類。愈出後世之機巧。今人造水輪。輪軸長尺。列貫橫木。相交如滾。拾之。制水激輪轉。則軸間橫木。打所排碓杵。一起一落。春之。卽連機碓也。凡流水岸傍。俱可設置。度水勢高下。如水下岸淺。用破欄。不流水岸。傍俱可設置。度水勢高下。如水下岸高丈餘。自下衝轉。名掠車碓。若水高岸深。則輪減小。而闊。以板爲級。上用木槽引水。直下射轉。板名曰斗碓。又曰鼓碓。隨地所制也。

槽碓



槽碓圖說

槽碓。碓稍作槽。受水以爲春也。凡所居之地。間有泉流。稍細。可選低處置碓一區。一如常碓之制。但前頭減細。後稍深闊爲槽。可貯水斗餘。上庇以屋。槽在屋乃自上流用筧引水。下注於槽。水滿則受重而前起。水瀉則後輕而前落。卽爲一春。如此晝夜不止。可穀米兩斛。日省二工。以歲月積之。知非小利。

海青輾



海青輾圖說

輾。輾世呼曰海青輾。喻其速也。但比常輾減去圓槽。就礪餘。括以石甃。甃徑可二尺。長可五尺。上置板檻。隨輾餘。圖轉。作竅下穀。不計多寡。旋輾旋收。易於得米。較之礪。輾疾過數倍。故比於鷲鳥之尤者。人皆便之。徐世啓曰。江台本搗輾。皆取概。幾倍勝常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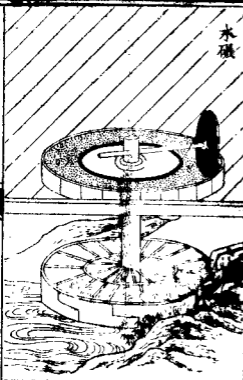
小碾



小碾圖說

小碾一制在稻麥之外北方攻小米者家置石墩中高邊下邊沿不開槽鋪米墩上婦子兩人相向接手而碾之其碾石圓長如牛趕石而兩頭插木柄米陸邊時隨手以小筲揚上家有此具并日竟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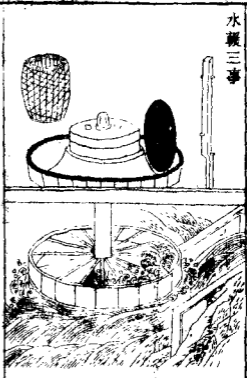
水碾



水碾圖說

水碾水輪轉碾也後魏書崔亮教民為碾奏於張方橋其碾多本舊水碾數十區置水碾之制自此始歟其碾側上風但下作臥輪或立輪如水磨之法輪軸上端穿其碾軸水激則碾隨輪轉循槽碾穀疾若風雨日所較米比於舊碾功利過倍

水碾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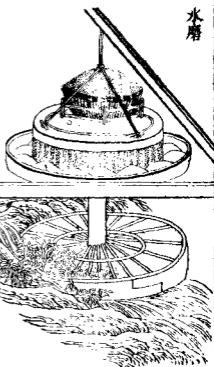
水碾三事圖說

水碾三事。謂水轉輪軸。可兼三事。磨磨碾也。初則置立水磨。變麥作麵。一如常法。復於磨之外。周遭懸圓槽。如欲穀米。惟就水輪軸首。易磨碾。既得糲米。則去響。置碾。碾穀。循槽碾之。乃成熟米。夫一機三事。始終俱備。變而能通。兼而不乏。省而有要。誠便民之活法。造物之潛機。今制此制。幸識者遠焉。

磨圖說

碾磨。謂作磨。碾也。說文云。碾。石碾也。世本日。公輸班作碾。方言。或謂之碾。通俗之日。填磨。曰碾磨。林日。據今又謂主磨曰磨。法磨曰眼。轉磨曰餘。承磨曰築。載磨曰林。多用畜力。或行。或借水輪。或掘地架木。下置鐮軸。亦轉以畜力。謂之旱水磨。比之常磨。特為省力。凡磨上皆用漏斗。盛麥下之。眼中。則利齒旋轉。破麥作麩。然後收之。篩羅。乃得成麵。世間餅餌。自此始矣。

水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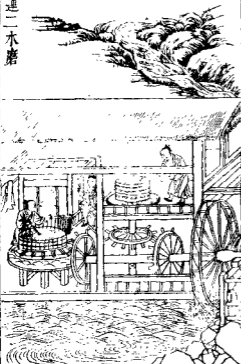
水磨圖說

水磨當擇用本地。先儘壟岸。排水激轉。或別引溝渠。掘地枝木。棧上置磨。以軸轉磨中。下徹棧底。就作臥輪。以水激之。磨隨輪轉。此臥輪磨也。又有引水置甕。為蛟槽。上兩傍植木架。以承水激輪軸。別作豎輪。用擊在上。臥輪一磨。軸末一輪。旁撥周圍木齒一磨。既引水注槽。激動木輪。上旁二磨。隨輪俱轉。此立輪連二磨也。復有兩船相傍。上立四樞。以茅竹為屋。各置一磨。索纜急水中。船頭斜插板木。湊水拋鐵爪。水激立輪。輪軸通長。旁撥二磨。泛漲則遷近岸為活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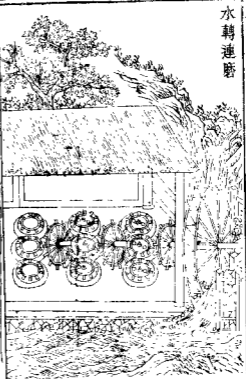
連二水磨圖說

連磨連轉磨也。其制中置巨輪。輪軸上貫架木。下承鐵臼。復於輪之周回。列連八磨。輪輻近與各磨木齒相間。一牛拽轉。則八磨隨輪輻俱轉。用力少而見功多。後魏崔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劉景宜作磨。奇巧特異。策一牛之任。轉八磨之重。竊謂此雖並載前史。殊世罕有傳者。今乃尋繹搜索。度其可用。述此制度。庶來者倣之。以廣食利。

連二水磨



水轉連磨



水轉連磨圖說

水轉連磨。制與陸轉連磨不同。須用急流大水。以湊水輪。其輪高闊。軸圍至合抱。長隨宜。中列三輪。各打大磨一槩。磨高。匠列木齒。磨在軸上。闊以板木。磨旁留一狹孔。透輪軸。以打上磨木齒。此磨既轉。其齒復傍打帶齒二磨。三輪之功。互撥九磨。軸首一輪。既上打磨齒。復下打碓軸。可兼數碓。或遇天旱。旋於大輪一週。列置水筒。晝夜瓶田數頃。此一水輪。可供數事。其利甚博。陸轉連磨。下用水輪。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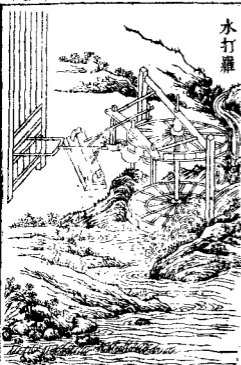
油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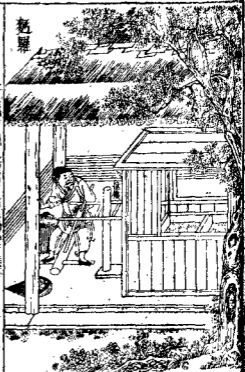
油榨圖說

油榨。取油具也。用堅大。四木。各闊可五尺。長可丈餘。疊作臥枋於地。其上作槽。其下用厚板。嵌作底槩。槩上圓鑿小構。下通槽口。以注油於器。凡欲造油。先用大鑊。炒芝麻。既熟。即用碓春。或輾碾。令爛。上飯蒸過。理草為衣。貯之圈內。累積在槽。橫用枋。枋相撥。復堅插長槩。高處舉碓。或椎擊。擗之。極緊。則油從槽出。此橫榨。謂之臥槽。立木為之者。謂之立槽。傍用擊槩。或上用壓槩。得油甚速。

水打羅



麪羅



麪羅圖說

麪羅以木爲箱。中懸羅面。著撞機於外。立直木以括之。機之首。又貫以直木。下挂於軸。軸有兩耳。可容人足。人倚於機而踏其軸。軸搖則機動。而麥末從羅下。去莖成麪矣。簾篋之屬。多以竹。治粉者。或以絹。惟麪羅之容最多。而底最細。其絹直以羅底名。從所用也。麪之上者。羅至再曰重羅麪。殆以精而益求其精者歟。

水打羅圖說

水擊麪羅。隨水磨用之。其機與水排同。按圖視譜。當自考索。羅因水力。互擊椿柱。篩麪甚速。倍於人力。又有就磨輪軸作機擊羅。亦爲捷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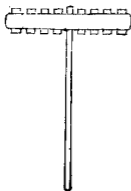
榮 曬



曬架圖說

曬架曝穀竹器。廣可五尺許。邊緣微起。深可二寸。其中平闊。似圓而長。下用蒲竹二莖。兩端俱出一握。許以便扛移。趁日攤布穀實。曝之。蠶時農家兼用爲筐。但底密而不通風氣。終非蠶具。

穀 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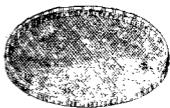


穀杷圖說

穀杷或謂透齒杷。用攤屨穀。王褒詩云。曬盤留跡以杷名。反覆能令五穀平。

篋圖說

篋竹器。用篩穀物。說文云。可以除麤取精。集韻作
篩。文竹篋。或作篩。其制有疎密大小之分。疎而深
者。用於揆禾之後。同稗。穰子粒貯而篩之。上餘穢
稟。下甬穀物。密者稍淺。穰藏之後。用之尤密者。春
碓之後。用之。大者懸於架前。運之。小者全以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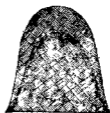


箕圖說

箕。簸箕也。說文云。簸揚米去糠也。莊子曰。箕之簸物。雖
去。麤留精。然要其終。皆有所除是也。北人用柳。南人用
竹。其制不同。用財一也。詩維南有箕。載翕其舌。故箕皆
有舌。易揚物也。詩云。箕星好風。謂主簸揚。農家所以資
其用也。



颶籃



颶籃形如簸箕而小。前有木舌。後有竹柄。農夫收穫之後。場圃之間。所蹂禾穗。糠粃相雜。執此籬而向風擲之。乃得淨穀。不待車扇。又勝箕篋。田家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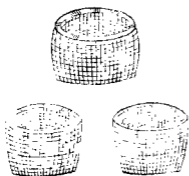
颶籃圖說



簏圖說

簏亦籬屬。比籬稍圓。而用亦不同。簏則造酒造飯用之。漉米。又可盛食物。蓋籬盛其粗者。而簏盛其精者。精粗各適所受。不可易也。

筥



筥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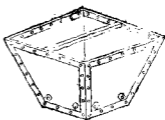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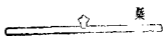
筥飯筥也。說文：陳留謂飯帚曰筥。從竹，拊聲。一曰飯器。容五升。今人亦呼飯箕為筥。南曰箕，北曰筥。南方用竹，北方用柳。皆漉米器。或盛飯，所以供造酒食。農家所先。雖南北名制不同，而其用則一。

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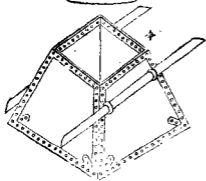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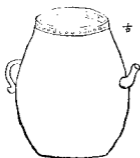


箕漉米器。說文：浙箕也。又云漉米載。又炊箕也。廣雅曰：浙箕，巨箕。方言云：炊箕謂之縮，或謂之曼，或謂之巨。東呼為泚。蓋今炊米日所用者。

斗升



古斛今斛



升斗圖說

升十合量也。漢志云。以子穀秬黍中者。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二龠為合。十合為升。說文云。升從斗象形。唐韻曰。升成也。

斗十升量也。漢志云。十升為斗。斗者聚升之量也。說文云。斗象形有柄。天文集云。斗呈仰。則天下斗斛不平。覆則歲稔。

斲平斗斛器。說文云。斲。斲斗斛。从木。既聲。斲平也。漢書以井水準其槩。唐李畬為御史。得米而贏。詞於吏曰。御史米不槩是也。

古斛今斛圖說

斛十斗量也。漢志云。十斗為斛。斛者角升斗多少之量也。周禮曰。臬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漢法。五量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剛焉。上為斛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廣雅曰。斛謂之鼓。方斛謂之角。

擊壤圖



擊壤圖說

擊壤釋名曰。擊壤。野老之戲。蓋擊塊壤之具。因以爲戲也。藝苑曰。擊壤。古戲也。又曰。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扇。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爲上。風土記曰。擊壤以木爲之。其形如履。履節僅少以爲戲。分部如擲博也。

列於蜡祭乎蓋牛之耕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犁牛之吉而弟子冉耕字伯牛禮記呂氏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前漢趙過增其制度三犁一牛後世因之生民粒食皆其力也然知資其力而不知養其力力既竭矣曾不知審寒暑之異宜疫癘之救藥有冬鬻春租糞免芻豆之費壯鞭老殺猶圖皮肉之資今勸農有官牛為農本而不加勸以致生不滋盛價失廉平田野小民歲多租貨以揭目前計其所輸已過半直是以貧者愈貧由不恤農之本故也若為民牧者當先知愛重新報使不敢慢易絕其妄殺憫其羸瘠豐其萊牧潔其欄牢則無不字育蕃息札瘥不作耕種不失足致豐盈此誠善政務本之意也

又居近湖草廣之處買小牛三十頭大犍牛三五頭携草屋數十間使二人守管牧養二人仍各授一便業以為日用飲食之資久而羣聚增人牧守湖中自可任以休息養之得法必至繁息且多得糞可以塞田

齊民要術服牛乘馬量其力能寒濕飲飼適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

又一填牛總管得小畝三頃經冬須加料餵

陳勇農書夫善牧養者必先知愛重之心以革慢易之意然何術而能俾民如此哉必也在上之人貴之重之使民不敢輕愛之養之使民不敢殺然後慢易之意不生矣視牛之饑渴猶己之饑渴視牛之困苦羸瘠猶己之困苦

疥視牛之疫癘若己之有疾也視牛之字育若己之有子也苟能如此則牛必蕃盛滋多矣患田疇之荒蕪而食之不繼乎且四野有濕暑涼寒之異必隨時調適之可也於春之初必盡去牛腹中積滯毒糞亦不必春也但旬日

一除免穢氣蒸鬱以成疫癘日浸酒蹄甲易以生疔又當戒除不祥以淨其處乃善方善草朽腐新草未生之初取潔淨藁草細剉之和以麥麩穀糠或豆使之微濕糟餅餉之豆仍被之可也葉草須以時暴乾勿使朽腐

天氣凝凍即處之燥煖之地考陰陽以噴之即壯盛矣亦宜預收豆楮之葉與黃落之桑春碎而時積之大寒即

以米泔和到草糠豕以飼之春自草茂放牧必恣其飽每放必先飲水然後與草則不腹脹又刈新芻雜舊糞

細和勻夜餵之至五更初乘日未出天氣涼而用之即力倍於常十日可勝一日之功日高熱喘便令休息勿竭

其力以致困乏時其餵湯以適其性則血氣常壯皮毛潤澤力有餘而老不衰矣其血氣與人均也勿兒寒暑情

性與人均也勿使太勞此要法也畜盛寒之時宜待日出晏溫乃可用至晚天陰氣寒即早息之大熱之時須風

候令飽健至臨用時不可極飽飽即設力傷損也如此常護調養尚何困苦羸瘠者以苟已

前之急而不顧恤之也。古人臥牛衣而待旦，則牛之寒益有衣矣。飯牛而牛肥，則牛之瘠候益啖以菽粟矣。衣以尚薦，飯以菽粟，古人豈重畜如此哉！以此爲衣食之根本故也。彼禁估不足以充其饑，水漿不足以禦其渴，天寒嚴凝而凍慄之，天時酷暑而曬暴之，困瘠羸劣，疫癘結瘡，以致整踏，則田畝不治，無足怪者。且古者分田之制，必有萊牧之地，稱田而爲等差，故養牧得宜，博碩肥牘，不致羸蠹也。觀宣王考牧之詩可知矣。其詩曰：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牦。爾牛來思，其耳濕濕。以見其牧養得宜，故字有蕃息也。或陸於阿，或飲於池，或寢或訛，以見其水草調適而遂性也。爾牛來思，矜矜兢兢，搏之以脂，畢來既升，以見其愛之重之不驚擾之也。後世無萊牧之地，動失其宜，又牧人類皆頑童，苟貪嬉戲，往往慮其奔逸，擊之毆蔽之地，其肯求牧於豐藹清潤，俾無饑渴之患耶？饑渴莫之顧恤，及其瘦瘠，從而役使困苦之，鞭撻趁逐，以狗一時之急，日云莫矣。氣喘汗流，其力竭矣。耕者急於就食，往往逐之水中，或放之山上，牛因得水，動輒移時，毛竅空疎，因而乏食，則瘦瘠而病矣。放之高山，筋骨疲乏，遂有顛跌僵仆之患。愚民無知，乃始祈禱巫祝，以幸其生，而不知所以然者，人事不修，以致此也。

又周禮獸醫掌療獸病，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其來尚矣。然牛之病不一，或病草脹，或食雜蟲，以致其毒，或爲瘰，以閉其便溺，冷熱之異，須識其端。其用藥與人相似也。但大爲之劑，以灌之，卽無不愈者。其便溺有血，是傷於熱也，以便血瀉血之藥，大其劑灌之，冷結卽鼻乾而不喘，以發散藥投之，熱結卽鼻汗而喘，以解利藥投之，脹卽疏通，毒卽解利。若每能審理，以節適，何病之足患哉！今農家不知此說，謂之疫癘，方其病也，薰蒸相染，盡而後已。俗謂之天行，唯以巫祝禱祈爲先，至其無驗，則置之於無可奈何，又已死之內，經過村里，其氣尚能相染也。欲病不相染，勿令與不病者相近，能適時養治，如前所說，則無病矣。

雲陽雜記：青齊間遇春耕，則飼牛以天麻飯，仍用錦縷繫於角上。

農桑通訣：北方旱田陸地，一犁必用兩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執之，量牛強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南方水田坵耕，其田高下澗狹不等，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又有一等水田，坵埒極深，能陷牛畜，則以木扛橫亘田中，人立其上而鋤之。南方人畜耐暑，其耕四時皆以中晝。

又饑養牛法：農隙時，人暖屋，用場上諸糠糶鋪牛脚下，謂之牛舖。牛糞其上，次日又覆糠糶，每日一覆，十日除一次牛一具三隻，每日前後餉，約飼草三束，豆料八升，或用糞沙乾桑葉水三桶浸之。牛下餉，噉透刷飽，飯畢，辰已

時間上槽一頓可分三和。皆水拌。第一和草多料少。第二比前草減半。少加料。第三草比第二又減半。所有料全繳拌。食盡。卽往使耕。噍了牛無力。夜養牛。各帶一鈴。草盡牛不食。則鈴無聲。卽拌之。飽卽使耕。俗諺云。三和一繳。須管要飽。不要噍了。使去最好。水牛依舊。與黃牛同。夏須得水池。冬須得暖厰牛衣。



牛

牧牛具各圖說

耕索

料桶

牛衣

呼鞭

荆

草籃

牛室

牧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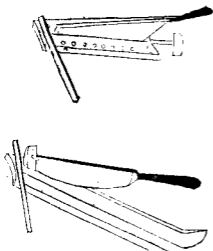
耕索



耕索圖說

耕索。牛所執繩也。古名紉。牛索也。爾雅曰。紉。絞也。謂糾絞繩索也。詩云。宵爾索紉。郭注云。紉。繩之別名。農家細麻合之。以執耕犁。按舊說。遼東耕犁。繫長可四尺。回轉相妨。今秦晉之地。亦用長轅犁。其轅端橫木。如古之制。以駕二牛。然平田則可。至於山隈水曲。轉折費力。如山東及淮漢等處。用三牛四牛。大小不等。高下不齊。既難並駕。動作之間。終不若用索之便也。

鋤



鋤圖說

鋤。切草也。凡造鋤。先鍛鐵為背。厚可指許。內嵌鋤刃。如半月而長。下帶鐵磅。以插木為柄。截木作礎。長可三尺有餘。廣可四五寸。礎首置木筭。高可三五寸。穿其中以受鋤首。對草飼牛用之。

料桶



料桶圖說
料桶以木爲之。用盛料以飼牛也。說文云。桶。木方器。博雅方斛謂之桶。今桶之制多圓。亦不觚之觚也。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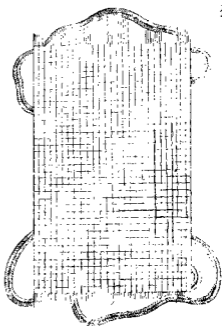
草籃



草籃圖說

草籃以竹爲之。所以盛草也。或疏或密。制有不同。携之負之。惟其所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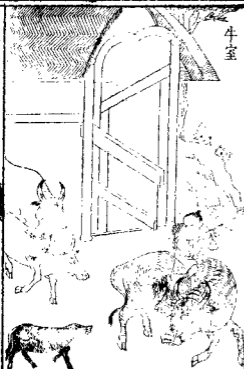
牛衣



牛衣圖說

牛衣。顏師古曰。編亂麻爲之。卽今呼爲糞具者。漢王考嘗臥牛衣中。晉劉實好學。少貧苦。口誦手繩。賣牛衣以自給。牛之有衣者矣。以此見古人重畜。不忘農之本故也。今牧養中。唯牛毛疎。最不耐寒。每近冬月。皆宜以苧麻績作經。緊編織毯段衣之。如襖褌然。以禦寒冽。農家不可不預爲儲備。

牛室



牛室圖說

牛室。門朝陽者。宜之。歲逼冬。風霜凄涼。獸既羸毛。率多穴處。獨牛依人。宜人養密室。聞之老農云。牛室內外。必事塗墍。以備火災。最爲切要。

呼鞭



呼鞭圖說

呼鞭。驅牛具也。字從革從便。日策日鞭。自鞭備則成之。春秋傳云。鞭長不及馬腹。此御車鞭也。今牛鞭。犁後用。亦如之。農家細麻合鞭。鞭有鳴鞘。人則以聲相之。用警牛行。不專於撻。故曰呼鞭。

牧笛



牧笛圖說

牧笛。牧牛者所吹。早暮招來羣牧。猶牧馬者鳴笳也。嘗於村野間聞之。則知時和歲豐。寓於聲也。每見模寫圖畫。詠為歌詩。實古今太平之風物也。

勸課

彙考

易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本義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

詩邶風采芣采芣命彼信人星言風駕說于桑田。

箋文公于雨下命王駕者雨止為我農早駕欲往為辭說于桑田教民保樞務農急也。

又小雅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善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箋成王出觀農事饋食耕者以勸之也司稽至則又加之酒食以勞之爾。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疏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郊用上辛耕用亥日。

又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註田田峻也主農之官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步道曰徑術周禮作遂小... 非謂封疆徑遂也。

又仲秋之月乃勸種麥毋或失時。

集說麥所以續舊穀之盡而及新穀之登尤利於民故特勸種而罰其惰者。

又祭義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

管子春出原農事之不振者謂之游。

楚箴民生在勸勤則不匱。

元倉子農道篇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業農業非徒為地利也貴行其志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以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蠶於郊桑公田勸人

勸課 彙考

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爲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培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勸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與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農也。

漢書食貨志：三考黜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泰平。

後漢書：和帝永元五年，令郡縣勸民蓄蔬食，以助五穀。

拾遺記：力勤十頃，能致嘉穎。

文心雕龍：昔伊祈氏，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愛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

舊唐書：開元二十二年，上自苑中種麥，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穫，謂太子等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難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比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冊府元龜：德宗貞元五年，初以二月爲中和節，詔文武百辟，進農書，獻種粒。

五代史：唐明宗長興四年三月，帝幸龍門七里亭，農事方春，田民遍野，帝見其剝桑稼樹，枉駕勞問，親自勸課。其月太原石敬瑭進耒耜一具，時帝嘗巡近郊，見農民田具細弱，而犁耒尤拙，曰：農器若此，宜其無所獲也。因詔河東河北進農具以爲式樣。太原首有是進，降詔褒之。

宋史太祖紀：開寶六年五月，幸玉津園，觀刈麥。十月，幸玉津園，觀種稼。八年四月，幸玉津園，觀種稻。

又太宗紀：太平興國三年四月，幸城南觀麥。九年五月，車駕出南薰門，觀稼。召從臣列坐田中，令民刈麥，咸賜以錢帛。雍熙二年五月，上幸城南觀麥，賜田夫布帛有差，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九年七月，頒諸農書於郡邑。十一月，立州縣墾田增虧賞罰格。

朱文公文集：當職久處田間，習知穡事。茲忝郡寄，職在勸農，竊見本軍已是地瘠稅重，民間又不勤力耕種，耘耨尚莽，滅裂較之他處，大段不同。所以土脈踈淺，草盛苗稀，雨澤稍愆，便見荒歉。皆緣長吏勸課不勤，使之至此，深懼無以下固邦本，仰寬頌憂。今有合行勸諭下項：一、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便將戶下所有田段，一

例犁翻凍令酥脆。至正月以後。更多者。備數節。次舉肥。然後布種。自然田泥深熟。土內肥厚。種禾易長。盛水難乾。一耕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多用糞壤拌和種子。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事之時。預先割取土面草根。曬曝燒灰。施用大糞拌和。人種子在內。然後撒種。

一秧苗既長。便須及時趁早栽插。莫令遲緩。過却時節。

一禾苗既長。稈草亦生。須是放乾田水。仔細辨認。逐一拔出。踏在泥裏。以培禾根。其應畔斜生茅草之屬。亦須節次芟削。取令淨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穀實。必須繁盛堅好。

一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竭力耕種。務盡地力。庶幾青黃未交之際。有以接續飲食。不致饑餓。一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有怠惰不趁時工作之人。仰眾列狀申縣。乞行懲戒。如有工作清涼。去

處私下難以糾集。即仰縣官爲修築。如縣司不爲措置。即仰經軍設陣。切待別作行遣。一桑麻之利。衣服所資。切須多種桑麻。栢苧。婦女勤力養蠶。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每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行斬削。務令大枝氣脈全盛。自然生葉厚大。饒蠶有力。

一大凡農桑之務。不過前項數條。然鄉土風俗。亦自有不同去處。尙恐體訪有所未盡。更宜廣詢博訪。謹守力行。只可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怠惰。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經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固有黍稷。此

皆聖賢垂訓。明白。凡厥庶民。切宜遵守。

右今印榜。勸諭民間。各請體悉。前件事理。父兄教誨子弟。子弟遵承。教誨務敦本業。耕耘收歛。以養父母。母或惰遊賭博。喫酒妨廢農桑。庶幾衣食給足。禮義興行。感召和平。共躋仁壽。

又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若夫農之爲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本軍田地。穉病。土肉厚處。不及三五寸。設使人戶及時用力。以治農事。猶恐所收不及他處。而土風習俗。大率懶惰。耕犁種蒔。既不及時。耕耨培費。又不盡力。陂塘灌溉之利。廢而不修。桑栢麻苧之

功。忽而不務。此所以營生足食之計。大抵疎畧。是以田疇愈見瘦瘠。收拾轉見稀少。加以官物重大。別無資助之術。一有水旱。必至流移。下失祖考傳付之業。上虧國家經常之賦。使民至此。則長民之吏。勤農之官。亦安得不任

其責哉。當職久在田間。習知農事。到官日久。日視斯弊。恨以符印有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父兄。率其子弟

其責哉。當職久在田間。習知農事。到官日久。日視斯弊。恨以符印有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父兄。率其子弟

從事於耘鋤耒耜之間使其婦子含哺鼓腹無復饑凍流移之患庶幾有以上副聖天子愛養元元夙夜焦勞惻
担之意昨去冬嘗印榜勸諭官內人戶其於農畝桑蠶之業孝弟忠信之方詳備悉至諒已聞知然近以春初出
按外郊道旁之田猶有未破土者是父兄子弟猶未體當職之意而不能勤力以趨時也念以教訓未明未忍遽
行笞責今以中春舉行舊典奉宣聖天子德意仍以舊榜并星子知縣王文林種桑等法再行印給凡我父兄及
孩子弟其敬聽之哉試以其說隨事推行於朝夕之間必有功效當職自今以往更當時出郊野巡行察視有不
如教訓亦必行先此勸諭各宜知悉

又契勸生民之本足食為先是以國家務農重穀使凡州縣守倅皆以勸農為職每歲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
喻以課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庫實而知禮節以共趨於富庶仁壽之域德至遲
也當職幸來此承攝敢墜葵葦今有勸諭事件開具如後
一今春春氣已中上骨厥起正是耕農時節不可遲緩仰諸父老以訓子弟遞相勸率浸種下秧深耕淺種趨時
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無致因循自取饑餓

一陂塘水利農事之本今仰同用水人協力興修務令多蓄水泉準備將來灌溉如事干衆即時聞官料率人功
借貸錢本目下修築不替誤事

一耘耨之功全藉牛力切須照管及時餵飼不得輒行宰殺致妨農務如有違戾準教科決春杖二十每頭追費
五十貫文插身監助的無輕恕今知人戶遞相告戒毋致違犯

一種田固是本業然粟豆麻麥菜蔬茄芋之屬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種植青黃未交得以接濟不為無補今仰人
戶更以餘力廣行栽種

一蠶桑之務亦是本業而本州從來不宜桑柘蓋緣民間種不得法今仰人戶常於冬月多往外路買帶桑枝相
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間深開窄窟多用壘壞試行栽種待其稍長即與削去細碎拳曲枝條數年之後必見
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種吉貝麻苧亦可供借衣者免被寒凍

一鄉村小民其間多是無田之家須就田主討田耕作每至耕種耘田時節又就田主生借穀米及至秋冬成熟
方始一併填還佃戶既種田主給佃生借以養活家口田主亦借佃客耕田納租以供贍家計二者相須方能存

立今仰人戶悉相告戒。佃戶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橫虐佃戶。如富糶以重利之類。仰田主依常年例。糶米秋冬成熟之時。仰佃戶各備所借本息填還。其間若有負頑不還之人。仰田主經官陳諭。當爲監納。以營頑慢。一本州管內荒田頗多。蓋疎官司有仗寄之擾。象獸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戶不敢開墾。今來朝廷推行經界。向去產錢官米。各有歸著。自無仗寄之擾。本州又已出榜勸諭人戶。陷殺象獸。約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齒蹄角。今更別立賞錢三十貫。如有人戶殺得象者。前來請賞。即時支給。庶幾去除災害。民樂耕耘。有欲陳請荒田之人。仰仰前來陳狀。切待勘會給付。承爲已業。仍依條制。與免三年租稅。

一今來朝廷推行經界。本爲富家多置田業。不受租產。貧民業去產存。枉被追擾。所以打量步畝。從實均攤。即無增添分文升合。雖是應役人戶。日下不免小勞。然實爲子孫永遠無窮之利。其打量紐算之法。亦甚簡易。昨來已即行曉示。今日又躬親按試。要使民戶人人習熟。秋成之後。依此打量。不過一兩月間。即便了畢。想見貧民無不喜真。只恐豪富作弊之家。見其不利於己。必須捏造語言。妄有扇搖。今仰深思。彼此一等。皆是王民。豈可自家買田收穀。却令他人空頭納稅。非惟官法不容。亦恐別招陰譴。不須計較行事。沮撓良法。

一本州節次行下諸縣。不得差人下鄉。乞覓驢撮。科敷押配。強買物色。及以稱發經總制錢。發納上供銀。罷科粟。守爲名。科發人戶錢物。所以上體朝廷寬恤之意。欲使民得安居。不廢農業。今恐諸縣奉行違戾。仰被擾人。指實迹。前來陳訴。切待追究。重作行遣。

一本州印給榜文。勸諭人戶。莫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意。今恐人戶未能遍知。別具簡畧。連黏在前。請諸父老。常爲解說。使後生子弟。知所遵守。去惡從善。取是舍非。愛惜體膚。保守家業。子孫或有美質。即遣上學讀書。學道修身。興起門戶。

右今出榜散行曉諭外。更請父老。各以此意勸率鄉間。教戒子弟。務令通曉。毋致違犯。

元史食貨志。世祖中統元年。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又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

又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頒農桑雜令。

明史。吳元年。上出視園丘。世子從行。上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惟五穀。身不離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勩。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櫨。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

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

苦於饑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又明太祖嘗幸鍾山。自獨龍岡步至淳化門。謂侍臣曰。朕不歷田畝久。適見田者。冒烈日而耕。心惻然。觸之不覺徒步至此。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三

勸課

詔令

漢書文帝紀二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又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尙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

又景帝紀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鬪歲或有不登。意爲未肯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爲盜。一千石聽者。與同罪。

又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桑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嗇毋擾弱。康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又昭帝紀元平元年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

又宣帝紀本始四年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備。

又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劬農。薄其租稅。寵其蠲力。令與孝弟同科。聞者民彌情息。賜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

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易之哉。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五年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使來勝，獄多寃結，元元愁恨，感動天地。

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舉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又六年詔曰：往歲水旱，蝗虫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贖，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粟

高年，賒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又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有司其勉順時氣，勸課農桑，去其蠹蟻，以

及蝥賊，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又十年詔曰：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其大赦天下。方盛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

稼，以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愆愾。

又章帝紀：建初元年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

桑，弘致勞末，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得，順政令，理

寃獄。五赦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又七年詔曰：車駕行秋稼，親收獲，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

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旨。

又元和元年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

而人無飢色，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為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

肥饒者，悉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資種餉，賈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又二年詔曰：三者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

又三年詔曰：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澤滂流，至於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川令孟春，善

相邱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利，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令

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又和帝紀：永元十三年詔曰：深惟四民，農食之本。慘然懷矜，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芻粟有宜以資除者，如

三國志孫權傳赤烏三年詔曰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飢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勤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

又孫休傳永安二年詔曰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自頃年以來良田漸廢見穀日少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刑法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昇平庶幾可及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晉書食貨志武帝泰始二年詔曰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勤而病或墮墜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法主者平議具為條制

又四年詔曰使四海之內棄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意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惟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

又禮志泰和四年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主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更換而不得侵人也

又食貨志五年詔以司隸校尉石鑒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勸恤百姓遵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

宋書文帝紀元嘉八年詔曰自頃農桑情業遊食者眾荒萊不闢督課無間一時水旱便有罄匱不深存務本豐經靡因郡守賦政方畿縣宰親民之主宜思獎訓導以良規咸使肆力地無遺利耕蠶樹藝各盡其力若有力田味衆歲竟條名列上

又元嘉二十年詔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一夫輟稼飢者必及倉庫既實禮節以興自頃在所貧罄家無宿積政役暫偏則人懷愁墊或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誠由德政弗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守慎化導之方萌庶忘勤分之義永言弘濟明發在懷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舊

欽定愛時通考

條務盡教課遊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行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勲陟。

又二十一年詔曰。比年穀稼傷損。淫亢成災。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盡。南徐兗豫及揚州浙江江西屬郡。自今悉督種麥。以助闕乏。速運彭城下邳郡見種。委刺史貸給。徐豫土多白田。而民間專務陸作。可符二鎮。履行舊版。相率修立。並課墾闢。使及來年。凡諸州郡。皆令盡勤地利。勸導播殖。蠶桑麻桑。各盡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

又二十九年詔曰。今農事行興。務盡地利。若須田種。隨宜給之。

又孝武帝紀。大明二年詔曰。去歲東土。多經水災。春務已及。宜加優課。糧種所須。以時貸給。

齊書武帝紀。永明三年詔曰。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嚴課農桑。相土揆時。必窮地利。若耕蠶殊衆。足屬浮惰者。所在卽便列奏。其違方驕矜。佚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以勸勤怠。校覈殿最。歲竟考課。以申黜陟。

又明帝紀。建武二年詔曰。食爲民天。義高姬載。賈實生本。敦重軒經。前哲盛範。後王茂則。布令審端。咸必由之。既肅展巖廊。思引風訓。深務八政。永鑒在勤。靜言日昃。無忘寢興。守宰親民之主。牧伯調俗之司。宜嚴課農桑。因令游惰。探景肆力。必窮地利。固修堤防。考校殿最。若耕蠶殊衆。具以名聞。游怠害業。卽便列奏。王者詳爲條格。

梁書武帝紀。普通四年詔曰。夫耕籍之義。大矣哉。桑盛由之。而興。禮節由之。以著。古者哲王。咸用此作。卷言人政。致茲千畝。公卿百辟。恪恭其儀。九推畢禮。馨香靡替。兼以風雲叶律。氣象光華。屬覽休辰。思加獎勵。可班下逮。近廣闢良疇。公私賦畝。務盡地利。若欲附農。而糧種有乏。亦加貸郵。每使優遍。孝悌力田。賜許一級。預耕之司。尅日勞酒。

又元帝紀。承聖二年詔曰。食乃民天。農爲治本。垂之于載。貽之百王。莫不做授。民時。躬耕帝籍。是以休穡爲寶。周頌嘉其稟章。禾麥不茂。魯史書其方冊。秦人有農力之利。漢氏闢屯田之利。一塵曠務。勞心日仄。一夫廢業。馬齒無遺。國富刑清。家給民足。其力田之身。在所獨免。外卽宣勸。稱朕意焉。

陳書文帝紀。天嘉元年三月詔曰。守宰明加勸課。務急農桑。庶鼓腹含哺。復在茲日。

又八月詔曰。救粟之貴。重於珠玉。賑哀於然庶。念康弊俗。思俾阻飢。方存富教。求之爲用。要切斯甚。今九秋在節。萬寶可收。其地宜遠近。並令播種。守宰親臨勸課。務使及時。其有尤貧。量給種子。

魏書太宗紀。泰常二年詔曰。今東作方興。或有貧窮。失農務者。其遣使者巡行天下。省諸州。觀民風俗。勸課農桑。

察守宰治行。諸有不能自申，皆因以聞。

又世祖紀：太平真君四年，詔曰：朕承天子民，愛理萬國，欲令百姓家給人足，興于禮義，而牧守令宰不能助朕宣揚恩德，勤恤民隱，至乃侵奪其產，加以殘虐，非所以爲治也。今復民貲賦三年，其田租歲輸如常，牧守之徒，各勵精爲治，勸課農桑，不得妄有徵發，有司彈糾，勿有所縱。

又正平二年初，恭宗監國，會令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其制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質，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二畝，償以私鋤功七畝，如是爲差。至於小老無牛家，種田七畝，小老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爲率。各列家別口數，所勸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如提督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

又高祖紀：太和元年正月，詔曰：今牧民者，與朕共治天下也，宜簡以徭役，先以勸獎，相其水陸，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內勤，若輕有徵發，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民有不從長教，惰于農桑者，加以罪刑。

又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傷大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其救在所督課田農，有牛者加勤于常歲，無牛者倍庸於餘年，一夫制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

又十六年，詔曰：務農重穀，王政所先，勸率田疇，君人常事，今四氣休序，時澤滂澍，宜用天分地，悉力東畝，然京師之民，遊食者衆，不加督勸，或耘耨失時，可遣明使，檢察勤惰以聞。

又二十年，詔曰：農爲政首，稷實民先，澍雨豐洽，所宜敦勸，其令畿內嚴加督課，墾業者申以莖撻，力田者具發名聞。

又世宗紀：景明三年，詔曰：民本農桑，國重蠶籍，桑盛所憑，冕屨攸寄，比東已初，基耕桑暫缺，遺規往旨，宜必頑修，今寢殿顯成，移御維始，春郊無速，拂羽有辰，便可表營千畝，開設宮壇，東耒授首，躬勸兆億。

又正始元年，詔緣淮南北所在鎮戍，皆令及秋播農，藉種粟稻，隨其土宜，水陸兼用，必使地無遺利，民無餘力，比及來稔，令公私俱濟也。

北齊書武帝紀：河清三年，令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就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使地無遺利，人無游手焉。

北周書武帝紀建德四年詔曰陽春布氣品物資始敬授民時義兼敦勸詩不云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刺史守令宜親勸農百司分番躬自率導事非機要並停至秋

冊府元龜唐高祖武德五年謂羣臣曰太平之基在于家給人足今茲麥既大熟宜停庶務每司別留一二人守曹局餘皆宜休取親事務農流罪以下囚罪名定者亦放收獲

又六年詔曰今風雨順節苗稼實繁普天之下咸同茂盛五十年來未嘗有此倉箱之積指日可期時為薄暑方資耕耨廢而不修歲功將闕宜從優縱肆力千頃州縣牧宰明加勸導咸使戮力無或失時務從簡靜以稱朕意

又太宗貞觀三年詔曰朕祇承大寶憲章典故今將屢千畝於近郊復三推於舊制宜令有司式遵典禮二十一日親祭先農着於千畝之甸

又中宗景龍二年七月敕戒諸州郡督刺史縣令務盡地利禁游食

又元宗開元四年詔曰關中田苗今正成熟若不收刈便恐飄零稼頓差科時日尚遠宜令併功收拾不得妄有科喚致妨農業仍令左右御史檢察奏聞

又十二年詔曰有國者必以人為本固本者必以食為先先王於是務其三時前聖所以分其五土勸農之道實在於斯朕撫圖御曆始踰一紀肝食宵衣勤乎兆庶故兢兢翼翼不敢荒寧頃歲以來雖稍豐稔猶恐地有遺利人多廢業游食之徒未盡歸生穀之嗜未均墾以是軫念遣使臣恤編戶之流亡闕大田之衆寡其先是遁逃並宜自首仍能服勤兼畝肆力耕耘所在開田勸其開闢逐土任宜收稅勿令州縣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放且天下風壤多有不同地既異宜俗亦殊習因當因利制事不可違人立法賦役差科于人非便者並量事處分續狀奏聞

又十七年詔曰獻歲發生陽和在候乃瞻毗庶方就農桑其力役及不急之務一切並停百姓間有不穩使事須處置者宜令中書門下與所司喚取朝集使審問商量奏聞

又二十九年制曰古之為理必順時行令獻歲發春仁氣育物直叶陽和之德以勸播種之務天下諸州委刺史縣令加意勸課仍令採訪使勾當非灼然要切事不得妄有追擾其今月諸色當甯人有單貧老弱者所司即據

擇量放營農

又天寶九載詔曰農為政本食乃人天必禾稼之及期遂京坻之厚積是以愛人存乎重穀勤政在乎厚生俗之所資何急于此如聞遠近每至秋中穀禾熟時即賣充馬藥苟規求利之心殊害生成之性靜言斯弊實資

憲革自今已後不得更然勝不要路咸使聞知

又肅宗上元二年正月詔王者設教務農為首今土膏方起田事將興敦本勸人實為政要宜令天下刺史縣

令各於所部親勸農桑

又九月詔曰田功在謹農事惟勤不有司存何成種穀諸州等各置司田叅軍一人主農事每縣各置田正二

人於當縣揀明蠲田種者充務令勸課

又代宗永泰元年制曰農政本也食人天也方春之首重於東作除軍興至急餘一切並停百姓專營農事其

逃戶復業及浮客情願編附者仰州縣長吏親就存撫特矜賦役全不濟者量貸種子務令安集

又德宗貞元二十年詔曰理化之本係乎京師副朕憂人屬於長吏宜勉務農桑各安生業以舒朕懷

又宣宗大中二年制云君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天有國有家捨此無急如聞州府之內皆有閒田空長蒿萊無

人墾闢與其虛棄曷若濟人宜令所在長吏設法召募貧人課勵耕種所收苗子以備水旱

又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詔富民之道莫尚於務農力田之資必先於利器器苟不利民何以安聞諸道監冶所

賣農器或大小異同或形狀輕怯機當開闢旋致損傷近百姓秋稼雖登時物頗賤既艱難於置買遂抵犯於

條章苟利錐刀擅與爐冶稍開彰露須議誅夷欲使上不奪山澤之利下皆遂賦歛之宜務在從長庶能經久

自今後不計農器燒器動使諸物並許百姓逐便自備

又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勅農桑之務衣食所資一夫不耕有艱食之慮一婦不織有無褐之虞今氣正陽春候

當生發宜勤用天之業將觀望歲之心諸道州府長吏宜勸課耕桑以豐儲積福民樂業仍倍撫綏

又二年敕諸道府州吏六府允修無先重穀九扈分職厥惟勤農今則東作聿興西成俛望我有羣后政在養

民苟不懈於行春諒倍登於多稼卿分憂事任道俗廉平樹以風聲靡如草偃必汗萊之地並作百墾游惰之

民咸勤四體用洽帶牛之化更彰稊畝之謠養恬之懷寤與斯切詔到卿可散下管內勸課縣百姓依時耕

種栽接桑棗勿縱游惰務在精勤

玉海宋太祖建隆三年詔曰生民在勤所實惟穀先王明訓也陽和在辰播種資始宜行勸誘廣務耕耘

又乾德二年詔農爲政本食乃民天今生膏將起宜課東作之勤使地無遺利人有餘糧

又太宗雍熙四年九月出御札曰王者上事穹蒼下臨黎獻遵執古御令之道推子民育物之心必務種以勸分

庶家給而人足朕嗣守大寶惟懷永圖發一言必念生靈嘗一膳必思稼穡雖燔柴告類紫壇屢薦於至誠而執

耒親耕青幣未行於盛禮其以來年正月擇日有事於東郊行籍田之禮

文獻通考太宗至道元年詔曰近歲以來天災相繼民多轉徙田卒汙棄招誘雖勤逋逃未復宜申勸課之旨更

示捐復之恩應州縣曠土並許民請佃爲永業仍蠲三歲租三歲外輸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

於印紙以俟施賞

宋史眞宗詔景德三年詔滑州鎮戎軍收獲蕃部牛送給內地耕民

又大中祥符元年詔東封道路軍馬毋犯民稼

又五年江淮兩浙旱詔給占城稻種教民種之八月淮南旱詔減運河水灌民田仍寬租限州縣不能存恤致民

流者罪之

又六年七月詔天下勿稅農器

又天禧元年八月詔京城禁圍草地聽民耕牧又免牛稅一年十月論諸州非時災沴不以聞者論罪

又食貨志天禧四年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爲勸農使使臣爲副使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不如式者革之勸

恤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稻稅凡農田事悉領焉置局案鑄印給之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

績以爲殿最黜陟

又仁宗天聖六年詔民流積十年者田聽人耕三年後收減舊額之半流民能自復者亦如之諸州長吏能勸民墾

墾墾荒增稅二十萬以上者議賞

又神宗元豐元年詔開廢田水利民力不能給役者資以常平錢穀流民買耕牛者免征

宋史徽宗紹政和元年詔立守令勸農黜陟法

又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農於境內。躬行阡陌。在督勤惰。

又高宗建炎二年。詔給流民官田牛種。

又紹興二年。詔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於後圃。令人引水灌畦種之。亦欲知稼穡之艱難。

宋史高宗紀。紹興七年。詔諸路歸業民墾田。及八年。始輸全稅。

又海鹽縣。十七年。詔曰。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俗。躋於富厚。

宋史孝宗紀。乾道九年。飭監司守令勸農。

又淳熙八年。詔監司守令勸課農桑。以率行動怠為賞罰。

又淳熙十一年。詔諸州歲買稻種。備農民之闕。

又寧宗紀。慶元元年二月。詔兩淮諸州。勸民墾闢荒田。

又嘉定二年七月。命兩淮轉運司。給諸州民種麥。十月。給諸路民稻種。

又理宗紀。寶慶三年。詔郡縣長吏勸農桑。均末作戒苛擾。

又端平三年。詔勸農桑。

又史太祖紀。天贊元年。詔分北大濃兀為二部。程以樹藝。諸郡效之。

又太宗紀。會同元年。詔有司勸農桑。

又興宗紀。重熙二年八月。詔曰。朕於早歲。習知稼穡。力辦者。廣務耕。耘。罕聞輸納。家食者。全虧種植。多至流亡。宜通檢括。普為均平。禁諸職官不得擅造酒糜穀。有婚祭者。有司給文字始聽。

又道宗紀。清寧二年。詔遣使分道勸農桑。

又金史太宗紀。天會四年。詔曰。朕惟國家。四境至遠。而兵革未息。田野雖廣。而畝畝未闢。百工器備。而稼穡未均。方

貢僅修。而賓館未贖。是皆出乎民力。苟不務本業。而抑游手。欲上下皆足。其可得乎。其令所在長吏。敦勸農功。

又章宗紀。明昌五年。詔定長吏勸課能否賞罰格。

又泰和二年。諭尚書省。諸路禾稼。及雨多寡。令州郡以聞。

又宣宗紀。興定三年。諭三司行部官。勸民種麥。無種粒者。貸之。

元史世祖紀中統二年詔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程命宣撫司官勸農桑抑苛情禮高年問民疾苦

又三年命管民官勸誘百姓開墾田土不得擅興不急之役妨奪農時

又至元六年命中書省采農桑事列爲條目仍令按察司與州縣官相風土之所宜講究可否別宜行之

又二十三年詔以大司農司所定農桑輯要書頒諸路

又成宗紀元貞元年詔以農桑水利論中外

又大德二年詔諸郡凡民播種怠惰及有司勸課不至者各道廉訪司治之

又食貨志武宗至大三年詔大司農總挈天下農政修明勸課之令

又仁宗紀皇慶元年諭司農曰農桑衣食之本汝等舉諳知農事者用之

又延祐二年詔印農桑輯要萬部頒降有司遵守勸課

又英宗紀至治二年詔畫蘇麥園於鹿頂殿以時觀之

又泰定帝致和元年頒農桑舊制十四條於天下

又順帝紀至正元年詔守令選立社長專一勸課農桑

明史太祖紀洪武元年論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務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五穀而噍噍之頌興占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膳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其命來春舉行耕藉田禮

明會典洪武四年詔府州縣用心勸諭農民趁時種植

明史太祖紀洪武八年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行條章使教爲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由赴京者皆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相違特敕中書令有

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違制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

聖學格物通洪武十二年論曰中原民所恃者二麥九月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種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救至其卽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爲晚也

明史太祖紀洪武十三年諭戶部令天下人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擊鼓會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責

明史太祖紀洪武十三年諭戶部令天下人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擊鼓會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責

之聖老不勸督者罰。

又洪武十八年論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盛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大旱無慮。飢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慳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婦作織。而百夫待衣。欲民無貧。人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明史成祖紀。永樂二年論曰。朕惟事天以誠敬爲本。愛民以實惠爲先。書曰。惟天惠民。又曰。安民則惠。然天之視聽。皆因於民。非愛民卽所以事天。今春和時。東作方興。宜各究心務實。申明教誨。勸課農桑。問其疾苦。卹其飢寒。星苛刻之風。崇寬厚之政。以迓天休。臻於治理。欽哉。

聖學格物論。永樂二十二年論曰。農者。生民衣食之源。耕耘收穫。不可失時。曰。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徭役妨農作。名亂亡者。不可不謹。

明史宣宗紀。宣德元年論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循曠夷。中詩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入九歲。讀書。皇考親寫。是詩以示。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自是常教以農事。銘於心。不敢忘。

明會典。景泰三年。令丁多田少之人開墾田地。

又天順三年。令各處軍民有新開無額田地。及願佃種荒閒地土者。俱照減輕則例起科。

又嘉靖六年。詔通行所屬府州縣。原設有治農官處。不許營幹別差。專一循行勸課。原無官處。委佐貳一員帶管。

勸課

章奏

國語周宣王不籍千畝。說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靈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覲土。陽瘴憤盈。土氣震發。農祥農正。日月底於天廟。士乃脈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勿雲勿渝。脈其滿。費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戒。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威戎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威戒農用。先時五日。誓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卽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地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壟。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欲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替率首官以省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勉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脩其疆畝。日服其耨。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利於民矣。

前漢書食貨志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蓄積足。待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階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今段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廉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又見錯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

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民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餒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詔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所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於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以粟為賞罰粟有所澠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

又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擯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

後漢書魯恭傳永初元年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永元十五年來刺史太守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帶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相投郡縣廉潔非急還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今始夏百穀攢應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臨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師尊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雖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始以順時節自成萬物

又東平憲王蒼傳永平四年春車駕校獵河內蒼上書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眾興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

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

又黃瓊傳瓊上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

功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累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勸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

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威戒司空除撞先時五日有以風之應上即齋宮褫禮載未誠重之也自秦已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

三國史志華嚴傳孫皓時倉庫無儲華嚴上疏曰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惟此撥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且饑者不待美饌寒者不俟狐貉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闕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糟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夫天下未平百姓不聽宜一生活氏之原豐穀帛之業而乃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况今六合分爭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晉書食貨志宣帝督諸軍伐吳鄧艾以爲大兵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取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

又杜預上疏曰臣輒思維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並損下田所在停汚高地皆多磽塉此卽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墾闢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

又晉元帝大興元年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旣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問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昔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

庚億可計日而待也

又齊王攸傳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戚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歎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與明於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服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敕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實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便憂饑餓哉

又宋督傳督上議曰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者無慮霖之澇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零穰有請雖使曠和平秋后稷親農理疆則於原隰勤蕪蕪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力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願割徙在者猶多或謂北土不宜蓄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鮮羊取之清泚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飽草於空閑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力之可制者也又如汲郡之異澤良田數千頃汴水停灣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瀉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譌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竟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春歸多稔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陰而黃潦驟榮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

又溫嶠傳時國用不足嶠因奏軍國要務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百萬計春農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豫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

宋書袁湛傳時建議大田湛弟豹上議曰國因民以爲本民資食以爲天修其業則穀興課其率則未理實爲

治之要道。教化之所階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竇以命士。士能以審官。不取人於浮譽。則比道周息。遊者言歸。遊子既歸。則南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廢。暴荒擊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勸靡麗之巧。棄難得之貨。則彫僞者賤。殺隊重矣。耕耨勤。力殷收。寡工商。遂豫用。淺利深增。賈賤之稅。薄嗜飲之賦。則末技抑。而田畯喜矣。居位無儀。從之徒。在野靡兼。并之黨。給賜非可。恩致力役不入。私門。則游食者反本。肆勸自勤。游食省。而肆勸衆。則東作繁矣。密勿者。甄異息。慢者。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熾情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懼。則惰人勸矣。凡此數事。亦務田之端。趣也。茲之以清心。鎮之以無欲。助之以無倦。翼之以廉謹。舍日計之小成。期遠致於暮歲。則澆薄自淳。大化有漸矣。

又周朗傳。采孝建中。周朗疏曰。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之本。有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爲賞罰。凡自淮以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于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藝麻紵。蔭巷綠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惟植竹粟。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叙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穫。有食之處。須官與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游手。悉發佐農。令堤湖盡修。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

魏書高允傳。允領著作。郎時多禁封畝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百七十畝。百里。則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

又李安世傳。疏曰。今雖桑井難復。宜各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唯。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朝。繩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

又韓麒麟傳。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蓄九稔。謂之太平。故躬耜千畝。以屬百姓。用能衣食。遂成禮教。與行。逮於中代。亦學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弟均賞。實百王之

常軌為治之所先。今京師民田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之饑。况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餓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踴貴。實由農人不勤。素無儲積故也。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樸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較年之中。必有盈虧。雖遇災。因免於流亡矣。往年較比。戶買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人會。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晚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

又蘇紳傳。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宏強國富人之道。其三盡地力。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主。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勤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實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教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息情。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各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絕人之命。雖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菓。藝其蔬菜。修其園圃。蓄育鷄豚。以備生計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傾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

唐書食貨志。德宗貞元四年。宰相陸贄上疏。其三條言。廉使奏吏之能者。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夫貴戶口。加增。詭情以誘。姦深。苛法以析。親族。則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墾闢。舊倉蕪矣。人以免租。年滿復為污萊。有稼穡不增之病。此州若損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懸賞。而稅數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歛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有定。徭役有等。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

又權德輿傳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大水權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
霽雨三時農田不闕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錫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
冊府元龜唐天福三年六月金部郎中張鎰奏臣聞國家以務農是本勸課為先用廣田疇乃資倉廩竊見所在

鄉村浮戶方思墾闢正切耕耘種木未滿於十年樹穀未臻於三頃似成產業微有生涯便被縣司繫名定作鄉
村色役懼其重斂畏以嚴刑遂舍所居却思他適觀茲阻隔何以舒蘇既乖撫卹之門徒有招攜之令伏乞明示
州府應所在無主空閒荒地一任百姓開種候及五頃以上三年外即許縣司量戶科徭如未及五頃以上者不
在騷擾之限荒榛漸少賦稅增多非惟下益蒸黎實亦上資邦國從之

玉海周世宗顯德三年留心農穡思廣勸課之道命匠工刻木為耕夫織婦婦女之狀於禁中召近臣觀之學士承
旨陶穀為贊以美其事其序曰耕於歷山重華之德也蠶於岐陽大妲之美也我后在宥之四載以為化民成俗者
莫如身率乃命有司刻木為耦狀耕耘之象又為織婦羅女之類置於紫庭亦几杖盤盂座右之義也志在足食豈
同流馬之運人皆有耦且殊昆明之石同穎八蠶可翹足而望豈比獲玉鈞於山陽空有採桑之號陳金根於鈞盾
但為弄田之戲哉贊曰寒耕暑織上咸皇情帝悟長轉遲遲欲行宮簾風度札扎有聲疲倦是念侈心不萌

宋史食貨志至道二年太常博士陳靖上言先王之欲厚民生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為末矣按天下土
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龐蜀河東諸路地里曠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
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
業調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
雖家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况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遷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
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遺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閒
曠之田廣募遊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之豐寡農畝肥瘠均配督課令其不備其
逃民歸業丁口授田頽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種雜木蔬菓孳畜羊犬鷄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

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戶定徵量田輸稅若

民力不足。官借糶錢或以市餼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價值。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

又司馬光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績。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蝻盛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絺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况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今者濬發德音。使畝畝之民。得上封事。雖其言辭鄙雜。皆身受實惠。直貢其誠。不可忽也。

又紹興二十六年。通判安豐軍王時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地未盡闢。民不加多者。緣豪強虛占良田。而無徭耕之力。流民糶負而至。而無開耕之地。望凡荒閑田。許人刻佃。

又乾道四年。知鄂州李椿奏。州雖在江南。荒田甚多。請仰者開墾。未幾便起毛稅。度田追呼。不任其擾。旋卽逃去。今欲召人。請射免稅。三年三年之後。爲世業。三分爲率。輸苗一分。更三年增一分。又三年全輸歸業者。別以荒田給之。

又七年。知揚州晁公武言。朝廷以沿淮荒殘。未行租稅。民復業與創戶者。雖阡陌相望。然聞之官者。十纔二三。咸懼後來稅重。昔晚唐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吳越民墾荒田。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望詔兩淮。更不增賦。庶民知勸。

又淳熙六年。提舉浙西顏師魯奏。設勸課之法。欲重農桑。廣種植也。今鄉民間於已田。連接開墾。確確之地。墾成田園。用力甚勤。或以未陳起稅。爲人所訟。卽以盜耕罪之。何以勸力田哉。止宜實田起稅。非特可嚴告誅之風。亦見盛世重農之意。

又九年。著作郎袁樞振兩淮還。奏民占田不知其數。二稅既免。止輸穀帛之課。力不能墾。則廢爲荒地。他人請佃。則以疆界爲詞。官無稽考。是以野不加闢。戶不加多。而郡縣之計。益窘。望詔州縣。畫疆立券。占田多而輸課少者。隨畝增之。其餘閑田。給與個人。庶幾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萊不至多荒。

又朱熹知漳州會臣傳請行闡中經界乃奏言經界最為民間莫大之利給與已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步畝算計精確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過縣均緡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合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直錢為母每文輸米幾何錢幾何止於一倉一廩受納既輸之後却覘原額分隸為省計為職田為學糧為常平各撥入諸倉庫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但此法之行資民下戶固用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為說辭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阻怯此則不能無慮

古今治平略范祖禹以經筵進疏曰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問小人之勞苦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勸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意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饑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既登併功績紡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

大學衍義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嗣位周公懼其未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七月之詩使替稼穡之官中庶幾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帝與無逸之作同一意也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

者幾乎熄矣。惟其關生人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獎勸厲之。故斯人亦以爲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液於上下。不見其有勞苦熱嘆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忘其尊卑貴賤。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爲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獎勸厲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旣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藁。無所從給。預指收歛之入。以爲稱貸之資。糲飯藜羹。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嘉味乎。夫農夫女紅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况士大夫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况貴戚近屬乎。貴戚近屬知之者寡矣。况六宮嬪御乎。近世張杖入詩經筵。因講葛覃之詩。言於孝祖。以爲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見於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難。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每念乎農畝之勞。則心不存焉者寡矣。是心常存。則驕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與。杖之論。最爲懇至。臣懇不佞。願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蠶勞動之狀。作爲歌詩。退朝之暇。使人日誦於前。且繪畫成圖。揭之宮掖。布之戚里。庶幾聖心惕然。不忘卜民之依。而六宮嬪御。外家近屬。亦知衣食所自來。勉爲勤儉之趨。而不徂汰侈之習。戒諭守宰。勤行勸相。毋妄興徭役。以奪其時。毋橫加賦歛。以困其力。老農之不能自養者。籍之有司。大夏隆冬。賦常平義廩之粟。精賑贖之。歲凶。賑卹先良農。而後游手。以示聖朝重本之意。則民將爭趨南畝。衣食足而孝悌興矣。

元史食貨志

至元七年。司農司專掌農桑。水利農桑之制。縣邑所屬村疇。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

爲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爲社者。聽其合爲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桑爲事。凡種田者。立牌檄於田側。書某村某人。於上。社長以時點視。勸戒不孝。教者籍其姓名。以投提點官責之。社中有喪病不能耕種者。聚合力助之。一社灾病多者。兩社助之。農桑之術。以備早曠爲先。高者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木者。聽種區田。種植之制。每丁課種桑棗二十本。土性不宜者。種榆柳等。皆以生成爲數。願多種者聽。各社種苜蓿以防饑。近水之家。許鑿池養魚。并葺鴨鵝蓮藕菱芡蒲葦等。以助衣食。荒閒之地。悉以付民。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巡視。有蝗蝻遺子之地。設法除之。

又廣集傳。今定中集。拜翰林直學士。嘗因講罷。進曰。京師之東。煎海數千里。北極滄海。南瀆青齊。桂草之場也。

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而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舒疲民達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

又關中大饑帝問集何以捄對曰承平日久人情晏安志士急乎近效則怨讎生不幸大災之餘正作新之機也若遺一二人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定城郭脩閭里治溝洫限畝徵征飲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

明史李信圭傳宣德八年春言自江淮達京師沿河郡縣悉令軍民挽舟歲發二三千人晝夜以俟及致田土荒蕪民無蓄積稍遇歉歲輒老樨相携緣道乞食實可憫傷請自儀真抵通州盡免其雜徭俾得盡力農田

大學衍義補臣按成周之後最重農者莫如漢文景二帝尤憊憊焉非徒有是虛文也而減租之詔歲下雖以武帝之窮奢好武下至舟車皆有算而於田租則未嘗有加焉茲則所謂誠於憫農之實惠也自是而後君非不耕籍田后非不親蠶非不下憫農之詔非不敕守令以勸相然皆尚虛文而已非實惠也是故農不必勸也能無擾之足矣善乎柳宗元之言曰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曷爾植督爾穫蚤緣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鷄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小人輟饗殫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其生而安其性耶臣願仁聖在上思王業之所本念小人之所依禁遊惰則爲之者衆省徭役則不奪其時減租賦則不罄所有是雖不下憫農之詔而人皆知其有憫念之心不設勸農之官人皆受其勸相之惠田里小民不勝多幸

又臣按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周家自后稷以來以農爲國故周公於書旣作無逸以爲其君告使其知小民之所依而不敢逸豫又於詩作豳頌以爲其君誦使其知王業之所起而不敢荒寧及其作周官也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趨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無非以爲農事而已噫周公之輔成王陳言

以獻忠於上者。倦倦以稼穡爲言。建官以分治於下者。諄諄以農事爲急。其知本乎。

詩應風 田峻至喜

傳田峻田大夫也疏峻農夫也農夫田官也今之書夫是也此官遠後人主田謂之田峻與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為大夫也

又周禮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

集註此戒農官之詩保介農官之副也

又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艱

疏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農夫主田之吏也集註亦戒農官之詞蓋放王始置田官而官戒命之也

周禮天官甸師下士二人掌帥其屬而辨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盥盛

註郊外日甸師長也其屬府史胥徒也

又地官大司徒辨一人大司徒之職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又甸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任土之法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註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疏天三為屋罰以三夫之稅粟云吉凶二服及喪器是民自共用不可出官物故集此罰物為之

又甸師中士二人任農以耕事凡庶民不耕者祭無盛

註盛黍稷也

又遂人中大夫二人以土宜教稼穡信以典辨利耻以時器勸訖以強于任耻

註時器鑄作耒耜錢鏹之屬強子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

又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過其稼穡而移用其

民以救其時事

〔註〕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時耕耨飲艾艾地之宜早晚不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

〔又〕遂大夫每遂中大人一人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器備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吐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註〕功事九職之事所以爲功業簡猶閭也興吐舉民督者能者如六鄉之爲典猶舉也

〔又〕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趨其稼事而賞罰之

〔又〕節長每節中上一人各掌其節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耘稽其女功

〔註〕簡器簡稼器也有司遂大夫

〔又〕里宰每里下士一人掌比其邑之多寡以歲時合耦于耦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

〔疏〕耦助也謂合兩兩相佐助於里宰處云以治稼穡者謂治理其民使爲春耕秋穡

〔又〕草人下士四人掌土化之法

〔又〕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稼下地

〔又〕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憲

〔又〕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掌九穀之數

〔又〕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粟入之藏

〔又〕司稼下士八人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

〔疏〕觀稼謂秋熟時觀稼善惡

〔禮記月令〕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命司空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之通道路毋有障

〔註〕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才濞使民事也

又命野虞出緝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郡命農勉作毋休于都囂毀無害五穀毋大田獵

又令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耦耕事

集說令典農之官告民出其所藏五穀之種計度耦耕之事耦二人相偶也

穀梁傳私田稼不善則非吏

註非責也吏田晚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

左傳九扈爲九農正

註扈有九種春扈鵠鵠夏扈竊元秋扈竊蓋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啗啗宵扈噴噴桑扈竊脂老扈跽跽以

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疏春扈鵠鵠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夏扈竊元趣民耘苗秋扈竊蓋趣

民收斂冬扈竊黃趣民蓋藏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行扈啗啗畫爲民驅鳥宵扈噴噴夜爲農驅獸桑扈竊脂爲

蠶驅雀老扈跽跽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謂以扈爲官還令依此諸扈而動作也

管子立政水雖過度無害於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粉獲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境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

時均脩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均脩焉勸勉百姓使力作無

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

韓詩外傳召伯出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處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

給家足

前漢書惠帝紀四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又高后紀元年二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註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本務

又文帝紀十二年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

又武帝紀元狩三年遣諷者勸種宿麥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

又平帝紀元始四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

又百官公卿表治粟內史秦官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職粟都尉置官不常置農都尉武帝初置

又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墾冬則畢入於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墾鄰長坐於左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

註里胥如今里吏也門側之堂曰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

又武帝末越過爲駿粟都尉能爲代田一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邇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官卒田其官墾地課得教者多其旁田畷一畝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官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又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

又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

註汜勝之成帝時爲議郎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爲御史

又何武傳武爲刺史行部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過見二千石以爲常

又黃霸傳霸爲潁川太守務耕桑種樹畜養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勸精力能推行之

又龔遂傳遂爲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過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木蠶五十木葱一畦韭家二母雞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欲益

畜果實凌芟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

又召信臣傳信臣爲南陽太守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

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爲雇犁牛直

又禮儀志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郡國縣道官下至十食令史皆服青犢立春幡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

民正月令曰郡國守相勸民始耕

又百官志凡郡國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教乏絕

又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

又卓茂傳茂遷密令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

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流涕隨送

又魯恭傳恭拜中牟令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曰蟲不犯境此一異也

永初元年代簡為司徒

又劉寬傳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每行縣止息亭傳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

又杜詩傳詩拜成皋令再遷為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七年遷南陽太守修治陂池廣拓上田郡內比室殷足時

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又張單傳堪拜潁陽太守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蠶桑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

可支

又秦彭傳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十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脊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

縣於是姦吏踴踏無所容詐

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元年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

又國淵傳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勸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競勸樂

業

又梁習傳建安十八年習表置屯田都尉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

又任峻傳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又蘇則傳則為金城太守親自教民耕種歲大豐收

又杜畿傳畿拜河東太守課民畜犝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

又倉慈傳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發集都尉遷熾煌太守抑挫權右懲恤孤貧甚得其理大族田池有餘

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復其本

又王昶傳昶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所開荒萊勸勸百姓墾田特多

晉書職官志郡國及縣農月皆隨所領戶多少爲差散吏爲勸農又縣五百以上皆置鄉三千以上置一鄉五千以上置二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耆夫一人

文獻通考典農中郎將典農都尉典農校尉並曹公置晉太始一年罷農官爲郡縣後復有之

晉書食貨志武帝泰始五年敕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方禁游食商販

又泰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宜增採屬令吏有所循行帝從之苞旣明於勸課百姓安之

文獻通考晉元帝課督農功二千石長吏以人數多少爲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卽以爲

晉書王宏傳宏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教示曲盡事宜

文獻通考梁司農卿位視散騎常侍主農功倉庫陳因之後因有司殿上土一人掌三農九穀稼穡之政令屬大

司徒

文勸農謁者梁武帝天監九年置屬司農

魏書文成帝紀元年遣尙書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觀察墾殖田畝

文獻通考魏太武帝令有司課畿內之人各列家別戶數所種頃畝明立簿日所種於地首標姓名以辨播殖之功

魏書食貨志天興初制定畿內田四方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爲殿最

隋書公孫景茂傳景茂爲道州刺史好單騎巡人家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

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繇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子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如一家之務

又食貨志河清三年定令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入農桑自春及秋男二十五以上皆布田畝蠶桑之月

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入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令相

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游手焉

文獻通考唐龍朔二年改司農爲司稼咸亨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一人掌東耕供進耒耜及邦國倉儲之事領上林太倉鈎盾導官四署

唐書百官志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爲佐務繁則有支使其三察農桑不勤

又諸屯監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從八品下掌營種屯田句會功課及畜產帳簿以水旱蠲蝗定課屯主動率

官農督欵地課

又節度使兼支度營田招討經畧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支度使復有遣選判官巡官各一人歲以八月考其治否觀察使以豐稔爲上考

又田曹司田參軍事掌園宅口分禾業及墾田

又上州司田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下中州司田參軍事一人正八品下下州司田參軍事一人從八品下五千人以上有副使一人萬人以上有營田副使一人

又縣令掌導風化凡民田將授縣令給之

文獻通考唐開元十有二年夏四月令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兼充勸農使巡按入邑安撫戶口所在與官僚及百姓商量處分賦役差科於人非便者並量事處分積狀奏聞務令安輯勿使繁勞

又上元二年諸州各置司田參軍一人主農事每縣各置田正二人於當縣揀明嫻田種者充務令勸課

又寶應元年詔建巳月諸州刺史縣令及司田參軍令設法勸課令其耕種不得失時貧不能濟戶仍方員處置量事借貸務令存立歲終巡案量其功效

唐書食貨志唐開府軍以扞衝要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尙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爲屯官屯副御史巡

行蒞輪上地五十畝耕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爲三等與民田歲獲多少以中熟爲率有營則以兵若夫千人助收課司農者歲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

歲以仲春籍來歲項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敘功以歲豐凶爲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屯官巡行勸作不時者

文獻通考唐令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三家為保每里設正一人掌按比戶口課殖農桑
又唐考功之法有二十七最二十日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
唐書裴行儉傳子倩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二萬畝以治行賜紫金服

又田仁會傳永徽中為平州刺史歲旱目暴以祈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今田使君挺精誠今上
大開中田政兩分山出雲倉庫實今禮義申願君常在令不患貧

又李惠登傳惠登拜刺史政清靜居二十年邑賦闕戶口日增人歌無之節度使于岫狀其績詔加御史大夫
升隋為上州

又何易于傳易于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旁民挽車易于身引舟朴
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容疾遣去

五代史雜傳張全義為河南尹披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畝畝之間

文獻通考宋太祖開基分命朝臣出守列郡統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政焉其後文武官參為知州
軍事二品以上及帶中書樞密院宣徽使職事稱判太守掌總理郡政宣布條教歲時勸課農桑旌別孝
悌

又建隆元年應天下諸縣除未畿外有望繫上中下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
宋史太宗紀淳化五年九月遣使分行宋毫陳穎泗壽鄆蔡等州按行民田被水及種蒔不及者並蠲其
租

文獻通考至道元年六月詔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於印紙以俟旌賞二年以陳靖為勸農使按
行陳許蔡穎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
宋史真宗紀天禧四年九月分遣近臣張知白晁迥樂黃日等各舉常參官詣路轉運及勸農使

文獻通考真宗置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充始命屯田李拱為之副以武臣開門祇候以上充天禧
四年加勸農使俄改提點刑獄勸農使又以武臣為副使天聖嘉祐中罷熙寧十年復置勸課農桑

又熙寧二年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事應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按唐圩埤堤堰溝洫之
法

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大小酬賞

宋史徽宗紀政和元年夏四月立守令勸農黜陟法二年夏四月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農於境內躬行阡陌程督勤惰

註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力三曰戒游手四曰謹時候五曰戒苟簡六曰厚蓄積七曰備水旱八曰戒牽牛九曰置農器十曰廣栽植十一曰恤苗戶十二曰無妄訟

文獻通考宋南渡之後紹興十五年閏十一月司農鍾宋樸請令守令以歲仲春出郊勞農遂爲故事宋史食貨志太平興國中南京諸路詩民共推揀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

文獻通考宋制委戶部長貳左曹分按法曰農田掌農田及田訟務限奏豐稔驗水旱蟲蝗勸課農桑兩佃地土令任任滿賞罰繳奏諸州雨雪檢校災傷逃絕人戶

又初朝議置勸農之名然無職局天禧四年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爲勸農使使臣爲副使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恤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稻稅凡農田事悉領焉

金史章宗紀泰和三年六月遣官行視中都田禾水澤分數八年夏四月詔諭有司以苗稼方興宜速遣兵分道巡行農事以備蟲蝻

又宣宗紀興定四年秋七月詔參知政事李復亨爲宣慰使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副之循行郡縣勸農元史世祖紀至元六年八月詔諸路勸課農桑命中書省采農桑事列爲條目仍令提刑按察司與州縣

官相風土之所宜講究可否別頒行之又至元七年二月立司農司以參知政事張文謙爲卿設四道巡行勸農司閏十一月申明勸課農桑賞

罰之法十二月改司農司爲大司農司添設巡行勸農使副各四員以御史中丞寺羅兼大司農卿又張文謙傳文謙邢州沙河人至元七年拜大司農卿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

又董文用傳至元八年立司農司授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文用巡行勸農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以郡守移刺某爲能作詩表異之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

勸課官司

明史職官志。戶部尙書。以樹藝課農官。以蠲減賑貸均糶捕蝗之令。憫災荒。

又方克勤。授濟寧知府。時始詔民墾荒。閱三歲。乃稅。吏徵率不俟期。民謂詔旨不信。輒棄去。田復荒。克勤與民納稅如期。區田爲九等。以差等徵發。吏不得爲奸。野以日闢。視事三年。一郡饒足。

又陳幼學。授確山知縣。墾萊田八百餘頃。調繁中牟縣。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難墾。令民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未幾草盡。得沃田數百頃。悉以畀民。有大澤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幼學疏爲河者五十七。爲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獲利。遷湖州知府。霖雨連月。禾盡死。幼學大舉荒政。活饑民三千四萬有奇。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六

勸課

新報

詩小雅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傳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田祖先嗇也箋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御迎也疏孟春月以

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澍之雨也

又大雅以典嗣歲

箋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祀報而祀天者將來新歲之豐年也

又周頌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傳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箋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

求有良司穡也

詩小序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箋祈禱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是也疏郊以報天而必兼言祈穀者以人非神之福不生為郊祀以

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之也

又豐年秋冬報也

集註此報賽田事之樂歌

又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疏王者於春府親耕藉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焉

又良耜秋報社稷也

疏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為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成之功焉朱註此亦

報賽田事之樂歌

周禮地官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

歲時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祀州社也

又黨正春秋祭祭國索鬼神而祭祀
註樂謂等祭水旱之神荆川稗編等以祈雨祭以祈晴王昭禹曰索鬼神而祭祀乃萬物之神蓋萬物所以生所以成凡人之欲皆有以養之凡人之求皆有以給之孰為此者其神乎先王於是報禮焉凡索鬼神之祭所以報本而反始也鄭弔曰蟠言其名索言其實

又鼓人以靈鼓鼓社祭

註靈鼓六面鼓也社祭地祇也

又春官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註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
疏大裁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祠于上下天地神祇禱祠兩言之者欲見初禱後得福則祠之也

又肆師社之日蒞卜求歲之稼

註社祭土為取材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
疏祭社有一時謂春祈秋報之者報其成熟之功今卜者求歲亦如今年宜稼也

又齋章凡國祈年于田祖飲幽雝擊土鼓以樂田畷國祭蜡則飲陶頌擊上鼓以息老物

註祈年新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王昭禹云豐年雖本於天時順有祈之亦成乎人事爾先齋神農也以其如教天下耕稼故祈之陳及之云田畷田大夫古有功於農事者成周之時春祈年於上帝田祖田畷皆祭之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先王蓋以田祖田畷其生也有功於農事今農事將興舉而祭之不惟示重農之意亦所以勸農之力田者况大如上帝則祈之次如社稷則祈之則祈田祖田畷尚何疑乎李景齊云祈年之禮王政之所急先故宜歌雅小雅甫田之詩所謂祈年而吹幽雅者毋乃古是乎祭蜡而吹幽頌蓋頌者以其成功告神明而蜡祭之設所以答鬼神之功故宜歌頌

又大祝掌六祇之辭一曰順祝

註順祝順豐年也

又小祝掌小祭祀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

註釋順豐年而順爲之祝辭者按管子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意皆欲知此是豐年順民意也故設祈禮以求豐年而順民故云爲之祝辭也

又夏官天司馬火祭獻禽以祭社

月令廣義註春田主祭社以土方施生有所焉

又羅弊致禽以祀社

註祈當爲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也註釋以秋物成四方神之功故報祭之云

禮記月令擇元日命民社

註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月令廣義注爲春事與故祭之所以祈農也

又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廣義註爲民祈雨以祀也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若周禮女巫凡邦之大雩歌哭而請亦其義也

又季秋之月大饗帝

方慇曰雩所以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以仲夏者以陰生於午而物成之始也以祈物之成而已報必於季

秋者以陽窮於成而歲功之終也所以報歲之功而已

又合主祠祭禽于四方

註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社疏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爲主也

又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

註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故云祈社是報功故云割

又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註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勾芒之屬天之神祇祠中司命風師雨師

又禮運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

疏天子至尊而欲自祭社欲使報恩之禮達於下也地出財故云列地利也

又郊特牲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邱乘共案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疏報美結也皇氏云國人畢作是報本而邱乘共案盛是反始言案盛是社所生故云返始也

又天子大蜡八伊者氏始為蜡蜡也者案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疏伊者氏神農也其以初為田事故為蜡祭以報天也集註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嘏四緇虎

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合猶閉也閉菽之月萬物各已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神之有功者故求索而祭享

之也

又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

註先嗇神農也報嗇謂報其教民樹藝之功祭百種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焉

又饗農及郵表嘏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疏不忘恩而報之是仁有功必報之是義也

又祭有斯焉有報焉

註祈猶求也報謂若獲禾報社也

公羊大考者何旱祭也

註考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考大旱可知也

又言考則早見言旱則考不見

註必言考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之急也

穀梁零月正也零得雨曰零不得雨曰旱

註零者夏所殺實之禮也旱亦用焉

又秋大零零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盡未可以零也

疏非必百穀至而零祀之設本為求雨求雨之意指為祈穀故周頌噫嘻之篇歌春夏而同名至於修零祀

不異故此傳言毛澤未窮人力未竭言人力之功施於種植種植之義在於禾黍也聖人重謝請必為民

民之本務在於春夏春夏祈穀先嚴其儀其具其器物雖修其禮其精神有感故一時盡心專力求請求請

不得夫時

左傳大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疏神以人為主人以穀為命人以精意事天天以宜稼佑人以此謂之祈農

又能見而秀

註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求膏雨

又秋大雩旱也

註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

又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

註有水旱之災則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日祭祭為營備用幣以祈福祥星辰之神若質沈者疏祭是祈禱之小祭耳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壇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

國語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據而烝內要也

註土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脈發社者助時求福為農始也烝拾也冬祭曰烝因祭社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

也

又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註社春分祭冬祭曰烝

爾雅釋訓舞號雩也

註雩之祭舞者呼嗟而求雨疏雩之祭有舞有號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

史記社所以親地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所以尊天而親地也社其家盛所以報本返始也

又農氏始教耕於是始作蜡祭

路史炎帝神農氏每歲陽月孟百種率萬民蜡於國中以其歲之成

漢書郊祀志天江海百川之大者也其令祠官以禮為成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

禮志天子親耕故自立社為藉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王景侯論王

社亦謂春祈耕田秋而報之也

又太社爲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舞鼓主奉以從是也

齊禮志晉承和中嘗祈上帝百辟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

又何終之議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禘祭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爲者一禮雖有冬至報天初無得雨賽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不容別有賽答之事也

宋禮志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畷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

隋禮儀志古先王法施於人則祀之故以句龍主祀周棄主稷而配焉歲凡再祭蓋春求而秋報也

又南郊之祭卽是圓丘日南至於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祈農謂之二祭無別天也

又何終之議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後周冬至於圓丘大報天也夏正月郊以祈農事故有啓蟄之歲自晉太始二年並圓丘方澤同於二郊是知今之郊禋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二途也帝曰圓丘自是祭天先農卽是祈穀但就陽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後陽氣起於甲子既祭昊天宜在

冬至祈穀時可依古必須啓蟄在一郊壇今爲二祭自是冬至謂之祀天啓蟄名爲祈穀

唐禮樂志王仲印議夫祈穀本以祭天也然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穀也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

冊府元龜唐開元二十五年勅時和年豐神所福也精意備物祭之義也朕每爲蒼生嘗祈稔歲微誠有厚不應

乃彰今宗社降靈神祇効祉三時不害百穀用成遂使京坻遍於天下和平之氣旣無遠而不通禮祀之典亦有

祈而必報

又唐天寶元年詔社爲九土之尊稷乃五穀之長春祈秋報祀典是尊而天下郡邑所置社稷等如聞祭事或不

備禮苟崇敬有虧豈靈歟所降欲望和氣豐年焉可致也朕承惟典故務在潔誠俾官吏盡心庶蒼生蒙福自今

已後應祭官等庶事宜倍加精潔以副朕意其社壇側近仍禁樵牧至如百姓私社宜與官社同日致祭

又天寶三年遣使八祀嶽瀆詔務農勸穡器用天道人和歲稔實賴休徵頃者春夏之交稍愆時雨收穫之際復

屬秋霖慮害農功每祈乎佑遂得百神降福羣靈效靈旣不爲災仍多善熟幽贊之靈普洽於生人昭報之儀式

遵於祀典

又八年詔九州之鎮實著禮經三代之典必崇望秩事既屬於報功義有符於錫命其九州鎮山除入諸嶽外宜並封公仍各置祠守者量更增修儲慶發祥當申昭報宜令所在長官各陳祭禮名山大川亦量事致祭

又十四年制書云咸秩羣望詩曰懷柔百神永惟明徵豈忘昭報今我稼穡頗勝嘗年實賴靈祇福餘餘歲其五嶽四瀆所在山川及得道昇仙靈跡之處宜委郡縣長官至秋後各令醮祭務崇嚴潔式展誠享

淮南子鄧天望山川禱祀而求福雪兌而請雨

白虎通王者報地德禮西郊

又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常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

又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歲再祭何者春求穀之義也

又諸侯社稷皆少牢社稷爲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也

又太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

又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報功也

孝經緯社土地之主也土地潤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徧祭故立稷神以祭之
援神契仲夏獲禾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

月令廣義注按中夏無禾可獲報稷當在秋

春秋繁露大旱雩帝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

解大旱陽滅陰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大水者陰滅陽也故鳴鼓而攻之

又早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

論衡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百穀

又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星求春之福也四方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

又春秋魯大雩早求雨之祭也早久不雨禱祭求福

又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

又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修理設位敬恭祈求故事社之義也
說文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

又祈穀食新曰離屨

又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

又雩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

風俗通祀典既已立稷又有先農無爲孟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

以報功

又臘接也新故交接狎臘大祭以報功也

玉燭寶典蜡者報百神

文心雕龍天地定位祀徧羣神六宗既禮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典焉

柳宗元蜡說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蜡進有司以問蜡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

陳氏禮書古者言社必及方則社爲民祈方爲民報祈在春報在秋

又社所以祭五土之元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百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法王社侯社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園社

則稷之新報在焉故皆有稷

潛確類書開元十一年親祠后土爲蒼生祈穀自是神明昭佑累年豐登有所必報禮之大者

杜氏通典報田之祭其神曰先嗇即神農初爲田事故以報之

又蜡之義自伊耆氏之代而有其禮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是報田之祭也其神神農初爲田事故以報也

又周仲秋辰日祭靈星於國之東南王者所以復祭靈星者爲人所時以種五穀故別報其功

文獻通考婚祭也所以報一歲之成功求嗣歲之福也

又沙隨程氏曰八蜡之祭爲民設教也厚矣古有始爲稼穡以易佃漁俾吾卒歲無饑不與禽獸爭一旦之命者
類先嗇是德故祭先嗇焉曰司嗇者謂修明其政而潤色之者也曰農者謂傳是業以授之於我者也曰郵表織

者豈非田圃遺也。鄭表也者，謂蠶蠶分理以是爲準者也。昔之人爲是而勞，今我蒙之而逸，蓋不得不報也。曰：「猫虎者，謂能除鼠豕之害，吾稼者也。」曰：「坊者，謂昔爲隄防之人，使吾禦水患者也。」曰：「水庸者，謂昔爲畝澮溝洫，使吾爲早備者也。」曰：「昆蟲者，先儒謂昆蟲害稼，不當與祭，乃易以百種，是不然。所謂昆蟲者，非祭昆蟲也。祭其餘昆蟲而有功於我者也。」夫以表綴坊庸之賤，隸猫虎昆蟲之細，效吾不敢忘，皆得以上配先書司書之享，其民勤於功利，推而廣之，等而上之，視君親如天，地而不放，慢也。

文獻通考註梓曰：門外新穀於天也。

又后稷始爲農事，故祭以求年豐。

事物紀原：十月農功畢，里社置酒食，以報田神，因相顧樂，或謂坐禮始於周人之蜡云。

荆川神編：旱雩祭舉火，故雩以祈雨，用皂衣祭以祈晴，用朱衣。

又歌雲：漢於雩，早祈雨多在六月，以林鐘商譜首章，以林鐘羽譜後七章。此詩誠古人雩祭所歌，然今未必能信用。

唯以陰求，陰則救旱，晴雨者所宜急。

曾氏農書記曰：農事有所爲，有報焉，所以治其事也。天下通祀，惟社與稷。社祭土，句龍配焉；稷祭穀，后稷配焉。此二祀者，實主農事，戴芟之詩，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之詩，秋報社稷也。此先王祈報之明典也。匪直此也，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禱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與夫法施於民者，以勞定國者，鉞禦大菑者，能捍大患者，莫不秩祀。先王載之典禮者，之令式歲時行之，凡以爲民祈報也。周禮篇章，凡國新年於田，祖則飲，幽雅擊土鼓，以樂田峻，爾雅謂田峻乃先農也。於先農有所爲，則神農后稷與世俗流傳所謂田父田母皆在所祈報可知矣。大田之詩，言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滄溟淩淩，與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祈之之辭也。甫田之詩，言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此報之之辭也。繼而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以穀我士女，此又見因所報而寓所祈之義也。若夫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於上帝，蓋大雩帝之樂也。豐年之詩，言秋冬報者，烝嘗之樂歌也。然於上帝則有新而無報於祖妣，則有報而無祈。豈關文哉，抑互言之耳。此又祈報之大者也。又青蠶者，亦有祈禱報謝之禮。皇

所資反關祭禮蓋古者未極牛耕故祭有關與至春秋之時始教牛耕後世田野開闢穀實滋盛皆出其力雖知有愛重之心而曾無愛重之實近年耕牛疲瘠損傷甚多亦曷曠禱祓除祛禍祈福以報其功力豈爲過哉亦不
忘乎穀之所自農之所本也

東陽縣志夏至凡治田者不論多少必具酒肉祭土穀之神東草立標插諸田間就而祭之爲祭田麥蓋麥秋既
祭稻米方茂義兼新報矣

又六月六日農家於是日祀穀神謂之六六福蓋亦農人所穀報賽之義

月令廣義三月初三日祈農

註南齊志祓祭也

又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祀以祈年豐

又秋報社

註月令無文意豐年然後報

又十二月臘報神

註漢舊儀臘者報諸鬼神古聖賢有功於民者也

農政全書晴祭與耕田相爲終始當夫東作方興之始旣舉耕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以帥先農民以與其
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疇之禮以報先耆於冬而以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勩之苦是故舉先王
莫大之禮是亦廣聖君莫大之恩也

又大嘗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零祭山川而祈雨也

又按禮志祈報周官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元祈福祥於是歷代皆有禱禱之事宋因之有所有報祈用
酒脯醢郊廟社稷或用少牢其報如常祀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七

勸課

本朝重農

教諭一

太祖高皇帝

諭今日仗義伐明天必佑我天佑我天佑可以克敵但我國儲積未充縱得其人民畜產何以養之若養其人民畜產恐我
國之民反致耗損惟及是時撫輯吾國固疆固修邊備重農積穀爲先務耳

太宗文皇帝

天聰七年

諭各牛衆額眞曰田疇虛舍民生攸賴勸農講武國之大經爾等宜各往該管屯地詳加體察不可以部務推諉
若有二三牛衆同居一堡者著於各田地附近之處大築墻垣散建房屋以居之遷移之時宜聽其便至於樹
藝之法窪地當種梁稗高田隨地所宜種之地瘠須加培壅耕牛須善飼養爾等俱一一嚴飭如貧民無牛者
付有力之家代種一切徭役宜派有力者勿得累及貧民如此方稱牛衆額眞之職若以貧民爲可虐濫行役
使雅爾等子弟徇庇免其差徭則設爾牛衆額眞何益耶至所居有卑濕者宜令遷移若憚於遷移以致傷稼
害畜俱爾等牛衆額眞是問方今疆土日闢凡田地有不堪種者儘可更換許訴部臣換給如給地之時爾等
牛衆額眞章京自占便地沃壤將遠瘠之地分給貧人許貧人陳訴

崇德二年

諭昨歲春寒耕種失時以致乏穀今歲雖復春寒然三陽伊始農事不可失也宜早勤播種而加耘治焉夫耕耘及
時則稼無災傷可望有秋若播種後時耘治無及或被蟲災或逢水澇穀何由登乎凡播種必相其土宜土燥則
種麥穀土濕則種秫稗各屯堡撥什庫無論遠近皆宜勤督耕耘若不時加督率致廢農事者罪之

世祖章皇帝

順治六年

諭自兵興以來地多荒蕪民多逃亡流離無告深可憫惻著戶部都察院傳諭各撫按轉行所司凡各處逃亡民人不論原籍別籍必廣加招徠編入保甲俾之安心樂業察本地方無主荒田州縣官給以印信執照開墾耕種永准爲業俟耕至六年之後有司官親察成熟畝數撫按勘實奏請奉旨方議徵收錢糧其六年以前不許開徵不許分毫貪派差徭如縱容衙官衙役鄉約甲長借端科害州縣印官無所辭罪務使逃民復業田地開闢漸多各州縣以招民勸耕之多寡爲優劣道府以責成催督之勤惰爲殿最每歲終撫按分別具奏

順治八年

諭田野小民全賴地土養生朕聞各處園占民地以備畋獵往來下營之所夫畋獵原爲講習武事古人不廢然恐妨民事必於農隙今乃奪其耕耨之區斷其衣食之路民生何以得遂朕心大爲不忍爾部速令地方官將前園地土盡數退還原主令其乘時耕種

諭朕出獵回見禾稼茂盛足見行秋恐爾等仍前放鷹馳獵以致蹂躪田禾殊堪軫念今後必俟農隙之時方許放鷹勿得玩違

順治十二年

諭戶部曰朕有天下皆我

太祖

太宗積德施仁開創鴻緒以貽藐躬朕旣爲生民之主一夫不獲時履朕衷念自明運式微流賊煽亂朕奉

天威命救民於水火之中靡土人民如依父母以爲必蒙愛育得享昇平豈意比年以來水旱頻仍干戈未靖轉輸勞午民不聊生蕩析離居鬻及妻子孰孰無告轉輾呼號想其怨咨必歸於朕言念及此何以仰副

祖宗付託之意中夜以興潛焉出涕雖未能減賦蠲租實欲除苛去甚與良有司共圖休養已有諭旨令內外大小官員悉心條奏通達下情嗣後各地方錢糧凡橫徵私徵暗加火耗荒田逃戶灑派包賠非時預徵蠲免不實災傷逆報踏勘騷擾妄典詞訟妨奪農時等弊一嚴行禁革有違犯者該督撫卽行糾參治罪如督撫徇縱部院科道官訪實劾奏

順治十四年

爾時方入秋田禾在野必雨賜時若乃望西成今霖潦未休傷稼可慮于和召診定有由來朕夙夜祇懼循省愆尤大小臣工亦俱宜洗心滌慮協圖修省以格

天心仍遣官於

園丘虔禱晴霽

順治十七年

諭今夏亢陽日久農事堪憂朕念致災有由痛自刻責殺為民天非雨不遂竭誠祈禱積有日時乃精誠未達雨澤尚稽晝夜焦心不遑啓處茲卜是月之十三日豫行齋戒黎明步至南郊是夜子刻祭告

園丘祈禱甘雨以拯災黎若仍不雨則再行躬禱務回

天意

聖祖仁皇帝

康熙十年

諭禮部今歲三春無雨風暵日作耕種愆期民生何賴皆由朕躬涼德政治未協大小臣工不能殫忠為國恪修職

業瞻顧因循惟圖自便偏私怠忽致干天和用是朕夙夜靡寧深切儆惕今實圖修省勵精勤政體

上天仁愛之意咸召休和為民請命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大小官員各有職掌皆宜體朕倚任至意共効贊襄持

廉秉公克盡厥職洗心滌慮痛改前非以迓天和爾部即遵諭通飭祈雨事宜照例作速舉行

諭今已入夏亢陽不雨農事堪憂朕念切民生躬自刻責特頒嚴旨戒飭各臣修省過愆祈求雨澤乃精誠未達霖雨

尙稽朕心晝夜焦勞不遑啓處茲朕虔誠齋戒躬誌

天壇祭告懇祈甘霖速降以拯生民爾部作速擇吉其祭告儀物即行備辦

諭耕藉大典事關勸農來春應照例舉行其應行事宜詳察典例具奏

康熙十二年

諭戶部自古國家久安長治之謨莫不以足民為首務必使田野開闢蓋藏有餘而又取之不盡其力然後民氣和樂律成豐亨像大之休見行墜荒定例俱限六年起科朕思小民拮据開荒物力艱難恐催科迫反致失業朕

心深爲軫念以後各省開墾荒地俱著再加寬限通計十年方行起科其該管地方官員原有議敘定例如新任之官自圖紀敘故掩前功紛更擾民者著各該督撫嚴行稽察題參處分

康熙十八年

諭禮部民資粒食以生今時值夏令雨澤未降久旱傷麥秋種未下農事堪憂皆由朕躬涼德政治未協大小臣工不能廉已愛民勤修職業致干天和朕用是夙夜靡寧深切警惕實圖修省諸臣亦宜循省過愆恪共乃職期於共襄治理咸召休和茲當虔誠齋戒躬詣

天壇親行祈禱爲民請命爾部卽擇期具儀來奏

諭民生以食爲天必蓋藏素裕而後水旱無虞自古耕九餘三重農貴粟所以藏富於民經久不匱洵國家之要務也凡以連年豐稔粒米充盈小民不知蓄積恣其狼戾故去年山東河南一逢歲歉卽以饑饉流移見告雖議蠲議賑加意撫綏而被災之民生計難遂良由地方有司各官平日不以民食爲重未行申明勸諭之故近據四方奏報雨澤霽足可望有年恐豐熟之後百姓仍前不加撙節妄行耗費著各該地方大吏督率有司曉諭小民務令力田節用多積米糧庶俾俯仰有資凶荒可備以副朕愛養斯民至意

康熙二十一年

諭禮部農事爲民生之本必雨雪以時庶春耕不愆秋成可期今歲入冬以來尙未降雪忽陽日久晴序失宜田畝驟乾恐妨明年農作應虔行祈禱爾部卽照例作速舉行

康熙二十三年

諭戶部民爲邦本必年穀順成家給人足乃愜朕撫育羣生之意比者巡行近畿見閭閻生計僅支日用乃米價漸貴民食維艱又聞河南地方年歲荒歉所在苦饑小民無以資生恐致流移失所朕心深切軫念直隸應作何平糶及勸諭捐輸河南應行緩徵併鼓勵捐輸設法賑濟等項事宜著九卿庶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諭吏部尙書伊桑阿朕車駕南巡省民疾苦路經高郵寶應等處見民廬舍田疇被水淹沒朕心深爲軫念詢問其故緣高寶等處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淤澱遂致壅塞今將入海故道濬治疏通可免水患自是往還每念及此不忍於懷此一方生靈必圖拯濟安全咸使得所始爾朕意爾同工部尙書薩木哈住被水災州縣逐一詳

勘期於旬日內覆奏務期濟民除患縱有經費在所不惜爾等體朕至意速行
康熙二十五年

諭工部右侍郎孫在豐朕前因巡幸爰至江南見高寶興鹽山江泰等處積水汪洋民罹昏墊甚憫之應行開濬
下河疏通海口俾水有所歸民闢始得耕種特發帑金拯救七邑災民屢集廷議兼詢輿情允協會議事當釐舉
茲命爾前往淮揚所屬下河一帶車路等河并串揚河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挑濬事務專屬於爾監修爾宜往
來親歷多方經畫講求源流脉絡次第興工督率帶去司官等務實心任事毋得怠忽擾害其司道府廳州縣等
官如有違犯貽誤及勢豪縉紳妄行干預包攬生事阻撓工程者指名參奏濬過工程丈尺用過夫料數目造冊
畫圖貼說具奏爾受茲專委須竭忠盡力悉心區處速竣大工使海口疏通水消田涇蒸黎復業以副朕救民至
意

諭大學士勒德洪等曰者遣部員自幾林烏喇至黑龍江以蒙古席白達呼里索倫等人力耕種田穀大穫夫民食
所關至重來歲仍遣前種田官員以蒙古席白達呼里索倫等人力耕種郎中博奇所監種田地較諸處收穫為
多足供驛站人役之口糧又積貯其餘穀博奇効力視衆為優其註之冊此遣去諸員可互易其地監視耕種博
奇又復大穫則議敘焉

康熙二十八年

諭山東巡撫錢莊朕軫恤民隱載舉時巡懋宣德化勤求疾苦比至山東所經城邑百姓扶老攜幼夾道歡迎朕聞
及連歲順成民生少得安業第思百姓足則國家充裕若期比戶豐盈必以蠲租減賦除其雜派為先邇年以來
各省地丁錢糧已經節次豁免山東地丁正賦意欲來歲蠲除茲因巡幸至此特先諭該撫速行曉示日傳三百
里遐村僻壤咸使聞知以副朕省耕問俗之意

諭內閣頃者時已初夏雨澤雖降而猶未霑足其命禮部照前祈禱之禮三日禁止殺牲不理刑名事務虔恭齋祓以
祈甘雨

諭大學士伊桑阿今歲旱已久其傳諭九卿詹事科道朕與卿等靜處以俟之耶應行應革事有無耶抑何以禱祀而
求之耶其會同詳議以聞

諭禮部時已仲夏雨澤未霑農事堪憂已經遣官於諸壇祈求未應朕夙夜靡寧今特遣官於

天壇

地壇

社稷壇虔行禱祀爾部卽察例擇期來奏

諭禮部自春徂夏時雨愆期朕念切民生躬自刻責祇祓齋居戒飭臣工共圖修省曾經遣官徧禱

天地神祇微雨雖降未沛祥霖今三伏屆期農事可慮朕心彌切焦勞不遑寧處茲乃潔誠齋戒遣官於

天壇虔行禱祀尙期仰格

蒼昊下拯黔黎爾部卽察例擇日來奏

康熙二十九年

諭戶部朕撫御區宇夙夜孜孜惟期厚民之生使漸登殷阜重念食爲民天必蓋藏素裕而後水旱無虞曾經特頒諭

旨著各地方大吏督率有司曉諭小民務令多積米糧庶俾俯仰有資凶荒可備已經通行其各省徧設常平及義

倉社倉勸諭捐輸米穀亦有旨允行後復有旨常平等倉積穀關係最爲緊要現今某省實心奉行某省奉行不力

著再行各該督撫確察具奏朕於積貯一事申飭不啻再三藉令所在官司能具體朕心實有儲蓄何至如直隸地

方偶罹旱災輒爲補苴之術嗣後直省總督巡撫及司道府州縣官員務宜恪遵屢次諭旨切實舉行俾家有餘糧

倉庾充裕以副朕愛養生民至意

諭戶部朕惟阜民之道端在重農必東作功勤然後西成有賴畿輔地方去歲遭罹荒歉已經蠲免錢糧特發帑金兼

支倉粟賑濟雖小民糊口有資其子粒牛具恐多匱乏今時屆首春田功肇始若弗經營措給將誤儉載之期播種

不齊倉箱何望直隸被災州縣衛所窮民有不能自備牛種等項者該督撫率有司勸諭捐輸及時分行助給務令

田疇徧得耕易毋致少有荒蕪入旗官兵皆倚屯莊收穫用以資生若有被災貧乏耕作無力者該都統等通行各

該佐領酌量攸助牛種所有莊田勿致播種後時以副朕敦本勸農愛養兵民至意

康熙三十年

諭戶部塞外聚穀甚屬要務故耕稼土田以廣積貯爲至切也遼爾湖之地其田以內府莊田之人耕之可令總管內

務府於各莊屯內遺其丁壯其穀種未耜及諸田器耕牛皆令豫備於三旗內府官員新滿洲護軍披甲之中熟諳農事者擇而遣之呼爾湖之地其田以八旗諸王莊屯之丁壯耕之其穀種未耜及諸田器耕牛咸令豫備熟諳農事之人擇而遣之墾闢耕種之時稷與大麥油菜麥四種穀皆可藝植稷宜多種之存麥宜少種之遣往耕田之人田既耕種畢則酌留耘田之人其餘人遣還穀既熟則所留耘田之人可以收穫此農人所食之米於古北口所貯之米石中計口而投之西拉木倫之地其耕田悉照原議遣盛京人役前往俟農畢秋成之後視豐收地方其治田人員該部議敘爾等其議以聞

康熙三十一年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積穀者至要之務也誠有所積貯難遇災傷斷不致於饑饉但小民不知儲蓄每值豐收之年恣意糜費及逢儉歲遂底困窮今特屆麥秋可教各該地方官勸諭百姓比戶量力共相樂輸委積儲峙州縣官將捐助者姓名各與米數註冊秋成之後亦做此行焉其春時乏食者貸與之至秋照數收入以爲積蓄夫每年於麥穀告登之候勸勉捐輸則數歲之間倉庫充裕卽罹災疫民食自可不虞匱乏矣

康熙三十二年

諭內閣日者盛京招民有議敘之例今西安等處流民尚有未歸本業者茲西安等處流民招復幾戶復歸本業助給牛種等物令之耕種收穫一季者其宜議敘吏戶二部察例以聞

諭內閣聞山東今年田收之後蝗螟叢生必已遺種於田矣而今歲雨水連綿來春少旱蝗則復生未可知也先事豫圖可不爲之計與乘時竭力盡耕其田庶幾蝗種瘞於土而糜爛不復更生矣若遺種卽有未盡來歲復萌地方官卽各於疆理區畫逐捕不使滋蔓其亦大有益也命戶部速牒直隸山東河南陝西山西巡撫等示所領郡縣咸令悉知田則必於今歲來春皆勉力耕耨蝗螟之灾務令消滅若郡縣有不能盡耕耨其田者蝗或更生則必力爲捕滅毋使蝗灾爲吾民患

諭戶部朕念切民生時屢宵旰或在宮禁之中或經巡省之地務以編撰疾苦備悉諮詢其從各省來京陛見官員及往來奉使人等亦無不以該省雨澤會否應時田畝有無收穫並閭閻資生情形一一體訪比年以來因國家經費尙充遂將各省地丁額賦及舊欠錢糧節次蠲免卽從前未經停征之漕糧亦逐年免征總欲使海隅蒼生

培固元氣庶臻於家給人足之風今歲畿輔地方雖禾稼未獲稔收初意小民餬口之需猶足資給未必生計遂至艱難項者展調

山陵沿途察訪民隱見今歲雨水過溢田畝被淹沒者甚多穀耗不登米價翔貴又聞順天河間保定永平四府所屬皆然目前米價既貴將來春夏之際時值益昂小民必艱粒食此朕目所親視若來歲錢糧仍然徵收朕心實有未忍順天河間保定永平四府康熙三十三年應徵地丁銀米著通行蠲免所有歷年舊欠悉與豁除行文該撫曉諭各屬務令人霑實惠以副朕子育黎元至意

康熙三十三年

諭內閣朕處深宮之中日以閭閻生計爲念每巡歷郊甸必循視農桑周咨耕耨田間事宜知之最悉誠能豫籌積事廣備災殿庶幾大有裨益昨歲因雨水過溢卽慮入春微旱則蝗蟲遺種必致爲害隨命傳諭直隸山東河南等省地方官令曉示百姓卽將田畝亟行耕耨使覆土盡壓蝗種以除後患今時已入夏恐蝗有遺種在地日漸蕃生已播之穀難免損蝕或有草野愚民云蝗蟲不可傷害宜聽其自去者此等無知之言切宜禁絕捕蝗弭災全在人事應差戶部司官一員前往直隸山東巡撫令其申飭各州縣官親履隴畝如某處有蝗卽率小民設法掘土覆壓勿致成災其河南山西陝西等省亦行文該撫一體曉諭欽依

康熙三十六年

諭內閣下河地方久罹水患朕心時切軫念前命挑濬白駒岡門等口原欲使水盡流通田皆潤出今見興化泰州等州縣積水尚多田仍淹沒民生甚屬苦累著行文總漕總河親往會勘將下河積水何故壅塞不能迅流應作何盡令歸海潤出民田之處詳閱議奏

康熙三十七年

諭內閣霸州新安等處此數年來水發時渾河之水與保定府南之河水常有泛漲旗下及民人莊田皆被淹沒詳詢其故蓋因保定府南之河水與渾河之水匯流於一處勢不能容以致泛溢此二河道著左都御史于成龍往保定府南河著原任總督王新命往作何修治令其水自分流詳看繪圖議奏今值農事方興不可用百姓之力遣旗下丁壯備器械給以銀米令其修築伊等往時部院衙門司官量帑式酌量奏請帶往於十日之內卽令修

行

論大學士伊桑阿等開濬下河民生攸繫朕爲閩閩疾苦深切軫念曾命觀音布孫在豐于成龍王新命等專司開濬伊等俱奏工程告竣民生大蒙利益載在冊籍存部可攷人亦具在可以質詢也由今觀之祇是虛糜國帑水勢並未消滅田畝並未涸出所謂有益民生者果何在耶今桑格又奏當行開濬而九卿並不詳詰從前開濬諸人亦不稽考冊籍遽議准行如果此次開濬巨浸全消疆理盡復民業得濟朕於錢糧絕無吝惜卽動發帑金令其興工而已至捐助事例並不宜允行卽今山陝所捐銀米其事尙未明晰也若下河果如其所請疏鑿開濬而桑格等能必水卽消田卽出有裨於民以身家保奏卽令開濬之御史吳甫生亦以此事係奏所言甚是可將其疏并發九卿詳詢前次督濬者復稽攷冊籍確議以聞

康熙三十九年

論戶部國家要務莫如貴粟重農朕宵旰圖治念切民生惟期年穀順成積貯饒裕於以休養黎元咸登樂利今聞直隸各省雨澤以時秋成大熟當此豐收之時正當以機謹爲念誠恐歲稔穀賤小民罔知愛惜粒米狼戾以致家無儲蓄一遇歲歉遂至飢離著該督撫嚴飭地方有司勸諭民間樽節煩費加意積貯務使益藏有餘閭閻充裕以副朕重農敦本愛養元元至意

康熙四十二年

論戶部朕躬理幾務年久深知稼穡之事念阜民之道期於有備去冬北地少雪今春雨澤微降尙未霑足誠恐蝗蝻易生有傷農事所在官吏亟宜先時預防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江北地方歷年積貯倉糧果否足額該督撫宜確加稽核務使庫有餘儲不致匱乏其一切預備事宜須悉心講求料理縱年歲不甚豐稔亦可賑濟無虞至直隸各省現今雨澤有無多寡著該督撫卽行具摺奏聞以紓朕宵旰勤民之意

康熙四十二年

論東省在京官員朕四次經過山東於民間生計無不深知東少與他省不同田間小民俱依有身家者爲之耕種豐年則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窮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則己身並無田畝產業有力者流移於四方無力者卽轉死於溝壑此等情狀爾東省大臣庶僚及有身家者亦當深加體念似此荒歉之歲雖不能大爲拯濟

若能輕減所入田租以各贍養其佃戶不但深有益於窮民卽爾等日地日後亦不致荒蕪如果民受實惠豈不勝謝恩千百倍耶這奏謝已悉所司知之

諭山西巡撫馮禮朕君臨天下四十餘載無一刻不以蒼生爲念近因西省望幸甚切故於冬時農隙減從輕騎由晉以入秦入境以來觀風問俗見官方微有廉風民生畧有起色閭閻之間俗樸尙儉朕心少慰朕自弱齡讀書往往以不知窮簷僻壤之疾苦爲嘆息所以留心於官方吏治凡有往來者必先諮詢民情豐歉偶有失時定加蠲賑且思晉省不通水運歲或不登仰難善畫雖有州縣存貯之穀米未必實數具在反益不肖有司之虧空也今歲山西收成頗佳爾等仰體朕愛民如子之至意曉諭民間若豐歲用耆則荒年必至憊乏教以禮義導以守法重農務本藏富於民則朕無西顧之憂矣凡朕所經之處必大沛恩澤因今歲東省災甚已蠲四十三年地丁錢糧又免雲貴廣西四川地丁錢糧所以不能施惠但將四十二年以前山西所屬州縣未完銀兩米草盡行蠲免以示朕加惠黎元之念

康熙四十四年

諭山東巡撫趙世顯朕爲兩河告成楊家莊新河建閘故來巡視因爾等同地方士民所請過江而南見百姓雖不能家給豐裕且幸安居樂業而無菜色朕心少慰矣編氓皆吾赤子數十年休息培養民雖至愚皆已深知所以扶老攜幼日計數萬隨舟擁道歡聲洋溢者降衷之誠也但人多路隘菜花麥秀徧地青苗不能保其無損朕甚惜焉爾等卽出示曉諭萬勿踰壞田苗有負厚念

康熙四十六年

諭浙江福建總督梁鼐等朕頃因視河駐蹕淮上江浙兩省官員及地方紳士軍民咸環道遠迎懇請臨幸朕勉願羣情涉江而南循省風俗所至郡縣見雨暘應時麥苗蕃殖比閭樂業可冀盈寧雖山東一路尙未悉覩而江浙田疇鬱蔥在望深愜朕懷方今二麥垂熟正將刈獲之時一切扈從人員皆以次舟行不致蹂躪誠恐百姓緣途迎送老稚扶攜動盈千萬越阡度陌未免踐傷朕心甚爲軫惜雖民情依戀出於惻誠但農事方殷應令所過地方悉停止岸傍迎送且車駕來時小民業已瞻覲茲節候漸熱朕舟行乘夜迎涼亦未可定民雖遠來無由親見爾等督撫其張示徧加曉諭使各知悉俾無負朕重農愛民之意

內關朕每次巡幸循歷方隅雖窮鄉僻壤小民之生計鮮不周知觀東南西北地勢水土與夫飲食衣服器用悉皆不同穀桑麻綿耕種各隨土宜非人力所能移奪地方官員將小民現在力作之務若能加意勸導使不致荒廢卽爲實能盡心之人今責成地方官令五畝之田種桑二株百畝之田種桑四十株此四十株之桑葉養蠶幾何此桑從何處移植卽令移植未必水土盡與桑木之性相合更閱幾年便可成用此等物情言者並未計及且山東人於蠶種初出時皆置之山間橡樹之上俟其結繭並無用桑育蠶之事此等處言者亦未之知小民惟利是從雖以法禁之不止若無利雖百計嚴督之不行此亦理之所必然者今當昇平之日惟以無事爲本乃不度地理之燥濕不計水土之順逆欲強迫百姓募南人以教之蠶此斷斷乎不可行也李紹周所奏已悉下所司知之

諭起居注官撰敘等朕今年於二月二十八日抵揚州彼時麥已秀矣至四月二十日回鑾則正在刈麥之時南方麥秀雖早於北方而仍與北方同熱至於穀稼菓品大畧皆然江南梅花正月卽放至五月始實朕取至暢春園種之見其三月花放亦於五月結實花放於兩月之前而同至五月結實此皆水土之故也南方之物開花吐蕊雖早而成實遲故食之難消北方之物開花吐蕊雖遲而成實速故食之易消皆土性冷煖自然不可強者試於塞外種稻其地高寒難以收穫種別項之穀則無如塞外豐茂者江南不及京都京都不及塞外朕以此等土性向張玉書李光地言之彼皆心服謂朕所見極是朕巡行各省所見諸物無不留心詳察故知之甚明確也

諭江浙在京官員大學士張玉書等朕在宮中無刻不以民間疾苦爲念恐遇旱澇必思豫防至巡幸各省於風俗民情無不諳訪卽物性土宜皆親加詳考每至一方必取一方之土以驗試其燥濕今歲南巡江浙見天氣久晴所經河渠港蕩之水比舊較淺卽慮夏間或有亢暘之患是時麥田雖甚豐稔然南方三麥用爲麩葉者多不似北方專資麵食南方惟賴稻米北方則兼種黍稷粟有攜北方黍稷及蔬菜之類至南方種植者多不收獲此水土異宜不可強也且江浙地勢卑下不雨則蒸濕人不能堪有雨則涼人皆爽豁雖地稱水鄉而水溢易洩澇藏之爲患尙淺早歲則爲旱甚劇北方經月不雨亦尙無礙南方夏秋間經旬缺雨則田皆坼裂禾苗漸槁矣喜雨亭記云十日無雨則無禾蓋謂此也江浙農功全資灌溉今河渠港蕩比舊俱淺者皆由素無淤蓄所致雨澤偶愆濱河低田猶可厚水濟用高仰之田力無所施往往三農坐困朕茲爲民生再三籌畫經久之計無如興水

利建開座蓄水灌田之爲善也江南省之蘇松常鎮及浙江省之杭嘉湖諸郡所屬州縣或近太湖或通潮汐所有河渠水口宜酌建閘座平時閉閘蓄水遇旱則啓閘放水其支河港蕩淤淺者並宜疏濬引水四達仍酌量建閘多蓄一二尺水即可灌高一二尺之田多蓄四五尺水即可灌高四五尺之田準此行之可俾高下田畝永遠無旱澇矣爾等其以朕意曉諭諸臣詳議以聞

諭工部朕宵旰勤民視如赤子無一時一事不思爲閭閻圖經久之計江南浙江生齒殷繁地不加增而仰食者日衆其風土陰晴燥濕及種植所宜迥與西北有異朕屢經巡省察之甚悉大抵民恃田畝爲生田資灌溉爲急雖東南名稱水鄉而水溢易涸早暵難支夏秋之間經旬不雨則土圻而苗傷矣潢河低田猶可屏水濟用高仰之地力無所施往往三農坐困朕茲爲民生再三籌畫非修治水利建立閘座使蓄水以灌輸田疇無以爲農事緩急之備江南省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浙江省杭州嘉興湖州各府屬州縣或近太湖或通潮汐宜於所有河渠水口度地建閘隨時啓閉水有餘則宣泄之水不足則蓄以備用其有支河港蕩淤淺者宜並加疏濬使引水四達仍行建閘多蓄一二尺之水即田高一二尺者資以灌溉矣多蓄四五尺之水即田高四五尺者資以灌溉矣行之永久可俾高下田畝無憂旱澇此於運道無涉而於民生實大有裨益今漕運總督與江浙督撫方料理截漕散賑爾部速移文該督撫等令將各州縣河渠應建開蓄水之處並應建若干座通行確查明晰具奏

諭

工部去歲杭州等處田畝被災民生疲敝這支河港蕩淤淺之處若勸諭百姓開濬恐地方官員藉此私派害民亦未可定况需費無多著動用正項錢糧速行疏濬特諭

康熙五十三年

諭

戶部甘肅一帶地方去年春麥失收秋田亦歉經該督撫奏報甚明其地俱係山田稍遇早暵易致災荒是以著歲特沛恩澤蠲免租賦現在雖據該督設法賑濟借糶資給牛種此外更應作何籌畫使小民得所永有裨益著工部右侍郎常泰大理寺少卿陳汝咸到彼會同該督撫詳察地方百姓情形確議具奏

康熙五十四年

諭

直隸巡撫趙弘燮朕嘗讀無逸篇留心稼穡久矣去歲風前瑞雪盈尺時屆陽節細雨連綿輿情歡悅早得布種

矣。所慮者起發太盛，則收穫之際，恐有二道之虞。爾等循示民間，時值耘耕，卽令苗稀，疏豫防風。朕以民生爲念，勸農爲本，已有所知，不得不云。

康熙五十八年

諭戶部：朕幸熱河，一路麥苗盈野，收成頗佳。但麥熟之歲，往往雨水早而且多，朕留心稼穡，歷年最久，所見如此。爾部卽速傳直隸河南山左山右口外地方，速將已收之麥，踈乾入屯收貯，以免潮濕壞爛。則今年所收，足用二年矣。

康熙六十年

諭大學士九卿：去冬雪大，所以今春雨澤甚少。大約冬雪多，則春雨必少；春雨少，則秋霖必多。此非有占驗，而得知者也。朕六十年來，留心農事，較量雨暘，往往不爽。且南方有雪，有益於田土；北方雖有大雪，被風飄散於田土，無益。今歲山東得雨，河南山西陝西，未甚得雨，備荒最爲緊要，不可不豫爲籌畫。若直隸山東河南料理已屬非易，至山西陝西，其補救尤難。古人云：三年耕則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則有三年之蓄。言難可聽，行之不易。如設立社倉，原屬良法。但前李光地張伯行曾經舉行，終無成效。至於各省積貯穀石，雖俱報稱數千百萬，實在存倉者無幾。卽出陳易新之法，亦不爲不善。第春間僅有所出，秋後並無所入。州縣官侵蝕入己，急則卽以折銀掩飾。此等積弊，朕知之甚詳。其報荒之真偽虛實，朕亦無不洞悉。如熱河所積穀石，每年減價平糶，秋收擇還補倉數目無多，稽查頗易，所以每有餘糧耳。語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昔征遼三逆時，豐收足以供給，並無一州一縣貽誤。及平定以後，亦間有歉收者。雖然，綱繆未雨不可不爲豫慮也。邇來稍覺曠早，政事或有缺失，應行改正之處，爾等會同詳議具奏。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八

勸課

本朝重農

教諭二

世宗憲皇帝

雍正元年

諭戶部朕臨御以來宵旰憂勤凡有益於民生者無不廣為籌度因念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地土所出僅可贍給偶遇荒歉民食維艱將來戶口日滋何以為業惟開墾一事於百姓最有裨益但向來開墾之弊自州縣以至督撫俱需索陋規致墾荒之費浮於買價百姓畏縮不前往往吞腴荒棄豈不可惜嗣後各省凡有可墾之處應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撓至墾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為定例其府州縣官能勸諭百姓開墾地畝多者准令議敘督撫大吏能督率各屬開墾地畝多者亦准議敘務使野無曠土家給人足以副朕富民阜俗之意

諭禮部國家祀典必貴誠潔

先農壇每歲展祀且為親耕藉田之所最宜清肅舊制園牆內有地一千七百畝以二百畝給壇戶種植五穀蔬菜以供祭祀餘一千五百畝每年交租銀三百兩以備修理開康熙四十年間內務府撥給園頭耕種菜蔬蔬菜無所從出惟向市井採買殊非潔淨精誠之意今著園頭清還地畝仍給太常寺壇戶耕種以備祭祀之需餘地一千五百畝著將內外墻查明丈尺每種地十畝估計令其修墻若干務期加謹其護毋致傾壞每年將太常寺少卿派出一員不時稽察

雍正二年

諭直隸督撫等官朕惟撫養元元之道足用為先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厯念民依重農務本業已三令五申矣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穫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周官所載巡稼之官不一而足又有保介田疇日在田間皆為諫農設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不兼

此任也。其各督率有司。悉心相勸。雖不時諱訪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者。必為除去。仍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獎賞。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勸而惰者可化為勤矣。再舍旁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種之處。量度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制蠶。棗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資用。即榛楛雜木。亦可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奸徒之盜竊。亦為民利不小。至孳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豕。牧養如法。乳字以時。於生計不無裨益。總之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畧。所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庶使踴躍爭先。人力無遺。而地利始盡。不惟民生可厚。風俗亦可還淳。爾督撫等官。各體倦愛民之意。實心奉行。倘視為具文。苟且塗飾。或反以擾民。則尤其不可也。

諭直省督撫。朕惟四民以士為首。農次之。商賈其下也。漢有力田孝弟之科。而市井子孫。不得仕宦。重農抑末之意。庶為近古。今士子讀書砥行。學成用世。國家榮之以爵祿。而農民勤勞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賦。養父母。育妻子。其敦龐淳樸之行。豈惟工賈不逮。亦非不肖士人之所能及。雖寵榮非其所慕。而獎賞要當有加。其令州縣有司。擇老農之勤勞儉樸。身無過舉者。歲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榮身。以示鼓勵。

諭直省總督巡撫。社倉之設。原以備荒歉不時之需。用意良厚。然往往行之不善。致滋煩擾。官民俱受其累。朕意以為奉行之道。宜緩不宜急。宜勸諭百姓。聽其自為之。而不當以官法繩之也。近聞各省漸行社倉之法。貯蓄於豐年。取資於儉歲。俾民食有賴。而荒歉無憂。朕心深為嘉悅。但因地利制宜。須從民便。是在有司善為倡導於前。留心稽核於後。使地方有社倉之益。而無社倉之害。此則爾督撫所當加意體察者也。

雍正三年

諭大學士等。古者視歲之上中。為儲蓄之節。蓋官民經畫久遠。不為一時苟且之計。積之於豐年。用之於歉歲。所謂有備無患。法良而意美也。朕自臨御以來。宵旰勤求。無刻不以民依為念。乃重農積粟之詔屢下。而閭閻卒少。蓋藏官倉亦多虧缺。即如直隸保定等府。去歲頗稱有秋。今春二麥亦熟。乃以夏秋雨水過多。田禾被溺。而民間遂有饑色。幾至流離。若非多方賑卹。窮民必至失所。此皆草野無知。食不以時。用不以禮。但快目前之有餘。罔計異日之不足。一遭旱潦。追悔無從。至於常平通倉。原為備荒而設。乃有司奉行不力。多至缺額。罪何可逭。茲據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河南山西陝西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督撫報稱。今歲收成八九十分不等。朕覽奏不勝慰悅。又重為吾

民計及長久宜乘此時講求儲蓄之道以備將來該督撫等可轉飭有司通行曉諭務博節愛帑各留餘地預爲他時緩急之需社倉之法亦宜趁此豐年努力行之勿但視爲虛文故事朕爲吾民等盡善賙之道惟臻於懷無特以釋而吾民自謀其身家若但苟且因循不復長顧遠慮則重負朕軫念元元之意矣至於州縣倉儲向有虧缺者若不趁此豐收之時速行買補將來發覺斷不姑貸愼之

雍正四年

諭內閣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朕卽位以來念切民依舉行耕藉之禮殫竭精誠爲民所敷於

上帝乃雍正二年三年耕田特產嘉禾有至一莖九穗者朕心亦以爲偶然之事今據府尹劉於義進呈今歲耕田所產自一莖雙穗三穗以至八穗九穗皆碩大堅好異於常穀朕見之心甚慰悅今特宣示廷臣朕並非以此爲祥瑞誇耀於衆也蓋實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無纖毫之或爽朕以至誠肫懇之心每歲躬耕藉田以重農事卽蒙

上帝降鑒豐產嘉穀以昭休應似此八穗九穗之穀豈人力之所能強爲亦豈人君所能強之使有乎天人感應之理朕見之最真最切但恐此心不誠耳誠則未有不動者卽如從前青海蠢動朕爲邊陲憂慮虔禱於宮中不數旬而捷音卽至疆圉寧謐又如前歲夏間近畿雨澤稍愆朕在宮中默禱減膳修省虔誠叩懇不數日而甘霖大沛禾稼有秋此皆近年以來朕親行親驗之事至於去年夏秋之間時常陰雨朕在宮中但覺雨水稍多不知其大爲民患而李維鈞並不將畿輔被潦實情具奏是以朕竟不聞知未曾早爲虔禱殫竭誠心以挽

天意而紓民困及蔡珽署直隸總督事務詳悉奏聞朕宵旰憂勤幾廢寢食於是截清發倉多方賑濟京城設廠各色典工俾窮民皆得糊口是以地方雖被水災而小民不致流離失所朕撫綏憫恤之念寔爲迫切今歲二麥豐收禾黍暢茂此皆

上天俯鑒朕衷故加惠黎元而錫以盈寧之慶也蓋天生民而立之君鑒觀在上人君一念敬謹政事無闕天必嘉之佑之一念放逸政事有乖天必儆之戒之此一定之理也况人君撫馭臣庶位處極尊所以賞罰之者獨有上天耳是以朕每於水旱等事皆寔心內省必係朕有過失

上天儆戒示譴也至於各省旱潦之事朕皆視同一體原無彼此之別惟是地方相隔路遠彼地偶有水旱有司未

必卽行具報。及至奏達。朕前而緊急之時已過。是以朕無從盡其誠心。爲之所禱。此其責則全在本省督撫矣。督撫受朕委任之重。爲朕養育萬民。必視百姓之疾苦。如痛癢之在己身。一遇水旱饑饉。必思所以致此之由。或因本省之政事吏治有闕。卽思速爲改易之。或因本省之人心風俗不端。卽思速爲化導之。兢兢業業。修省祈禱。竭盡誠心。一如朕之朝乾夕惕。斷無不可以挽回。

天意者。假若聞朕之政治稍有缺失。亦宜直言陳奏。不必隱諱。如此。則官與民聯爲一體。臣與君又聯爲一體。太和

翔洽。寔意交孚。天聽雖高。誠呼吸可通矣。朕每歲躬耕藉田。並非崇尚虛文。以爲觀美。寔是敬

天勤民之至意。禮曰。天子爲耜千畝。諸侯百畝。據此。則耕藉之禮。亦可通於臣下矣。朕意欲令地方守土之官。俱行耕藉之禮。使知稼穡之艱難。悉農夫之作苦。量天時之晴雨。察地理之肥瘠。如此。則凡爲官者。皆時存重農課稼之心。而凡爲農者。亦斷無苟安怠惰之習。似與養民務本之道。大有裨益。九卿詳議具奏。

雍正五年

論內閣地方水利。關係民生最爲緊要。如江南戶口繁庶。更宜加修濬。時其蓄洩以防旱澇。向來屢有條奏之人。但未經本省督撫奏請。朕意亦欲興修以資農務。因海塘工程正在營治。且水利事關重大。必得實心辦事之人。方有裨益。卽如目今畿輔水利。賴有忠誠任事之怡親王。始可興此大工。否亦未敢輕易舉行也。我

皇考念切民依。周知稼穡。因康熙四十六年。巡省江浙。所至必細驗水土高下燥濕之宜。詳考五穀種植之性。躬親講求。將附近太湖及通江湖之處。條分縷析。特頒諭旨。令江浙督撫於蘇松常鎮杭嘉湖地方。疏濬河港。以資灌溉。修建臨座。以便啓閉。皆動用公帑錢糧。不使絲毫出於民力。思至渥也。乃當時督撫諸臣。不能實心仰體。惟以虛文奉行。糜費帑金二十餘萬。大都飽於官吏之侵漁。而無實效。深可痛憾。朕卽位以來。事事仰繼

皇考之貽謨。永圖生民之逸計。本欲俟直隸水利興修之後。令怡親王前往浙江地方。相度情形。商酌興修之舉。今巡撫陳時夏特行奏請。日稱費用不過十餘萬兩。卽可成力。據陳時夏陳奏。應是地方不可遲緩之事。副都統李淑德。昔任江南松江府同知。諳悉水利事宜。曾經條奏。頗爲明晰。原任山東巡撫陳世倌。年力精壯。現在閒居。著李淑德。陳世倌會同陳時夏。總沅齊蘇勒。總督孔毓珣。悉心踏勘。詳加酌議。倘齊蘇勒河工緊要。不能親身前往。卽行文知會商酌定議具奏。凡建立臨座。疏濬河流。務期盡除淤塞。以杜泛溢之虞。廣蓄水泉。以收膏澤之益。其一應公費俱

勸用庫帑支給一切工程交與李淑德陳世佑監督辦理並請吏部將現在部屬及候選部屬府州縣人員內有具呈願往效力者挑選十餘人帶往江南不必令出資財惟令辦理事務交李淑德陳世佑二人酌量委用特諭

論內閣修舉水利種植樹木等事原為利濟民生必須詳論勸導令其鼓舞從事方有裨益不得繩之以法若地方官員因關係考慮督課嚴急則小民受其投矣著直隸學政轉飭各官切加曉諭不時勸課使小民踴躍興作若地方官員怠忽不加勸導或有逼勒過嚴者著學臣體察奏報三路巡察御史亦著善為勸導悉心稽察如地方官有奉行不善之處即據實奏聞

論內閣據范時釋奏稱太倉州鎮洋縣士民紛稱境內劉河築工已竣發帑開浚而七浦一河原係民田沾獲其利今願照依舊例業主給食佃戶出力不敢再費帑金等語朕思君民原屬一體民間之生計即國計也倘遇國用不敷之時勢不得不資藉於民今國家財用充足朕為地方畫萬世之利不惜多費帑金興修鉅工養育百姓若仍用民力以辦此事非朕本心也况小民效力工程或致荒其本業而又不免官吏之督催煩擾朕心深為不忍著將范時釋所奏士民捐助之處停止仍勸用公帑辦理並將朕旨徧行曉諭州縣士民等當體朕愛養元元之心於工程告成之後即意照看歲歲疏濬俾地方永受其益則勝於目前之趨事赴工多矣

論內閣朕聞陝西鄭渠白渠龍洞向來引涇河之水溉田甚廣因歷年既久疏濬失宜龍洞與鄭白渠漸至淤塞堤堰大半坍塌醴泉涇陽等縣水田僅存其名深為可惜特令該督岳鍾琪詳酌興修令據該督親勘奏稱龍洞急宜挑挖鄭白渠務當疏濬更須修築堤堰建設閘口以俾堅久已於西安布政司庫貯公用羨餘銀內先動一千兩委員將龍洞鄭白渠及時挑濬其建閘工料約估銀七千兩請悉於司庫存貯羨餘內動用等語朕惟興修堤堰乃於民生大有裨益之事著勸用正項錢糧俟一切工程告竣造報工部查核務期渠道深通堤堰堅固俾農田得以永賴以副朕保惠元元之至意

論內閣聞廣兩省督撫常稱本省產米甚少不足以敷民食迨督督高其倬亦曾具奏巡撫楊文乾則云廣東所產之米即年歲豐收亦僅足供半年之食朕思本省之米不足供本省之食在歉歲則有之若云年歲如此即豐收亦然恐無此理或田疇荒廢未盡地力或耕耘怠惰未用人功或奸民希圖重價私賣海洋三者均未可定昨會面諭九卿今廣西巡撫韓良輔奏稱廣東地廣人稠專仰給於廣西之米在廣東本處之人惟知貪財重利將地土多種龍眼

甘蔗烟葉育種之屬以致民富而米少廣西地瘠人稱窮以所產供鄰省多人之販運等語此奏與朕前旨相符可知闈廣民食之不敷有由來矣著二省總督巡撫等悉心勸導俾人人知食乃民天各務本業盡力南畝不得貪利而廢農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穡之艱至於園圃菓木之類當俟有餘地餘力而後為之豈可圖目前一時之利益而不等盡於養命之源以至緩急無所倚賴而待濟於鄰省假使鄰省亦或歉收則又將何如哉該督撫等務須諄切曉諭善為化導俾愚民豁然醒悟踴躍起事則地方不致虛耗而米穀不致匱乏矣每見各省督撫大吏皆各私其所轄之地方而於鄰省之休戚假外視之如向其俸則請運江南之米於福建陳時夏又欲留貯於江南楊文乾則欲運廣西之米於廣東韓良翰又欲留貯於廣西伊等各從疆界起見甚屬褊小朕君臨萬方普天率土皆吾赤子一省米穀不敷自然接濟於鄰省有無相通古今之義若封疆大吏各據本地實情奏聞則朕易於辦理倘各存偏向本省之見不肯通融接濟則朕難辦甚難若謂捐納以積穀則地方米價必致高昂若截漕米以濟民則天庾所關更為緊要屢轉思慮竟無善策是在凡為督撫者體朕一視同仁之意酌地方之緩急為有無相通之道勿以隔屬有心區別如此方不愧大臣公忠之誥而於國家懷保小民之治大有裨益也

諭內閣自古帝王致治誠民莫不以重農為先務書陳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詩載豳風備述田家之力作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蓋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事者帝王所以承天養民久安長治之本也我國家撫綏寰宇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戶口日增生齒繁繁而直省之內地不加廣近年以來各處皆有收

成其被水歉收者不過州縣之數處耳而米價迭覺漸貴開廣之同頗有不敷之處望濟於鄰省良由地土之所產如舊而民間之食指愈多所人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價昂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夫米穀為養命之資人既賴之以生則當加意愛惜不可濫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我不覺其少而積少成多便可多養數人若人人如此則所積豈不更多所養豈不更眾乎養生家以食少為要誠固所以隨神養和亦所以節用惜福也况脾主於信習便成自然每見食少之人其精神氣韻未嘗不壯此理而可見者至於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當視之如瓊新加聖治樹藝蔬菓安可舍本而逐末棄膏腴之沃壤而變為菓木之場廢糞穰之恒產以傳園囿餘之利乎至於烟葉一種於生人日用毫無裨益而種植必擇肥饒香

地尤爲妨農之甚者也。小民較量錫錄，但顧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故當國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寡，棄重就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地方官茫然繩之以法，則勢有所難行，轉滋紛擾。惟在良有司勤懇懇諄切勸諭，俾小民豁然醒悟，知稼穡爲身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則羣情踴躍，不待督課而皆盡力於南畝矣。厥聞江南江西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稻，風土如此，而仍至於乏食者，是地土之力有餘，而播種之功不足，豈非小民習於怠惰，而有司之化導者有未至耶？或者曰：米穀太多，則價賤而難於糶賣，昔人有穀賤傷農之說，諺語所謂熟荒者，此則不必過慮。假若小民勤於耕作，收穫豐盈，致於價賤而難於出糶，朕必多發官價以糶買之，使重農務本之良民獲利而有餘資也。朕生平愛惜米穀，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以朕玉食萬方，豈慮天庾之不給，而所以撙節愛惜者，實出於天性自然之敬慎，並不由於勉強。且以米穀乃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爲天下生民主，惟有敬慎寶重，仰冀天心默佑，雨暘時若，歲獲有秋，俾小民家有蓋藏，人歌樂土，朕旣爲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天貺，爾等紳衿百姓，獨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乎？朝夕生養之需，旣受上天之賜，若果加意愛惜，隨時撙節，則天必頻加錫資，長享盈寧之福。若恣情縱欲，暴殄天物，則必上千天怒，不蒙眷養，而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其理豈或爽哉？又聞江西廣西地方，竟有以米穀飼養豚豕者，試思穀食之與肉食，孰重孰輕，孰緩孰急，而乃以上天之所賜，小民終歲勤苦之所獲者，爲豢養物類之用，豈不干天和而輕民命乎？朕所以倦倦訓諭者，惟期天下之人專務本業，以杜浮靡。愛惜物力，以圖永遠，其體朕敬迓天庥，勤恤民隱之意，則爾等家室必至於豐饒，爾等子孫必永綿其福澤，思之思之。毋忽朕言。著將此曉諭內外官民人等，並通行遠鄉僻壤，咸使聞知。

諭直省總督巡撫，稼穡爲天地之寶，民命攸關，我

聖祖仁皇帝，派御六十餘年，無刻不以重農力穡爲先務，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辨土性而課人功，咨雨暘而防旱潦，蠲繆區畫，肝食宵衣，偶遇雨澤愆期，

聖心憂勞之切，侍側臣子，皆惶悚不寧，所以爲萬世謀，粒食者至矣盡矣，朕朝夕瞻仰者四十餘年，今繼承大統，竭誠效法，念切民依，每年虔祀先農，躬耕帝藉，仰蒙

上天眷佑，疊錫嘉禾，信而可徵，纖毫不爽，是以特頒諭旨，令各省守土官，共舉耕藉之禮，爲萬方百姓祈禱秋成，今

見各省督撫奏報前來處處風雨均調春麥秋禾並登豐稔雖邊遠荒僻之地亦慶有秋惟直隸湖廣安徽數州縣近水最低之處常年被潦者畧有浸注亦不爲災是今歲可稱大有年矣朕感

上帝之仁慈慶下民之受福而推求其故良由今年各省初耕精田各該有司自然小心謹慎齋戒虔誠是以感格上蒼而獲此盈寧之錫倘從此益加敬謹不懈初心則歲歲慶豐可以預必爾督撫等可通行曉諭所屬官民當禦帝鑒之匪遙勿視耕藉爲故事永矢厥恪以迓天和天下臣民受福斯朕之福也思之慎之毋忽朕言

雍正六年

諭內閣朕惟善政養民利賴必資地力而率作興事倡先端藉縉紳惟茲寧夏所屬之插漢拖灰地廣土饒水利充裕朕特遣大臣會同該督撫等悉心經理濬治渠道設縣築城募民墾種次第修舉行見人民樂業饒裕殷阜漸成西北蕃庶之區此朕經國裕民之至計欲使地無遺力而亦寧夏一方人數千百年未與之樂利也聞彼中得水可墾之地計二萬餘頃每戶以百畝授田可安置二萬戶朕已諭令廣行召募遠近人民給以牛具籽種銀兩俾得盡力開墾給爲世業惟是原議寧夏本籍現在出任文武官員俱令開墾投業俾爲世享之利今聞報墾者尙覺寥寥禮記曰貨惡其棄於地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况乎上以急公而裕國下以力本而厚生縉紳小民之望也果能身先倡率則民間之趨事赴功者必衆凡屬本籍之人不論文武官員或現任或家居均當踴躍從事急先墾種不可視望因循耽延善舉凡茲所墾地畝俱照原議給爲世業三年起科果能使沃壤腴田有廣收之益無閒曠之區則不但於體國經野之謀重有攸賴而經營世產伊等于孫亦蒙永遠之澤矣

雍正七年

諭內閣農事爲國家首務督責貴有專司前有人條奏於各省設立農官以司勸課或設巡農御史令其巡行郡邑勸農人及時力作亦足敦本業而防游惰等語朕思各省耕作之情形不同未可一例通行現今畿輔之地營種水田以來收穫甚多行之已有成效設立巡農御史之事當先行於直隸省每年特差御史一員於二月田功初起之時巡歷州縣查察農民之勤惰地畝之修廢以定州縣之考成其有因循推諉以致荒廢農田者即行叅處該御史亦勤加勸課督令耕耘九月十月間稼穡納場之後回京覆旨至明年二月照例另派一員前往其該御史出巡一切供給車馬俱照現今巡察御史之例按日給發務使農桑興修田功畢舉游手之人咸歸南畝以副

朕重農務本之至意

諭直省督撫國家承平日久戶口日繁凡屬開墾未耕之地皆宜及時開墾以裕養育萬民之計是以屢頒諭旨勸民墾種而川省安插之民又令給以牛種口糧使之有所資藉以盡其力今思各省皆有未墾之土即各省皆有願墾之人或以日用無資力量不及遂不能趨事赴功徘徊中止亦事勢之所有者著各省督撫各就本地情形細加籌畫轉飭有司作何勸導之法其情願開墾而貧寒無力者酌動存公銀穀確查借給以爲牛種口糧俾得努力於南畝俟成熟之後分限三年照數還項五六年後按則起科總在該督撫等董率州縣因地制宜實心經理務使田疇日闢耕鑿維勤以副朕愛養元元之至意

雍正八年

諭內閣據署理陝西總督查郎阿奏稱安西沙州等處地方招民屯墾仰蒙天恩賞給沿途口糧盤費借給牛具籽粒房價又因民到沙之日尙未耕種借與七箇月糧石以資口食養育之恩無微不至至於輸賦年限原議以三年升科自雍正六年民戶到齊之日計算至雍正辛亥年正屆升科之期凡此無業窮民得以安居樂業又蒙上天賜祐兩歲豐收煖衣飽食卽三年起科亦屬小民之常分第以新經移住之家一切費用皆取給於田畝又值軍興之際物價未免稍昂民力尙未饒裕或照前議於辛亥年升科或少寬其年限出自聖恩等語安西沙州等處招民屯墾原爲惠養邊民之計是以累年以來備極籌畫經營期其得所今從民戶到齊之日計算至辛亥之歲乃例當輸賦之期但念小民甫經安插公私兼顧爲難著寬期二年於癸丑年升科俾民力寬裕俯仰有資以副朕格外加恩至意

諭內閣寧夏地方萬民衣食之源在於大清漢唐三渠之水利是以定例每年疏濬修理使水流暢足民田得以均灌概闢得歷年專司之員疎忽怠玩只圖打草折夫以致閘道堤岸逐漸損壞時有衝決渠身淤泥填塞日見淺窄而三渠之中惟唐渠爲尤甚近來其口過低其梢過高水勢不能逆流而上多誤小民耕種之期雖每春定有歲修之例然不能以一月之工程整數十年之荒廢也前因署事通判靳樹鐸玩忽渠務已被參革治罪其從前積年損壞之處亦復不少若不再加補築恐日復一日將來難於經理現今兵部侍郎通智開濬惠農昌潤二渠於寧夏水利自然明晰著會同史在甲卽行查議今歲預備物件明春動工修補務令三渠堅固俾邊郡黎元灌溉有資永享盈

寧之慶其作何估計動用錢糧之處著兵部侍郎通智太常寺卿史在甲詳悉妥議具奏。

諭直省督撫古稱蝗蝻生於水澤之中乃魚子變化而成者是以江南淮揚之州縣地接湖灘往往易受其害蓋蝗之
所生多因低窪之區秋雨停集生長小魚交春小魚生子水存則仍復為魚若值水涸日曬入夏之後即化為蝗不
待數日便能生翅羣飛即被害之家亦莫知其所自蓋以其地寥廓荒涼人跡罕至平時忽而不察及至鼓翼飛騰
則有難於撲滅之勢此事勢之必然所當防之於早者也凡直省地方向時有蝗蝻之害者該督撫大吏應轉飭有
司通行曉諭附近居民於大熱久晴之後遇歷湖濱窪地及深山窮谷無人之處實心實力審視體察一有萌動之
機無分多寡即行剪除消滅倘兵力或有不敷即稟報該地方官督率人工協同助力更令文武官弁派出誠實兵
役會同里長者民等留心察視不可疎忽怠玩如此則人力易施蟲災可杜於禾稼大有裨益但小民愚昧無知又
復苟且庸惰其職諭開導防患於未然者有司不得辭其責實心任事之良吏必不肯於此等事膜外視之也

諭內閣據直隸地方文武官員報雨奏稱稱今年三月及四月初旬兩次得雨今於四月二十四日又得時雨四野
霽足二麥茂盛秋穀皆可播種等語據此則四月以前竟有未種之用可知矣夫農事貴乎及時二月土膏初動
三月即為播種之期况已得雨二次何以遲延觀望直待四月下旬方始播種倘小民怠惰偷安為民父母者則
當開導勸課使之踴躍趨事於南畝又或籽種牛力稍有不敷則當留心體察設法相助不使有後時之歎即以
今歲論之若從前三月得雨之時即爭先種播則目今又得甘露豈不更為優渥况雨澤之遲早有無非人力所
能預料今蒙

上天再賜甘霖得以乘時播種實屬萬民之厚幸假若霖雨愆期待望觀望則從前之急情遲延豈非小民自誤生
計自荒恒產耶西北寒冷之鄧布穀或不宜太早若畿輔可以早種之地又當甘雨既霖之時而乃袖手逍遙以
待時雨之再沛不亦愚昧之甚乎况北直地方春夏之交當積雨澤豈可甘澍為等閒不及時努力致虛
上天之賜乎此皆愚民習於懶惰而地方有司又不以民事為重漠然不加董率之故著該督撫傳朕諭旨通行申
飭倘再有牧民之官輕視農事不實心化導任百姓之悠悠忽忽有誤播種之期者必從重議處

諭戶部陝西四川地方民風醇樸歷年逋負甚少查每年徵收錢糧之期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此定例也朕思四月
十月既屆納課之期小民必須預先經營是穀麥未收之時即為輸將之計或因稱貸而受判於富豪或因預糶

而大虧其價值。且如甘肅地方有徵收本色者。若在糧穀未獲之前。更為竭蹶。屢來用喚錢糧。既無拖欠之陋習者。將四月完半者。寬至六月。十月全完者。寬至十一月。俟夏麥秋禾菜場納稅之後。從容完課。俾民力舒徐。以副朕愛養黎元之至意。

雍正九年

諭內閣山東地方上年遭值水患。窮民乏食。朕心軫念。屢頒諭旨。並遣大臣賜粟賜金。加恩賑濟。不忍使一夫不獲其所。又念該省上年禾稼歉收。今春青黃不接之時。米價必至騰貴。特命截留鄰省漕糧三十五萬石。並撥運奉天米穀二十萬石。減價平糶。以惠濟間閭。朕之為東省民食計者。亦備極籌畫矣。今朕細思上年濟兗東三府之被水較平時為甚。目今發粟平糶。在糶米之家。固不慮價值之高昂。而赤貧之民。仍苦於難買之無力。且聞被水之後。覓食窮民有轉徙四方者。今各省漸次資送回籍。此等民人回籍之後。無以為存養之資。必至於失業。深屬可憫。今朕再沛恩膏。著侍郎劉於義。牧可登。巡撫岳濬。確查實在窮民。無力購買穀石者。加給兩箇月口糧。以恤其困苦。費其耕作。查濟兗東三府。倘有存倉穀四十萬石。即將此為散賑之需。儘不敷用。再將截留之漕米以二十萬石平糶。以十五萬石增添散賑。劉於義。牧可登。岳濬。可仰體朕心。遴選賢員。作速分途辦理。使黎民均沾實惠。並傳諭朕旨。切加曉諭。百姓等受朕格外之恩。當乘此春和。努力耕種。勿因失業而作邪僻之事。勿因困阨而懷怨尤之心。果能砥遵朕訓。則良善之風。豫順之氣。自能感召天和。賜以安全之福。思之勉之。

諭內閣。今年五六月間。直隸山東河南等處。雨澤愆期。朕即慮及上年被水低窪之地。魚子存留。今夏烈日蒸曬。恐變為蝗蝻。為禾苗之患。特令大學士等。寄信與直隸山東督撫。嚴飭屬員。留心訪察。預為防遏。茲據沈廷正奏報。山東濟寧州之南鄉新店等處。有螻子萌動。已飭令文武員弁。上緊撲滅。又據張元懷奏。稱光州所屬竹園內。生有青蟲。其形似蝗。吞食竹葉。未傷田禾。今已捕除等語。從來蝗蝻始生之時。以八力治之。尚易。而小民就逸偷安。憚於用力。又恐踐踏禾稼。瞻顧遠巡。及至飛颺之後。遠近蔓延。而勢已不可遏矣。是在實心任事之官員。督率鄉民。力為捕治。不得姑順輿情。釀成大患。若直隸山東河南江南等處。督撫通行所屬。實力奉行。儘視為具文。苟且塞責。將來飛颺之時。朕必察其發生之處。將該地方官從重治罪。不少寬貸。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欽差大臣。科道等。一同留心訪察。毋忽。

大清聖皇帝實錄 卷四十一 勸課 教諭二

諭內閣朕以直隸山東河南夏間雨澤愆期特命截漕查賑預謀民食既而三省陸續奏報得雨朕心稍慰茲聞直隸山東及河北彰衛二府有窮民因秋成無望預爲渡河而南以圖就食者蓋因本地歉雨之時尙未開截漕查賑諭旨輒思就食他省若卽令資遣還鄉恐時屆仲秋耕種之期已過轉致失所著該撫飭令沿河州縣於各渡口詳詢其所欲往地方有力不能自達者量給運費仍知照該州縣善爲安插除有親朋可依及已僱工得食者聽其自便外其乏食之民着用截漕米石照例計口賑給此等流民有闖家鄉近日得雨欲回本籍者卽資送還回其未願卽歸者俟來春耕種之後仍皆給以資糧使之回籍凡資給之費俱照例動用存公銀兩造冊送部有洋冒剋扣等弊該撫指名題參如各省樂善之家有能將覓食窮民存恤周濟及資助回籍者該地方官詳報上司酌量輕重獎給花紅旗匾最優者給之頂帶以示鼓勵直隸山東地方既經得雨又現今截漕查賑人心安帖必無輕去其鄉者設或愚民無知聞鄰省安插流民經理得宜仍復接踵而至離鄉棄業舍本籍自有之恩澤以望澤於他鄉其勢必至兩誤該地方官務悉心安集剴切曉諭令其勿離故土又聞渡河流民有欲往湖廣者楚地雖產米之鄉而去直隸山東較豫省更遠恐將來回籍愈難除已至湖廣者著該地方官安插得所外其尙在鄰省者詢明湖廣果有親朋可依則資給令往否則卽於所到地方安插夫率土皆生皆吾赤子各該督撫及地方有司務須痲痺乃身體察周詳規畫盡善期無一夫不獲其所以副朕勸植民隱子惠元元之至意

雍正十年

諭大學士九卿京師自上冬以及新春未得雨雪畿輔地方及近京各省雖有奏報得雪者看來亦未普遍雪足因思上年十一月十五日食據欽天監觀候會引占書燕趙早禾麥有傷之語陳奏朕前朕心甚爲憂懼擬於正月祈穀之期虔禱

上帝以迓天和乃朕躬偶感風寒醫家奏請避風靜攝是以未會躬親祀典此心愈加乾惕維茲數月以來雨雪未降顯係

上天垂象以示警甚可畏也朕虔誠修省體察政治之闕失以期仰格

天心爾大學士九卿等各宜恪慎齋戒至誠虔禱尤當洗心滌慮殫職奉公以爲敬

天所福之本京師爲四方輻輳之地民食浩繁更宜預爲籌畫至於該督撫等各自敬謹修省外所屬地方雨澤之

有無播種之遲早務期悉心訪察先事圖難儻二麥歉收必有思患預防之策不使黎民有乏食之虞方不負朕之委任僅有玩忽隱飾等弊經朕訪聞必加嚴譴內外大臣等領此諭旨務在實心奉行不必以空言覆奏

諭內閣寧夏爲甘省要地渠工乃水利攸關萬姓資生之策莫先於此是以朕特遣大臣督率官員等開濬惠農昌澗二渠又命修理大清漢唐三渠以溥萬民之利年來昌惠二渠及唐渠工程漸次告竣於民間大有裨益其大清渠漢渠雖未竣工然開連年加謹堵壘極力挽濟已足以資灌溉不過汧岸開墾有處行修補之處可以從容經理非比唐渠之必慮速成也目今甘省軍興之際戰運兵糧正需車輛若因修理渠工有欽差官員催趨工程又復僱車運送物料恐小民承應一切力難兼顧有誤春耕所當酌量變通以體恤民隱查寧夏有專司水利之同知著將未竣之渠工交與該員照通智史在甲等所估料之處於每歲春工內分年陸續修理再令寧夏道鄂昌勤加督率不時稽查務期工程堅固利濟有資使民田禾常濟澤通智史在甲將各件與鄂昌交代清楚即行回京其在工効力之文武官弁交與該署督查那阿計其在工之久暫訪其奉職之勤惰量其辦事之能否應留陝題補委用者留陝題補委用應否部請旨者咨部請旨應發回本地者發回本地其現任武弁及兵丁等派撥渠工効力者俱令各歸營汛在工夫役等交與鄂昌將附近者令歸南畝遠來者酌量遣回

諭內閣上年冬間北方雨雪稀少朕恐今夏蝗蝻萌動已密諭該督撫等留心防範頃聞江南淮安府屬之山陽阜寧及海州所屬之沐陽揚州府屬之寶應等縣各有一二鄉村生發蟊子雖目前萌動之處不過數里然恐捕治不力漸至蔓延爲田禾之害著該督撫嚴飭有司督率人役鄉民速行撲滅俾無遺種儻有怠忽從事者卽行糾參從重議處

諭內閣據山東巡撫岳濬奏稱東省自閏五月內甘雨濔降從前被旱之處次第均霑穀豆雜糧皆得及時佈種此後六七兩月雨澤均調秋禾暢茂現今收穫登場爲歷年未有之豐熟等語今歲春月東省郡邑雨澤愆期而兗東二府爲尤甚朕心憂慮遣官登東觀賑兼施從前噴噴待哺之民有所依恃心志安帖豫順之氣感召天和遂得連霽甘霖轉荒歉而爲豐稔卽目前之事觀之益知朕平日切切以天人相感之理訓示天下臣民者確乎其不爽也民爲邦本食爲民天凡爲官者思欲感召天和必以暢悅民情爲本平時與百姓同其好惡不使閭閻有抑鬱之情偶值雨暘之不均早潦之將兆卽據實奏聞俾朕早爲百姓經營以爲補救挽回之策

在民則當安分循理共敦善良偶遇災祲卽思招致之有由恐懼警惕不敢因困苦而生愁怨之心如此上下交修官民胥勉將見和氣致祥災沴不作比戶享盈寧之福矣勉之勉之

論內閣據博爾奔察等奏稱胡倫布爾等處今歲所種地畝因早歉收俟明年多爲種植等語朕思種地一事若交與伊等則訓練兵丁必致貽誤著行文將軍卓爾海於齊齊哈爾愛澤墨爾根三處臺丁及水手屯丁內酌派五百名勦用彼處存貯正項錢糧撥給盤費並置辦犁具籽種等項前往胡倫布爾地方於明年春間及時耕種至秋後納如何收穫之處著卓爾海據實奏聞其勦用銀兩仍著報部照數解還
雍正十一年

論內閣上年江南沿海被災地方如常熟等二十二州縣並續報之華亭等六縣該督撫等已遵旨撫卹軫恤定議大賑三次每次撥一月爲期料寒冬初春以來窮民存養有資不致失所矣朕念二三月間正青黃不接之時尙須籌畫接濟費其力作庶可無悞春耕著再加賑四十日以昭格外之恩其有從前遺漏貧民並先可餉口而目下力不能支者亦著查明添入補賑之內再被水之鹽場電戶亦照貧民例加賑一月該督撫盛政等務須督率有司實力奉行使被水之家均沾恩澤以副朕恤災拯困之至意

論內閣前據署直隸總督顧琮等奏請准順天天津等七府五州酌量領運北倉米石以備平糶並將所存倉穀存七糶三以濟民食朕已允行今思目下正當青黃不接之時糧價漸昂各處皆有常平倉穀其存貯米穀一萬石以外者准其存七糶三一萬石以內者准於糶三之外酌量加增存貯甚少者或添運北倉漕米或撥領鄰近倉儲務令各處米價得平小民易於糶買再者直隸冬春雨雪稀少目今農事方殷民皆盡力於南畝恐新舊錢糧一時難於並徵著將雍正九年以前帶徵銀兩緩至秋收完納該督等遵諭卽辦理

論戶部近聞山東通省雨澤俱已霑足但從前有得雨稍遲之州縣今年二麥歉收民力未免拮据况得雨之後無力耕種錢糧輸納承辦雜糧朕心軫念著該督將得雨稍遲之州縣衛所應徵新舊錢糧緩至秋成之後再行開徵以示朕體恤閭閻之至意

雍正十二年

論戶部據總理西安巡撫事史貽直等奏報陝省秋禾受旱水田仍有歉而旱田收成分數大減現今秋社前後

乃秦民種麥之期。必得甘雨應時。始能播種。是以農夫望雨甚切等語。覽所奏情形。若將來得雨充足。則明歲夏收自有可望。但今歲秋收既歉。則明年青黃不接之時。米糧或至騰貴。兵民人等。有應行接濟之處。亦未可定。亦不可不預爲籌備。查陝省與河南接壤。雍正十一年春間。撥運豫米十萬石。自水次裝載。直抵西安。已有成效。上年會令河東總督王士俊。於沿河州縣水次。貯穀三十萬石。並將上年豫省漕米。較留易穀。以備陝省之用。是豫省備用陝省之米。甚爲充裕。僅明年陝省有需用之處。著史貽直等。一面具奏。一面即將需用米數。行文王士俊料理。照上年之例。由水道運赴西安應用。將此併諭王士俊知之。

諭大學士九卿。朕從來不言祥瑞。屢頒諭旨。曉諭天下臣民。是以數年來。凡以嘉祥入告者。朕皆屏拒弗納。而各省之瑞穀嘉禾。誕降者甚多。悉令侍其進獻。蓋欲天下臣民。共敦實行。不尚儀文。以爲敬。

天勤民之本也。今據總兵官楊凱奏報。鎮軍紅苗。甫經向化。今年苗民所種之山田水地。黍稷稻粱。盈疇遍野。及至秋成。則皆雙穗三穗四五六穗不等。萬畝皆然。苗民額手歡呼。以爲從來未有之奇瑞。又據侍郎蔣渭奏報。高臺縣屬雙樹墩地方。在鎮夷堡口外。自開墾以來。人烟日盛。今歲秋成。粟穀挺秀。有一本之內。枝抽十餘穗者。有一種向上。叢生五六穗者。屯農共訝爲奇觀。稱爲盛事等語。朕思苗疆播種。乃夷民務本之先資。遠徵屯田。開邊塞軍儲之重計。今值經營伊始。欣逢瑞穀呈祥。且地廣穗多。超越於見聞紀載之外。仰見

天心眷佑。錫福方來。苗民之樂利可期。軍旅之精糧有賴。此非空言祥瑞。而無濟於實用者可比。朕心不勝感慶。在廷臣工。莫不有撫綏苗衆。籌邊足食之心。聞之定爲邑喜。是以將楊凱蔣渭奏摺。及穀本圖樣。發出共觀之。

皇帝敕諭

雍正十三年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從來帝王撫育區夏之道。惟在教養兩端。蓋天生民而立之君。原以代天。左右斯民。廣其懷保。人君一身。寔億兆羣生所托命也。書稱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又云。惟土物愛厥心。蓋恒產恒心。相爲維繫。倉廩實而知禮義。理所固然。則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養民。惟順天因地。養欲給求。俾黎民飽食暖衣。太平有象。民氣和樂。民心自順。民生優裕。民質自馴。返樸還淳之風。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興。禮義廉恥之行。可敦也。

我朝

列聖敬

天勤民垂統萬世。

皇祖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久道化成。重熙累洽。所以惠養元元。禮陶樂淑者。至周至備。惟是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在京八旗及各省人民。滋生蕃衍。而地不加廣。此民用所以難充。民產所以難制也。我

皇考宵旰孜孜。勤求治理。惟恐一夫不獲其所。重農貴粟之教。屢頒。撫循蠲賑之惠。頻下。南北之營田。水利無不興修。內外之開墾。種植無不綜理。凡此實政實心。一以誠敬貫徹。始終十三年。有如一日。皆朕所親承目睹。拳拳服膺者也。朕生長深宮。瞻依

皇考慈顏。惟知承歡膝下。懋學書齋。卽如日用衣食之需。悉由

恩賜。豐贍饒裕。不煩問所從來。此固

皇考昊天罔極之恩。難於明言。而爲君之道。亦惟身履其地者。然後知聖人之言爲至當也。今朕繼承大統。身爲人主。衣租食稅。則自今伊始。一絲一粟。皆四海小民所經營供御者矣。朕思飲食饌被服。皆出於海內脂膏。官室器用。皆取自閭閻拮据。倘安忍少有糜費。侈用之心。以蕩民力。而耗民財乎。又安忍已垂裳而聽天下之民。有寒不得衣。已玉食而聽天下之民。有飢不得食者乎。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自古聖君賢臣。自任之一者。皆動於至誠。迫於至理。有萬不容已者也。朕日夜兢兢。時厯本固邦寧之至慮。以

皇考之實心爲心。以

皇考之實政爲政。凡供膳品味之類。無所加增。衣食器用之屬。無所濫費。宮室苑囿之區。無所改營。爰勅中外大臣。共體朕心。以成朕志。於民生日用。所由阜成。民生樂利。所由豐豫之處。在在求其實濟。事事謀其久遠。勿以虛名而澤不下逮。勿以小利而計不圖全。勿作無益以害有益。勿糜民生以厚己生。果能恒產有資。將見恒心自啓。我

皇考聖訓所謂三代之治。必可復。堯舜之道。必可行者。庶能繼述萬一。此朕中心乾惕之誠。並非卽位之初。爲此遊譽近名之語。以博天下臣民之感頌。朕心務收實效。豈肯徒托空言。但天下至大。兆民至衆。非朕一人所能獨理。內而閣部八旗大臣。外而督撫藩臬。有司。均受國家深恩。有惠養斯民之責。當共思履。勉崇餘戒。爾

事如家事。以民身爲己身。病瘼一體。休戚相關。各殫誠心。期登斯民於衽席。則實功爛膚之典。朕必從優舉行。若苟且因循。視同膜外。律以溺職。更復何辭。勉之勉之。

乾隆元年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三代以前。不言水利。溝洫之制。時蕃洩。備早潦。尙書周禮所載。爲田功計者。其利甚溥。開渠引水。溉田有數。始於戰國。蓋因阡陌既開。溝洫尋丈。已失其舊也。歷代言水利者。得失參半。總以相土宜。順水勢。近不擾民。遠可利人爲主。今江南所屬蘇松常鎮四府。太倉一州。現在興修支河。徹河工海塘之制。督撫分委。陣革廢員。及本籍候補。考職人等。効力承修。朕思渠港圩壩附近派田。原宜開濬。以備旱澇。但開濬之法。須河身深廣。若洩得宜。其挑取塗泥。遠移他處。或培窪下之地。或築堤岸之上。方爲久計。若雇夫挑土。堆貯河旁。雨淋水潦。旋卽入河。不久淤塞。務名無實。徒滋煩擾。至古堤舊渠。僅遇早澇。不爲田害。便宜仍舊。紛更改築。甚無謂也。今蘇松等處內地支河。原不比河工海塘之險。古堤舊渠。如元和至和等塘。民利往來。田資灌溉。至今受益。吳本澤閘。三江震澤。支流四溢。如邱與權單。鄧邳趙。兼夏原吉周忱等所論水利。考据精核。得失瞭然。今効力承修人員。相度形勢。諳練自遜。前人僅有夾塘蓄水。石梁洩河。止宜加修。不必改築。若有必應開濬建築之處。督撫留心細勘。並飭州縣協辦工程。一應調遣。指臂易使。至長洲等州縣。按畝派錢。以供大修。朕已降旨停止。倘有官吏藉端中飽。卽絲毫派累。經朕訪聞。必加嚴處。嗣後督撫以至州縣。建言爲民興利。或利小而害大。或利在目前。而害伏於後。或有利無害。而其事易創難成。皆宜詳審熟籌。慎之於始。以體朕惠養元元至意。

乾隆二年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方今農事將興。正百姓力田耕作時也。茲二月二十二日。恭送

孝敬憲皇后梓宮往

秦陵。所通州縣。應納錢糧。雖已蠲免。但恐應役多人。致妨南畝。其令地方有司。毋得先期派民。灑道清塵。種種滋擾。凡從人員。有蹂躪麥苗。途中滋事者。許直隸總督。卽令勅來。以副朕惠養農民至意。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上年直隸等省。有收成歉薄之州縣。冬春以來。雨雪又覺缺少。惟山東奏報得雨。似可足用。其餘則尙未沾足。朕心甚爲憂慮。當此青黃不接之時。東作方興之候。正宜急爲籌畫。以恤民艱。已諭令各該

督撫因地制宜。或減價平糶。或借貸倉糧。凡有利益民生者。卽速定議舉行。毋容忽視。今思仲春之月。卽定例開徵錢糧之時。若有司違例催科。在有力量之家。尙可勉強輸將。而困乏之家。實爲艱窘。深可憫惻。若直隸等省。督撫將去歲歉收之州縣。一一確查。所有現在應完錢糧。暫停徵收。俟麥秋酌看收成情形。再行奏聞。歸併秋季錢糧項下。帶徵完納。如此則地方無迫呼之擾。民力可以寬舒。農功不致有曠。該部遵諭速行。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農事方典需雨甚殷。雖十五日得雨。尙未霑足。朕心深爲顧望。著傳諭禮部虔行祈禱。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京師雨澤愆期。朕心深爲憂慮。聞河南山東兩省與直隸接壤之地。雨亦稀少。該撫等作何預爲籌畫。又近日曾否得雨。俱未詳悉。奏聞實爲輕視民瘼。可著侍衛永興前往河南。松福前往山東。再各派戶部司官一員。馳驛同往。面詢該撫。將實在情形。并如何料理之處。一一陳奏。永興等亦著沿途留心。從前得雨分數。此時乾旱情形。地畝曾否播種。米價如何騰貴。以及百姓情形若何之處。著回時據實覆奏。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昔者虞廷咨牧。食哉惟時。而百揆奮庸之後。卽命棄以播時百穀。禮樂兵刑皆在所後。良以食爲民天。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而耕九餘三。雖遇荒年。民無菜色。今天下土地不爲不廣。民人不爲不衆。以今之民。耕今之地。使得盡力焉。則儲蓄有備。水旱無虞。乃民之逐末者多。而地之棄置者亦或有之。縱云從事耕耘。而黍稷稻下之宜。水糶火耕之異。南人向多不諳。北人率置不講。此非牧民者之責。抑難之責歟。今之督撫。於地方命盜等案。或官方吏治。兵制夷情。能盡其心者有之。其以身爲之倡。課百姓以農桑本務者。誰耶。得毋與虞廷命官之意相左乎。朕伏軾天下之民。使皆盡力南畝。而其責則在督撫。牧令必身先化導。毋欲速以不達。毋繁擾而滋事。將使逐末者漸少。靡者知戒。蓄積者知勸。督撫以此定牧令之短長。察卽以此鑒督撫之優劣。至北五省之民。於耕耘之術。更爲疎畧。是以一穀不登。卽資賑濟。斯豈久安長治之道。其應如何勸戒百姓。或延訪商人之習農者。以教導之。收冷有能勸民墾種。一歲得穀若干。三歲所儲若何。視其多寡爲激勵。非奇貪異器。極極庸庸者。毋輕率勅去。使久於其任。則與民相親。而勸課有成。將見俗返醇樸。家有蓋藏。然後禮樂政刑之教。可漸以講習。著該部會同九卿詳悉定議以聞。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九

勸課

本朝重農

祈穀

謹案月令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蓋人君代天理物致若敬授。未有不以農事爲先務。我國家修明典禮尤重民生。

太宗文皇帝經天立極肇祀

郊壇

世祖章皇帝創業垂統。乘時定制。每歲孟春上辛。祈穀于

上帝。一切典禮與冬至大祀同。

聖祖仁皇帝釐定樂章。禮文大備。康熙二十八年。復

命另撰祈穀祝文。將胞懇恤民之意。切實祈求。

世宗憲皇帝視民如傷。盡誠盡敬。每歲

躬祀

郊壇爲民請命。

天心協應。疊降嘉祥。溥海內外。無不食德飲和。仰蒙

福佑我

皇上御極以來。閭澤覃敷。深仁普洽。蠲免賑恤之典。史不勝書。凡閭閻之疾苦。稼穡之艱難。無弗洞悉。周知。片

懷風夜。

齋宮淵穆。對越情誠。

皇衷之懇至。肫勤視小民。望歲之心。尤切于萬萬。惟

上帝監觀四方。惟

列聖降左右。錫茲祉福。維我蒸民。至誠感神。呼吸道于帝座。理固然矣。蓋以民事爲已事。以

天心爲已心。

聖學相承。道同心一。非明禋將享之文。所能擬諸形容也。

謹照

大清會典及禮部所定現行儀注。載

祈穀禮儀於後。

祈穀儀

凡上辛

祈穀。前後儀節陳設。順治初詳定。尊百雉祀亭。

神位。遞增儀亦遞備。今照題請儀注。具列於後。

一前期五日。詣儀牲所視牲。

皇帝親詣行禮。遣官視牲。

一前期二日。太常寺官。進戒鞭銅人。

皇帝致齋三日。各衙門俱設齋戒牌。監祀于貝下。各官齋戒如常儀。

一前期二日。遣禮部堂官一員省牲。

一前期一日。

皇帝陞太和殿

視視文

視玉

視帛

視香行禮。復至龍亭前上香行禮。太常寺官送視文玉帛香。至

天壇神庫內青案上安設。

一前期一日禮部都察院太常寺光祿寺官俱朝服上香監宰牲並瘞毛血。

一正祭日由簿大駕全設。

皇帝御禮服出宮乘轎。

駕進。

西門辟聲至更衣幄次更祭服盥手畢進。

大享殿內就拜位王以下陪祀各官俱序列燭柴迎。

帝神奏中平之章。

皇帝陞。

壇詣。

上帝香案前上香次詣。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位前上香畢旋位行禮唱奠玉帛樂奏肅平之章。

皇帝陞。

壇詣。

上帝位前獻玉帛次詣。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位前奠帛畢。旋位。唱進俎。樂奏咸平之章。

皇帝陞

壇以次進俎畢。旋位行初獻禮。樂奏清平之章。

皇帝陞

壇詣

上帝位前獻爵畢。讀祝官跪讀畢。

皇帝行禮復詣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位前獻爵禮畢。旋位行亞獻禮。樂奏景平之章。

皇帝陞

壇以次獻爵。如初獻儀。禮畢旋位。行終獻禮。樂奏永平之章。

皇帝陞

壇以次獻爵。如前儀。獻畢旋位。太常寺官唱

賜福胙。

皇帝就位。受爵受祚行禮。旋位復行禮。謝福胙。徹饌。樂奏凝平之章。捧玉官捧著璧退。送

神。樂奏清平之章。

皇帝行禮。職事官捧祝帛香饌。送燎位望燎。樂奏太平之章。

皇帝詣望燎位。祝帛焚半。奏禮畢。

皇帝由東轅門出更衣殿，設鹵簿，大駕，教坊司作樂奏，永平之章。

樂章

迺

帝神樂奏中平之章。

惟帝勤民兮，求莫匪舒。

暹瞻龍駕兮，歷紫虛。

奠玉帛樂奏肅平之章。

民天惟食兮，農事先。

玉帛祇奏兮，祇禮虔。

進俎樂奏咸平之章。

鼎烹兮，苾芬。

昭誓存兮，民力。

初獻樂奏壽平之章。

初獻兮，旨酒盈。

瑟黃流兮，玉瓊。

亞獻樂奏景平之章。

著尊敬兮，告虔。

神悅擇兮，如在。

終獻樂奏永平之章。

終獻兮，黍尊移。

願饗餘醴兮，沐羣黎。

小民何依兮，黍稷與與。

日臨黃道兮，東風徐。

粒我蒸民兮，有大田。

仰祈寰宇兮，享豐年。

嘉薦兮，無文。

惟明德兮，馨聞。

著誠致潔兮，儀尊盛。

帝心歆假兮，資嘉視。

清酌次第兮，舉前。

惠我嘉生兮，福便。

苾芬嘉旨兮，圭瓊交馳。

臣拜手兮，望雲霓。

元日有事兮，百辟趨。

臣深昭事兮，遑寧居。

風遠流兮，雨澤霑。

奉職俎兮，大武。

儼對越兮，在上。

禮再獻兮，肅拜。

惟昭明兮，有融。

實穎實粟兮，氣化全。

積穡連兮，氣丁雲。

列瓊觴兮，秩斯筵。

禮成於三兮，陳詞。

神既醉止兮，錫祉。

勸課

新設

三

徹饌樂奏凝平之章

俎豆具陳兮庶品齊

肅穆忱兮告終事

送

舉荷昭鑒兮靡或遺
上帝居歆兮錫純禧

饌告徹兮玉几

登歌洋溢兮式禮無違

帝神樂奏清平之章

祇奉天威兮弗敢康

臣拜下風兮意徬徨

望燎樂奏太平之章

翹首兮天闕

四時順序兮百穀以昌

皇帝還宮導迎樂作奏肅平之章

皇天有命

海隅寧謐

小心翼翼兮昭穹蒼

願沛汪澤兮時其雨暘

邈彼雲海兮何蒼茫

臣同兆姓兮咸荷恩光

列聖承之

神靈宴娛

雲垂九天兮露瀼瀼

雲垂九天兮露瀼瀼

滿蕭束帛兮薦馨香

滿蕭束帛兮薦馨香

我后配德

子萬斯年

翠旂羽節兮歸何鄉

翠旂羽節兮歸何鄉

精誠咸格兮降福穰

精誠咸格兮降福穰

文臣武綬

流慶降釐

耕藉

謹案仲春耕藉以供樂盛以重農事甚盛典也我

朝

列聖相承勤民務本

世祖章皇帝智勇天錫統一寰宇順治十一年

朝祀

先農行耕藉禮

欽定一切儀章為萬世法

聖祖仁皇帝聖神文武仁孝性成康熙十一年耕藉行告

祭

奉先殿禮。

世宗憲皇帝仁育義正宵旰憂勤雍正二年以後每歲

躬耕三推禮畢再行一推以示率先農功至意藉田嘉禾歲生至有十三穗者蓋

精誠感格若斯之盛也又

命直省郡邑各設藉田所在官吏遵行惟謹故自

開國以來大有類書海內家給人足比隆于唐虞三代之盛我

皇上至誠大孝念切民依乾隆三年行耕藉禮四年照例舉行億萬斯年著爲定例開蒸民粒食之源充六字太

和之氣山農野老熙熙然相忘于擊壤鼓腹之下者皆

聖主敬

天法

祖朏勤教育之深恩也謹遵照

大清會典及禮部所定現行儀注載

躬祀

先農壇

耕藉禮儀於後

祭

先農壇儀

皇帝舉耕藉禮則

親祭

先農壇其每年常祀定于春二月

順治十一年二月

世祖章皇帝行耕藉禮親祭

先農壇。康熙十一年二月。

聖祖仁皇帝行耕藉禮親祭

先農壇。前期遣官告祭。

奉先殿。一應禮儀俱與順治十一年同。雍正二年二月。

世宗憲皇帝行耕藉禮親祭

先農壇。一應禮儀與康熙十一年同。以後每年舉行。

乾隆三年二月。

皇上行耕藉禮親祭

先農壇。前期親祭

奉先殿。四年二月。

上親行耕藉禮。如前儀

一前期二日太常寺官進齋戒牌銅人。

皇帝致齋二日。王以下陪祀各官俱齋戒二日。

一前期二日太常寺官視牲。

一前期一日。

皇帝御中和殿視祝文畢。太常寺官捧祝版送至

先農壇神庫內安設。

一前期一日。禮部都察院太常寺光祿寺官赴

壇監視宰牲瘞毛血。

一正祭日。

皇帝具禮服乘輦至

壇進具服嚴盥手畢至

壇上黃幄次立王以下陪祀各官俱排立迎

神樂奏禾豐之章

皇帝陞壇上香行禮初獻奏時豐之章職事官獻帛爵讀祝畢

皇帝行禮亞獻奏成豐之章終獻奏大豐之章各獻畢奏

賜福胙

皇帝受爵受胙行禮謝福胙徹饌樂奏履豐之章送

神樂奏報豐之章

皇帝行禮職事官捧祝帛香饌送座位樂奏慶豐之章

皇帝親視奏禮成退次行耕藉禮

樂章

迎

神樂奏禾豐之章

勾芒秉令

念彼田疇

奠帛初獻樂奏時豐之章

先農神哉

功德深厚

厥初生民

執茲離齊

亞獻樂奏成豐之章

上原下隰

土牛是駉

民命所需

未耜教民

天地同仁

萬彙莫辨

農功益見

百穀盈止

百穀盈止

百穀盈止

天下一人

生成有德

田祖靈哉

肅將幣帛

神錫之麻

玉噴椒醕

玉噴椒醕

玉噴椒醕

玉噴椒醕

蒼龍駕車

尚式臨諸

穰穰是視

華舉明禋

嘉種乃誕

肅雍舉奠

肅雍舉奠

肅雍舉奠

肅雍舉奠

粒我烝民

秀良興起

樂舞具備。

終獻樂奏大豐之章。

廉芑鉅杯。

秉耒三推。

徹候樂奏屢豐之章。

於皇農事。

籩豆既豐。

送

神樂奏報豐之章

麻麥凡凡。

人歌鼓腹。

望塵樂奏慶豐之章。

玉版蒼幣。

典禮由古。

耕藉儀

凡耕藉儀節係順治十二年題定康熙十一年增告祭

奉先殿典禮雍正二年額定樂章

躬耕藉田必用亥日

一前期一日遣官告祭

奉先殿

吹圖稱兄

維神所貽

東作允宜

自古為烈

簠簋云潔

再躋以獻

以神饗神

五風十雨

莫敢不承

神視井疆

看馨酒旨

稅稍連阡

史載有年

來鑿來猷

予行自今

縱橫萬里

歲有常典

敬之重之

樂樂利利

皆神所貽

弗祿綿延

藏於厚深

國以永寧

皇帝躬祭

先農壇行耕藉禮於前期

視視版日設

皇帝耕藉耒耜鞭種青箱絲亭三座設三王九卿從耕青箱絲亭四座於

午門外戶部禮部堂官同順天府堂官入進器具穀種於

太和殿下安設

皇帝陞中和殿行

閱視視版禮畢

皇帝御保和殿戶部堂官先捧

皇帝耕藉耒耜次捧鞭次捧稻種匣安設于

中和殿殿內正中次捧三王耕藉麥種匣穀種匣九卿耕藉豆種匣黍種匣安設于

中和殿內左右畢

皇帝自保和殿陞中和殿至各陳設處

閱畢還

官戶部官捧耒耜穀種各匣至

太和殿階下授順天府捧出

午門左門置各絲亭內教坊司作樂前導送至耕藉所安設

一是日早

皇帝致祭

先農壇畢

御具服殿更補服黃龍袍少憩從耕三王九卿及不從耕王以下各官俱更蟒袍補服禮部太常寺堂官奏請
皇帝詣耕藉位南向立從耕三王九卿各就耕位立不從耕王以下各官俱在耕藉簾棚外按翼耕立耕藉耒耜

鞭青箱絲亭三座及三王九卿青箱絲亭四座陳設左右教坊司領樂官四員頂帶老人四名歌三十六禾
詞樂工十二名鑼鼓板樂工六名執叉執扒執帚執斂蓑衣斗篷樂工二十名五色彩旗樂工五十名順天
府耆老三十四名上農夫十名中農夫十名下農夫十名俱兩旁排立鴻臚寺官贊進耒耜戶部堂官北向
跪進耒耜

皇帝右手乘耒贊進耒順天府尹北向跪進耒

皇帝左手持耒耆老二人牽牛上農夫二人扶犁禮部太常寺鑾儀衛官恭導

皇帝乘耒行耕精禮教坊司樂工鳴鑼鼓歌三十六禾詞招殿彩旗唱和隨行

皇帝三推三返再行一推禮畢贊受耒耜戶部堂官跪受耒耜贊受耒順天府尹跪受耒各置於亭內禮部堂官奏

請

皇帝旋位立戶部堂官順天府尹執青箱播種耆老隨後覆土畢順天府尹以青箱置絲亭內禮部堂官奏請

觀耕

皇帝御觀耕臺南向坐不從耕王以下各官分翼序立三王各五推五返各用耆老一人牽牛農夫二人扶犁順天

府廳官隨後播種耕畢三王退就班位立諸王等俱候

旨序坐次九卿各九推九返各用耆老一人牽牛農夫二人扶犁順天府廳官及兩縣各官隨後播種耕畢九卿退

就本班立順天府官將青箱置左右所設三王九卿盛種絲亭內禮部堂官奏耕精禮畢

駕輿由東階出

先農門外陞輦教坊司作導迎大樂至

齊宮陳設大樂作

皇帝陞座暫

御後殿王以下公以上在臺上文武各官在臺下東西向按翼排立禮部堂官奏請

御前宮樂作

皇帝陞座順天府官兩縣官耆老農夫等由西門入排立贊行三跪九叩頭禮農夫三十人服木屨服色各持農

器隨後行禮。丹陛樂作禮畢。退至耕所。農先終畝。候耕畢。府縣官主東門。報終畝畢。鴻臚寺官跪奏。視耕既成禮。當慶賀。王以下各官排班。丹陛樂作贊行三跪九叩頭禮。禮畢。退就班。行一叩禮。序坐。賜茶畢。大樂作。

駕與御後殿。光祿寺設宴畢。大樂作。

皇帝陞座。王以下各官就原位。行一叩頭禮。序坐進宴。丹陛樂作。奏而賜時若之章。安宴桌畢。進酒。西廡下。作管絃

樂。笙簫合奏。奏五穀豐登之章。

皇帝舉酒。王以下各官于本位跪行一叩頭禮。復坐進饌。東廡前。作清樂。奏家給人足之章。撤案。王以下各官排班。

聽贊行一跪三叩頭禮。丹陛樂作。禮部堂官奏禮畢。王以下各官出。

齊宮大門外排立恭候。

皇帝乘輦出。鹵簿大駕前導。教坊司作還宮樂。奏祐平之章。

皇帝還宮。

耕藉三十六禾詞

光華日月開青陽。

房屋晨正呈農祥。

帝念民依重耕桑。

梓新千藉考典章。

吉端元辰時日良。

蒼龍鑿絡臨天闈。

青壇時立西南方。

犧牲簠簋升芬芳。

皇心祇敬天容莊。

黃幕致禮虔誠將。

禮成移蹕天田旁。

土膏沃洽春洋洋。

黛翠行地牛服穰。

司農種稔盛青箱。

洪際在手徑鞭撻。

率先稼穡為民倡。

三批一撥制有常。

五推九推數遙詳。

正公卿尹咸贊襄。

甸人千耦列雁行。

穰鋤既畢恩澤滂。

自天集福多豐穰。

來牟蕃藎森紫芒。

華薊赤甲仙稈穡。

秬秠三種繁白黃。

覆粟堅好碩且香。

糜芑大穗盈尺長。

五菽五豆充墉場。

穠菜靡繁九色糧。

蜀秫王黍兼東廂。

烏禾同收除童梁。

雙岐合穎邊理疆。

千箱萬斛收神倉。

四時順序百穀昌。

八區九有富蓋藏。

皇帝進宴。奏雨暘時若之章。

耕藉

耕藉

耕藉

耕藉

耕藉

耕藉

評開輔座今布瓊筵。

笙歌迭奏今天樂宣。

三推既舉今賜豐年。

五風十雨今時不愆。

優渥霑足今溉大田。

皇心悅豫今福祿綿。

皇帝進酒奏五穀豐登之章。

龍犁轉兮春風生。

帝勤稼穡今供粟盛。

戒農用兮勸服耕。

富教化行兮百穀成。

歲登大有兮怡聖情。

堯樽特進兮玉醴盈。

禾九穗兮麥兩莖。

黍稷重穰兮充棟楹。

皇帝進膳奏家人足之章。

嘉禾炊饌兮雲子芳。

仙厨瓊粒兮七箸香。

吾皇重農兮禮肅將。

明昭感格兮錫嘉祥。

千倉萬箱兮百穀穰。

崇墉比栢兮遙相望。

豐亨樂利兮遍八方。

家多充積兮野餘糧。

合哺鼓腹兮化日長。

朝饗夕飧兮壽而康。

萬邦同慶兮瞻圖昌。

直省耕藉儀

雍正五年題准耕藉儀注。頒行直省。各擇東郊官地。潔淨豐腴者。寸為藉田。如無官地。勅支正項錢糧置買居

田。以四畝九分為藉田。即於藉田後建立

先農壇供奉

神牌收貯祭品。選擇勤謹農夫二名。免其差役。酌給口糧。令居

壇西。配房看守朝夕灑掃。每歲耕藉之日祭

先農壇禮畢。各官俱更換袍補服。省城督撫乘末。知縣執青箱。知府播種。府城知府乘末。佐貳執青箱。知縣播種。知縣播種。

知州正印官乘末。佐貳執青箱。播種。專城衛所用。正印官乘末。如無屬員。即選擇耆老執青箱。播種。耕時用

耆老一人牽牛。農夫二人扶犁。俱照九卿之例。九推九返。農夫終。畝耕畢。各率耆老農夫。行牛

關三跪九叩頭禮。其農具俱用赤色。牛用黑色。箱用青色。所盛籽種悉從各處土宜。即著守

壇守農夫灑溉藉田地。方官不時勸課。將每年所收米穀。及用過家盛數目。造冊報布政司。送戶部查核。至各

省耕藉日期。每年十月初一日。頒時憲書後。交欽天監選擇吉期。禮部奏請。

欽定通行奉天府府尹直隸各省督撫轉飭所屬同日舉行永著爲令

豐澤園演耕儀

耕藉之前二日

皇帝詣

豐澤園演耕是日禮部尚書順天府府尹各率其屬穿蟒袍補服於耕所祇候青箱穀種照例陳設

皇帝御龍舟至先詣

時應官拈香畢至耕所順天府府尹進鞭

皇帝扶犁三推御前大臣衛襄寧禮畢

皇子諸王學習農事

駕回宮內務府官員終畝